**目** **录**

[我曾经爱过你 代路(1)](#bookmark1)

[妃子楼 王梓夫(41)](#bookmark2)

[北京球迷 王梓夫(102)](#bookmark3)

[亲情 王士朋(173)](#bookmark4)

[正阳门外 王愈奇(198)](#bookmark5)

**我曾经爱过你**

代 路



代路，男，山东省剧协副主席，青岛话剧团国家一级编 剧。

人 物

熊国庆——商人。 齐建功——作家。

牟小英——舞蹈演员。 王丽华——织布女工。

柳燕 — — 说不清她的职业。

**地** **点：**就发生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里。 **时** **间：**当 代 。

**第** **一** **幕**

〔剧场被布置成一家豪华夜总会。服务小姐穿梭在 人群中忙碌着。戏不知不觉已经开始了。

〔王丽华陌生地走进夜总会。

**王丽华** (走到一位服务小姐面前)小姐，麻烦您给我找一下

牟小英同志好吗? 小 姐 牟小英?

**王丽华** 对，市歌舞团的……跳舞的，她每天都在这里演出。 **小** **姐** 是不是英英小姐?

**王丽华** 就是她。找找她好吗? 小 姐 请稍等。(下)

〔少顷，服务小姐引穿戴入时，浓妆艳抹的牟小英上。 牟小英 王姐，你来啦，哎呀，你今天来怎么也不化化妆?

王丽华 我从来就不 ……

牟小英 (悄声地)这儿是夜总会，又是第一次见经理，第一印 象很重要，快，我现在给你打扮打扮。(拉王丽华下) 〔夜总会经理上。

**牟小英** (领王丽华上)张经理，这就是我给您说的王姐。

**经** **理** (打量王丽华)先试用几天吧。(告诉领班带王丽华 下 )

〔齐建功与约稿人上。 **小** **姐** 二位先生要点什么? **齐建功** 来杯茶吧。

**约稿人** 一 杯清茶， 一杯咖啡。 **小** **姐** 请稍等。(下)

**约稿人** 齐先生，您作品出版的事，我看就这么定了吧，回去 后我马上向我们领导汇报，关于加广告的事是不是 也……

**齐建功** (打断)咱们电话里再联系吧。

〔服务小姐送饮料上。

约稿人 小姐，请把你们经理请来好吗?

〔服务小姐应声下。 〔少顷，经理上。

经 理 (对约稿人)哟，你什么时间来的?

约稿人 昨天刚到，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你们岛城的著

名作家齐建功先生。

经 理 (热情地)久仰久仰，齐先生，我可是十分崇拜您呀。 去年您在书店签名售书的时候，我还买过您的大作 呢 。

**齐建功** 我不知道你喜欢拙作，要知道我会送你一本的。

经 理 那更是荣幸之至。齐先生，您写的那篇报告文学《大

路朝天》真让咱老百姓扬眉吐气呀。 **齐建功** 夸 张 夸 张 。

经 理 (示意服务小姐又送来一盘水果)齐先生，不成敬意， 我还有点事，去去就来。(下)

〔柳燕， 一个现代青春女孩挎着油头粉面的熊国庆步 入夜总会。

小 姐 请问，要点什么? 熊国庆 我要一杯白兰地。 柳 燕 白茶加冰块。

〔服务小姐应声下。

熊国庆 这就是你说的那家豪华夜总会? 柳 燕 怎么样?够水平吧?

熊国庆 你快拉倒吧，这在南边连个中档水平都算不上。

柳 燕 喲，熊老板说话好气派呀，到底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主持人上。

主持人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嘉宾，晚上好。 熊国庆 这主持人是哪儿人呀?

柳 燕 你听不出来，她不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吗? 熊国庆 本地人怎么说一 口鸟语?

柳 燕 现在说这种话最时髦啦。

熊国庆 我他妈服了，一个地方富了，连方言也跟着沾光，整

天嘴里咬个舌头，含着个茄子，说话费不费劲。 柳 燕 (笑)哈哈……熊老板说话可真有意思。

〔王丽华身着服务小姐的服装，端两份饮料上。走至 熊国庆桌前，不小心将饮料撒在熊国庆身上。

柳 燕 怎么搞的，就不会小心点?

熊国庆 (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位送饮料的女人竟然是自己 的前妻)丽，丽华，你怎么在这儿……

〔王丽华也认出熊国庆，场面十分尴尬，她急忙转身 匆匆下。

熊国庆 (喊)丽华，我是国庆 …… 柳 燕 她是谁?-

熊国庆 可能是认错人啦。

主持人 女士们，先生们，应三号桌牛先生的邀请，由我市青 年舞蹈家英英小姐为他表演一段具有阿拉伯情调的 独舞“多情的波斯猫”。

〔一阵捧场的叫喊声和掌声。 **熊国庆** 这位英英小姐是……

**柳** **燕** 市歌舞团的，噢，她就是青年舞蹈家牟小英小姐。

**熊国庆** (恍悟，叫住主持人)我出二百块钱，请这位英英小姐

为我唱首歌，而且要唱那首《我曾经爱过你》,怎么 样?

**主持人** (有些为难地)是不是跳完了舞再 …… **熊国庆** 我要先听歌。

**主持人** 这事我需要和经理 …… 〔经理此时正在场上。

**经** **理** (对熊国庆)这位先生贵姓? **熊国庆** 姓熊。

**经** **理** 请多关照，您要先听歌的事是否让我先与牛先生商

量商量?(刚转身) **熊国庆** 三百。

〔坐在远处的牛先生喊“四百”,熊国庆又喊出“五 百”,两人这样叫着劲地往上涨，熊国庆一直喊到“一 千八百八十八”,全场对二位老板的叫板报之热烈的 掌声。

**经** **理** 牛先生，您是否再……

**牛先生** (冷笑)好啦，就先唱他点的那首歌吧。买单。(说完 气咻咻地下)

经 理 谢谢熊老板对我夜总会的厚爱，献花。

柳 燕 (悄声地)神经病，用得着花这么多钱 ……

**熊国庆** 小姑娘，这其中的乐趣你是体会不到的。 **主持人** 有请英英小姐。

〔在热烈的掌声中，浓妆艳抹、身着白色纱裙的牟小 英款款上场。

**牟小英** (有些感动)谢谢十八号熊先生的点歌，下面我就为 他献上这首《我曾经爱过你》,希望大家也能喜欢。

〔牟小英唱《我曾经爱过你》,唱毕，又是一阵热烈的 掌声。牟小英下。

〔此刻的齐建功如坐针毡，对刚才因妻子牟小英而引 起的那场“叫板”,更让他觉得无地自容，现在说什么 他也要逃出这鬼地方。

**齐建功** (站起对约稿人)我还有事，先走一步啦。 **经** **理** 齐先生要走?

**齐建功** 我还 … …

经 理 (不等齐建功说完，对大家)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 天我非常高兴也特别激动。首先我还是要感谢熊先 生对英英小姐的厚爱。另外，我还要荣幸地告诉大 家，大作家，也是我崇拜的老师齐建功先生也光临了 我夜总会，借此机会，我把他介绍给大家，齐先生， 请。

〔齐建功起身点头致意。

经 理 不给大家说几句话?要不就点个节目? **齐建功** 不了不了，我真的还有点事。

经 理 真有事我就不挽留了，今后请经常光临。

〔齐建功在昏暗的灯光下走着，突然有个人挡住了他 的去路。

**齐建功** 这位先生 ……

熊国庆 怎么,大秀才，不认识我啦?(摘下墨镜)

齐建功 (脱口而出)狗熊!你怎么突然在这里冒出来了?什 么时间回来的?

熊国庆 回来好几天啦，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

经 理 二位认识? 熊国庆 ：老朋友啦。

经 理 既是这样齐先生就更不能走了。(拖齐建功等人坐 下 )

齐建功 国庆，咱们有三四年没见了吧? 熊国庆 整整四年。(递名片给齐建功) 齐建功 真快。

熊国庆 刚刚听完小英优美悦耳的歌声，没想到在这儿又碰上

你，真让人高兴。怎么,老兄也在这欣赏夫人的…… 约稿人 英英小姐是 ……

熊国庆 英英小姐是齐先生的夫人。 约稿入 原来是这样，失敬失敬。

齐建功 客气客气。(对熊国庆)刚才你要不拦住我，我还真 认不出你来了。几年不见发福了，用现在的时髦话 说，你可成大款了。(看名片)好嘛，都当总经理啦。

熊国庆 也就是这么个称呼，没听冯巩的相声吗，有一回深圳

倒了房，砸死六个人，有五个是总经理，一个是副总 经 理 。

齐建功 (笑)幽默，幽默。这位小姐是…… 熊国庆 我的秘书，柳燕。

柳 燕 柳树的柳，小燕子的燕，请齐先生多多关照啦。 齐建功 彼此彼此。

熊国庆 这位是 ……

齐建功 出版社的。

熊国庆 明白了，来帮大作家出书的。

约稿人 还请熊老板多多支持我们出版事业。

熊国庆 好说好说。齐兄呀，回来几天虽还没见你人，但你的 大名和尊容倒是在报纸上、电视里早就瞻仰过了。 咱弟兄的名气可真是如雷贯耳啊。

齐建功 全是徒有虚名，有什么用?当今人们关注的是钞票。 你也在办公司?

熊国庆 大作家不想下海吗?

齐建功 (连连摇头)下不得下不得，下海我怕淹死，还没学会 游泳呢。

熊国庆 说这话可不像在海边长大的人。我这次回来还有重

要的事要和你商量呢。 齐建功 噢?什么重要的事?

熊国庆 改日谈，改日谈，改日我登门拜访如何? 齐建功 欢迎欢迎。

约稿人 二位在这慢慢聊，我先走一步。 齐建功 一齐走，一齐走。

熊国庆 老兄何不等小英唱完歌一齐走呢?

齐建功 我还有点事。(与约稿人下) 〔经理上。

经 理 熊先生，英英小姐要来向您表示感谢。 〔牟小英上。

牟小英 谢谢熊先生的关照。

熊国庆 不客气。唱得不错。(摘下墨镜)

牟小英 (没想到)狗熊。没想到会是你。回来也不打下招 呼 。

**熊国庆** 这不来听你唱歌了吗。 **牟小英** 你现在在哪儿发财呀?

〔熊国庆递名片。

**牟小英** 啊呀，狗熊不得了啦，当总经理啦。 **柳** **燕** 熊老板，他们怎么都叫你狗熊呀?

**熊国庆** 这你就不知道了。狗熊是爱称，好多年没人这么称

呼我了。对吗?牟小姐? 柳 燕 这么说你们是老朋友了? **熊国庆** 对。

**牟小英** 这位小姐是…… **熊国庆** 我的秘书，柳燕。

**柳** **燕** 柳树的柳，小燕子的燕，请牟小姐多多关照了。(不 太高兴地)熊老板，不是说好来陪我跳舞的吗?干嘛 没完没了地坐在这儿说话。

〔正巧此时有一位男士前来邀请柳燕跳舞，柳燕跳舞

下 。

**牟小英** 熊老板的小秘好年轻好漂亮呀。

**熊国庆** 哪赶得上你呀。

**牟小英** 别开这种玩笑啦。

**熊国庆** 牟小姐，堂堂市歌舞团的青年舞蹈家，怎么跑到这儿



**牟小英** 有什么办法?不找地方再挣几个，这日子可怎么过 法?

**熊国庆** 这可不像当年不顾一切要为艺术献身的热血青年说

的话。我还等着去参加牟小姐的独舞晚会呢。

**牟小英** (苦笑)我的独舞晚会天天在这里举行，客人点什么 我就跳什么。

**熊国庆** 牟小姐的话说的好伤感喲。 **牟小英** 熊老板不想扶扶贫?

**熊国庆** 牟小姐接受一个曾经被你一脚蹬了的男人的帮助， 不觉得掉价儿吗?

**牟小英** (不悦)熊国庆，当年我就是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也犯 不上对一个女人记这么大的仇呀。

**熊国庆** 一 句玩笑话致于惹牟小姐发那么大的火?别忘了今 天为了听你的歌，我是花了钱的。

**牟小英** 为什么花钱点歌你自己心中有数。对了，王姐也在 这儿，你知道吗?

**熊国庆** 她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牟小英** 厂里效益不好，停了半年多啦，是我介绍她来的。

**熊国庆** (感慨)是他妈冤家路窄呢还是喜相逢?今天该见的 都见了。

**牟小英** 不想再见见王姐?我去把她找来。(说着站起，喊)

王姐 …… 〔 灯 暗 。

第 二 幕

〔 齐建功家 。

〔幕启时，从室内烟雾缭绕和桌上烟蒂的数量看，齐 建功已经伏案写作多时。

齐建功 (看表，向室内)快起来吧，看看都几点了，今天不是 你们团的点名日吗?一个星期就点这么一次卯，还

不按时去，你也太不像话了。 〔牟小英着睡裙从内室出。

牟小英 齐建功，今天早晨你怎么这么讨厌?没完没了的叨 叨，搅得我头疼。(咳嗽)你看看，满屋乌烟瘴气的， 我闻着这种低档烟味就咳嗽，把窗户打开。

齐建功 (开窗)我是一片好心，今天你们团不是点名吗? 牟小英 你又不是团长，我去不去点名还用得着你操心?

齐建功 一个堂堂的青年舞蹈家去那种地方挣钱，你就不觉

得掉价儿?这个时间你应该在练功房练功。

牟小英 不准你再提练功的事，再提我跟你翻脸。(坐下，嗅， 发现齐建功的袜子)我说这么臭呢，你的袜子几天没 洗了?(丢到齐建功的写字台上)

**齐建功** 你这几天是怎么啦?处处看我不顺眼。 **牟小英** 齐建功，当初我真后悔……

**齐建功** 后悔和我结婚是不是?咱可把话说明白，当初可是 你追的我。

**牟小英** 所以我后悔嘛，你看人家熊国庆……

**齐建功** 这几天你不要总在我面前提他的名字好不好?

**牟小英** 我偏要提。你看人家熊国庆，当初谁瞧得起他……

**齐建功** 这话不假，想当初，我们一块在织布厂干保全工的时 侯，他就是我的跟屁虫。七八年我复习了三个月功 课就考上了大学，那时候他连保全工还没出徒呢。

**牟小英** 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呢，熊国庆几年不见成了大

款，你呢? **齐建功** 我怎么啦?

**牟小英** 你好你好，你是岛城知名人士，在全国获过奖的著名 作家。

**齐建功** 这倒一点不掺假。还是我那话，会写小说的人什么

不会干?喊，这海我是不爱下…… **牟小英** 吹牛。

**齐建功** 不信咱走着瞧。

**牟小英** 你打算什么时候下海?

**齐建功** (笑)别着急嘛，等我写完这几篇系列小说再说。

**牟小英** 就是真轰动文坛又能怎样呢?还不是在你们文人圈 里自吹自擂，老百姓谁买你的账?能挣几个钱?多 少出版社让你写点通俗小说，你就是不写，臭清高。

齐建功 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那是我的自由，跟作家别提 钱，提钱就俗了。对了，(掏出一张汇单)给，刚刚收 到的稿费。

**牟小英** (不屑一顾)才一千五百块，还不够熊国庆一次点歌 花的钱呢?

齐建功 (有些火)你不要总拿他和我比好不好?我看你是旧 情难忘。

牟小英 你说什么?你敢再说一遍?伤了你的自尊心了对不 对?心里不平衡了对不对?

齐建功 我有什么不平衡的?是你自己不平衡啦!

牟小英 对，我是心里不平衡。齐建功，我可告诉你，我不能

跟你穷一辈子，当你这穷酸文人的老婆。 齐建功 看样子要下最后通谍呀。

〔王丽华上，发现夫妻二人神色不对。

王丽华 你们两口子这是演的哪儿出呀?小英 …… 牟小英 问他去。

王丽华 你们一位是作家，一位是演员，都是文明人。 牟小英 文明人?

王丽华 小英，别不知足了，从俺厂出来的人就数小齐混得 好，每次在电视上看见他，我都对孩子说，瞧，这个叔 叔从前和妈妈在一个车间干过活。

牟小英 王姐，快别夸他了，再夸他更不知自己姓什么了。王 姐，上次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就走啦?

王丽华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夜总会那里的活我不想干了。 牟小英 为什么?

王丽华 其实，其实也没啥，就是……

齐建功 看不惯那里的人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对不对? 王丽华 说不上 ……

齐建功 我懂了，这种感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牟小英 不到夜总会上班，找好新地方没有?

王丽华 没有。

牟小英 王姐，熊国庆回来了，他没去找你?

**王丽华** 找我干啥?

**牟小英** 那天在夜总会，他身边还带着一个女的，说是秘书， 谁知道是什么关系?

**齐建功** 小英，你瞎叨叨什么,不去上班啦? **牟小英** 王姐，我去换换衣服。(下)

齐建功 王姐，最近厂里情况怎么样?

王丽华 我刚从厂里来，厂长说，市里正在积极帮着想办法， 让再等等。

**齐建功** 你说这事怪了，一个好端端的大织布厂，织出来的布 怎么就是卖不出去呢?

**王丽华** (苦笑)这事连领导都说不清楚，咱就更不明白了。

**王丽华** 现在物价一个劲地涨，老呆在家里也不是个办法呀。 **齐建功** 王姐，你说说，你都会干点什么活?

**王丽华** 我的情况你还不清楚，自打十六岁进了工厂，除了织 布别的营生是一窍不通。

**齐建功** 王姐，凑几个钱做点小生意怎么样?比如说卖卖蔬

菜、水果，摆个小杂货摊什么的。 **王丽华** 我这经济情况 ……

**齐建功**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一笔稿费，王姐，你拿着，也许能 派上用场。

**王丽华** 小齐，不行，我不能……

**齐建功** 王姐，等你以后有了钱再还我不行吗? **王丽华** 好吧，就算先借你的。(喊)小英——

〔牟小英上。

王丽华 小英，你看小齐把他的稿费 …… 牟小英 给你，你就拿着吧。

王丽华 那我先走了。(下)

〔熊国庆，柳燕上，司机抱着几个礼品盒随上。 **熊国庆** 这是齐建功先生的家吗?

**齐建功** (迎上)国庆，请进，请进。

**熊国庆** 齐兄，今天我可是专程拜访。(指礼品)几年不见， 一 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请收下。

**齐建功** (看礼品)国庆，你现在可真是财大气粗啦。

**熊国庆** 气再粗咱们也是哥儿们呀。(对司机)你在车里等 我 。

〔司机应声下。

柳 燕 哇，这就是著名作家的书房吗?太朴素了。 **齐建功** 是不是觉得有些寒酸?

**熊国庆** 是有些寒酸，不是我说你，你看，要空调没空调，要地 毯没地毯，这哪像著名作家的书房呀。

柳 燕 齐先生，您在岛城名气好大呀，我经常看您的大作。 **齐建功** 噢?你看过我写的什么作品?

柳 燕 (一时语塞，半晌)嗯 ……

**齐建功** (向里屋)小英，你看谁来啦? 〔牟小英上。

**牟小英** 哎哟，是哪阵风把熊大老板给吹来了? **熊国庆** 怎么,不欢迎?

**牟小英** 这是哪儿的话，请还请不来呢。

**齐建功** 几年不见难得一聚，既然来了，中午就别走了，在这 儿 ……

**熊国庆** 别别，今天我请客，咱们一齐去“海天”吃餐饭。

**牟小英** 你听人家国庆说话多洋化，吃顿饭不说吃顿饭，说吃 餐饭。

**齐建功** 既然来我家，干嘛去“海天”,小英，准备一下。

牟小英 哎呀，他现在发财啦，不吃他吃谁呀? 〔 众 人 笑 。

牟小英 国庆，你回来以后干嘛不去看看人家王姐? 熊国庆 我去过，可她不理我。你见过我的儿子吗?

牟小英 她没让你见? 熊国庆 没 有 。

牟小英 越长越像你，挺可爱的，只是小家伙身体不太好。 齐建功 你现在有钱了，应当尽尽做父亲的责任。

熊国庆 我想给她一笔钱，可她不要。 齐建功 王丽华是个很有个性的女人。

熊国庆 好啦好啦，我今天来的目的可不是谈论王丽华的。 (对齐建功)哥儿们，不想点办法改善改善目前的生 活状况?

牟小英 国庆，你要好好开导开导这个死榆木疙瘩。

熊国庆 你可别这么说我们哥儿们，人家是大知识分子，不爱 财，真要论本事下海挣钱，我仁绑在一块儿也比不上

他 。

牟小英 就他?

熊国庆 你以为怎么的?甭说别的，齐建功这仨字就是钱。 牟小英 徒有虚名，一分钱不值。

熊国庆 这你就不懂，这是名人效应。 牟小英 喊，他算什么名人?

熊国庆 老兄何不把自己的名气变成钱呢?为什么不也以自 己的名字注册一家公司呢?

齐建功 (连连摆手)别别，我不弄那玩意儿。

熊国庆 为什么?文不理财，仕不经商?陈旧的观念。老兄， 按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你应该换换脑筋啦。

**齐建功** 我主要是担心开了公司没有时间搞创作。

**牟小英** 你那破小说究竟还有多少人看?(端上水果)国庆，

吃 。

熊国庆 办起公司来也不耽搁老兄写小说，你挂名，我跑腿， 发了财咱二一添作五，行不行?老兄不是要出书吗? 将来公司给你出，而且用不着带广告。

**齐建功** 我的名字哪有那么值钱?

**熊国庆** 老兄，回来以后我的生意特别多，办这家公司我完全 是为了你们两口子，我熊国庆从小就这脾气，愿为朋 友两肋插刀，你痛痛快快地给我一句话吧。

**牟小英** 这事就这么定吧。

**熊国庆** 别着急，等齐总经理 一 句话。

**齐建功** 我还没同意就把乌纱帽给我戴上啦?

**熊国庆** 齐建功公司嘛，你不戴谁戴?你是总经理，我是常务 副总经理，小英干副总经理兼公关部经理，怎么样?

**牟小英** 没问题。

**齐建功** 各位，开公司谈何容易，经费项目在哪?

**熊国庆** 项目还不多的是，大到水泥、钢材、化肥，小到裤头、

背心、胸罩，这年头还不是什么赚钱卖什么。

牟小英 咱能不能开发一种减肥药，这可是大热门。现在不 光大姑娘小媳妇拼着命地减肥，连一大批胖老爷们 儿也跟着起哄架秧子，这个项目只要开发出来，保证 赚大钱。

**齐建功** 小英，你别在这掺合了，看看几点了，你还上不上班

啦?

**牟小英** 不去啦。

**齐建功** 你，你不去也该打个电话请请假呀。

〔熊国庆递上自己的大哥大。

**牟小英** (打电话)喂，小王吗?我今天头痛，有些发烧，不能 去啦，给请个假吧，谢谢。

**熊国庆** 我手头倒是有个赚钱的项目，不知二位感不感兴趣。 **牟小英** 什么项目?

熊国庆 有位朋友向我贡献出他家的一个祖传秘方，专治小 孩儿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名叫“壮儿散”,它具有成 本低、利润大的优点。各位知道，现在的儿童是有名 的小皇帝，市场潜力太大了，真要把它推销出去二位 想改善改善目前的生活状况还不是小菜一碟。

牟小英 (激动地)国庆不愧是走过南闯过北，见过大世面的 人，行，这个项目准行。国庆，现在倒是应当赶快策 划一下产品广告词啦，你听人家广告词写得多好， “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难言之隐，一洗了之”。

熊国庆 (笑)这哪儿挨哪儿呀，瞎联系。产品广告你不用发 愁，大作家齐建功先生就是活广告，凭他在岛城的名 气、威望、人缘儿，往电视台一坐，说上一句：“喝了壮

儿散，宝宝得平安。”销路一下子就能上去。 **齐建功** 胡闹胡闹，我怎么能亲自去做广告呢。

**熊国庆** 怎么不能，名人效应吗。

〔齐建功好像突然想起什么,坐到写字台前。

**熊国庆** (悄声对牟小英)看，总经理开始策划广告词啦。

**牟小英** (走过去，拿起纸看)注意，主人公的死，应重新设计

……啊?你还在琢磨你那破小说呀? 〔 灯 暗 。

**第** **三** **幕**

**(一)**

〔夜总会一角。

〔熊国庆作东，请齐建功夫妻吃饭、娱乐。 〔服务小姐走来。

**小** **姐** 先生要点什么? **牟小英** 三杯饮料。

**齐建功** 不，我要茶。

**熊国庆** 我也来杯茶。 **小** **姐** 请稍等。(下)

**齐建功** 这儿一杯茶多少钱? **牟小英** 四十。

**齐建功** 啊?(站起欲走)

**牟小英** 蝎子蜇屁股了，坐下。

**齐建功** 这是何必呢， 一杯茶要四十块钱，充这冤大头干啥? 走，到我家，我那儿还有湖南君山银针，贡品，毛泽东 喝过的。

**熊国庆** (笑)难得啊，我们建功老兄至今还保持着艰苦朴素 的优良传统。

**牟小英** 喊，这人，到现在还是猪头肉拌黄瓜的水平。

**熊国庆** 别再吃那玩意，胆固醇太高。 **齐建功** 没办法，我就吃那玩意儿香。 **牟小英** 就这水平还当总经理呢。

**熊国庆** 你还别瞧不起咱齐总经理，前天我去工商局办执照， 一说是大作家齐建功要办公司，人家二话没说，大印

咣哨一盖，妥了。 **牟小英** 真的?

熊国庆 当然。就凭这，还不该好好庆贺庆贺。(掏出两个存 款单)给，这是咱们公司开业以来二位应得的酬金， 我已经给二位存上了。

**齐建功** 这这，我们什么还没干就……俗话说，无功不受禄 呀 。

熊国庆 看，我忘了向齐总经理汇报了，前几天我到阁下老家 去了一趟，人家一听说我是齐建功公司来的，二话没 说，马上把我视若上宾，办起事来那个痛快，就别提 了，临走，县委书记还非请我吃顿饭不可。

**齐建功** (有些不悦)国庆，不是我说你，去我老家，事先也不 跟我打下招呼。

**熊国庆** 咱不是有言在先，你挂名我跑腿吗?再说，这次去贵

县经营的纯属支农产品。我做了一笔化肥生意。 **牟小英** 国庆这本事你服不服?

**熊国庆** 我有什么本事，还不是全靠大作家的名气。

**齐建功** 唉，别提啦，我办公司的消息传出去之后，朋友们说 什么的都有，弄得我骑虎难下。

**熊国庆** 这虎既然骑上了何必要下呢?齐兄，你就大胆地往 前走吧!

〔“大哥大”铃响。熊国庆接电话，说着下。牟小英拿

起存单看。 齐建功 多少钱? 牟小英 两万。

齐建功 这简直像在做梦，拿这钱我心里不踏实。

牟小英 有什么不踏实的，他做生意还不是打着你的旗号做

的。哎，怎么样，比写你那破小说强多了吧? 齐建功 做生意和写小说是两码事。

〔一女青年文学爱好者走到齐建功面前。 女青年 请问，您是著名作家齐建功先生吗?

齐建功 你怎么认识我?

女青年 我读过您写的书，还在电视上见过您。请您跳个舞 可以吗?

齐建功 对不起，我不会。

女青年 大作家不会跳舞?

齐建功 (有些尴尬)很抱歉。 女青年 请给签个名可以吧? 齐建功 可以可以。(签名) 女青年 谢谢，再见。(下)

牟小英 人家小姐请你跳舞你不去，多没礼貌? 齐建功 我不会，你又不是不知道。

牟小英 我不是教过你吗? 齐建功 早忘了。

牟小英 以后这种场合多着呢，来。(说着硬拖齐建功进了舞 池 )

齐建功 这不是出我的洋相吗?(边跳舞边说)你说熊国庆这 小子到底有多少钱?光今晚吃一顿饭就八百多，再 加上保龄球一共……

**牟小英** 算这干吗，又不让你掏钱。

**齐建功** 话是这么说，看他这么个花钱法，我心里真有点承受 不住。滚一个保龄球就两块，这球一落地，滚得我心

里头火烧火燎的。 **牟小英** 小家子气。

**齐建功** 今天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穷光蛋。

**牟小英** 你这精神贵族来到这种高消费场合心里不平衡了 吧?

**齐建功** 心里真他妈不是滋味。

**牟小英** 不是滋味也去挣呀。

**齐建功** 你等着，还是我那话，会写小说的人什么不会干，我 就不信还赶不上个熊国庆。

**牟小英** 国庆，(急改口)不，建功，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齐建功** (不悦)不跳了。

〔他们的舞本来跳得不协调，加上牟小英脱口而出对 他的称呼，心里更是不快，回到桌前抽烟。

**牟小英** 呛死了，到这场合你别抽这种低档烟了好不好?掉

价。你再看你这身打扮，浑身上下 …… **齐建功** 怎么,穿这身衣服发不了财?

**牟小英** 像不像三分样。你看人家熊国庆，浑身上下穿的全 是名牌，光一双皮鞋就三千多块。

**齐建功** 穿上那种鞋能怎么的，脚不落地?不长脚气?

**牟小英** 那叫派头，懂吗?前天我陪他去啤酒厂找老张，人家 一看他那身打扮、派头，不到半个钟头，五个车皮的 啤酒就办妥了。国庆，你以后也得学着点。

**齐建功** (火)牟小英同志，我叫齐建功，不叫熊国庆。 〔 熊国庆上 。

**熊国庆** 建功，咱公司出了点小麻烦。 **齐建功** 什么麻烦?

**熊国庆** “壮儿散”的生产批号没办下来。 **牟小英** 那就赶快办吧。

**熊国庆** 说咱手续不齐。

**齐建功** 那就等手续齐了再去批。

**熊国庆** 等什么都齐了再去批，咱们的产品能保证最近上市

吗?时间就是金钱，秀才，你得亲自出马啦。 **齐建功** 咱不是说好吗，我挂名，你跑腿吗。

**熊国庆** 这可是关键时刻。齐兄，你熟人多，面子大，你一出 马没有办不成的事，名人效应嘛。

**齐建功** 国庆，这种“壮儿散”的疗效真像你说的那么神么?

**熊国庆** 老兄尽管放心，人家这种药已经经受了上百年的考 验，也不知道治好了多少人。

齐建功 也别听他瞎吹，这年头假货太多。没听人家编顺口 溜说，现在是盐不咸、醋不酸、糖不甜，除了他妈生他 是真的，连他爹是不是真的都值得怀疑。

熊国庆 (笑)哈哈，深刻深刻，不过咱这“壮儿散”绝对没有问 题，你去拍着胸脯对他们说，咱的鉴定材料一周内保 证送到。

**齐建功** 你有这种把握?

**熊国庆** 老兄你这名气越大，胆子可越小啊。你再信不过，明 天拿样品先让我儿子吃。

**牟小英** 国庆把话已经说到这份儿上，你还不信? **齐建功** 那、那我去说说看。

**熊国庆** 小英，为预祝咱们公司早日发财，今天晚上你不跳上 段舞蹈咱看看?

**牟小英** 别别，改日吧。

**熊国庆** 怎么,我熊某人请不动你?

**牟小英** 国庆，我今天是第一次做夜总会的客人，就让我心里

舒服一晚上吧，你真愿意看，哪天我单独为你表演。 **熊国庆** 好，一言为定。

**齐建功** (欠身)走吧。

**熊国庆** 齐兄，急什么,天还早呢，(说着又按齐建功坐下)小 英，陪我跳一曲。

〔熊国庆和牟小英下舞池跳舞。两人的舞跳得非常 协调，亲密。

〔齐建功拂袖而去。 〔灯暗。

**(二)**

〔前场第二天，路上，王丽华推一 自行车上，车子后座 绑着一个大水果筐，她边吆喝边上。

**王丽华** (喊)正宗的肥城水蜜桃，两块钱一斤。不甜不要钱 啦- (停下车)不对，刚才那人买了三斤六两， 一块 八一 斤，应该是 … … (支下车蹲在地上用手算起账 来)一共应该是六块四毛八，我怎么只收他五块四毛 八呢?唉，这三斤桃子又算白卖了。现在的人良心 全让狗吃了，也怪我，天生不是做买卖的料。(吆喝 着下)

〔熊国庆和柳燕上。

**熊国庆** (发现王丽华)柳燕，去把那个卖桃子的叫住。 **柳** **燕** 干 啥 ?

**熊国庆** 把她的桃全部买下来，不要还价。 **柳** **燕** 卖桃的——

〔 王 丽 华 复 上 。

柳 燕你这桃多少钱一斤?

**王丽华** 两块，人家说这是正宗的肥城水蜜桃，可甜啦。不信 你可以尝尝。

**柳** **燕** 不用尝，你这一筐我全买了。 **王丽华** 好，单位要开联欢会?

柳 燕 不，自己吃。

**王丽华** 自己吃别买这么多，这种桃不好放，吃不了就烂了。

**柳** **燕** 还有你这种卖东西的人，烂了我愿意。

**王丽华** 俗话说，吃了不疼瞎了疼，你要……嗨，我也是瞎操 心，(端详柳燕)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柳** **燕** (也开始思索)我也觉得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面 ……

**王丽华** 我想起来了，这桃你就是给多少钱我也不卖啦(欲 走 )

**柳** **燕** 你这人真怪，卖桃的—一 〔 熊 国 庆 上 。

**熊国庆** 丽华。

**柳** **燕** 噢，我想起来了，原来她是你的…… **熊国庆** (对柳燕)你先回去吧。

〔 柳 燕 下 。

**熊国庆** 丽华，你这又是何必呢。

**王丽华** 我不想接受熊大老板的施舍。 **熊国庆** 我完全是一片好心。

**王丽华** 你的好心早让狗给吃了。

**熊国庆** 我知道，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是，我们毕竟有了 一个儿子。也可能是长了几岁年纪的关系，我这次 回来特别想他，再过几天就是他五周岁生日了 …… 可我几次去你家，你为什么就是不让我见儿子，干嘛 这么残酷，为什么这样折磨我?我知道你这四年一 个人带着孩子生活不容易，尤其现在厂里又不景气， 所以我想……

王丽华 我用不着别人那种居高临下的怜悯，厂里不景气是 事实，但目前我们娘儿俩的日子还过得去。熊老板，

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得去卖桃啦。(欲推车走) **熊国庆** (拦住王丽华)五万，孩子归我。

〔王丽华不理睬又欲夺路离去。 **熊国庆** (再次拦住)十万。

〔王丽华一把推开熊国庆。

**熊国庆** (几乎是喊叫)二十万总可以了吧?我是真心的。

**王丽华** 熊国庆，你以为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 干什么?(冷笑)

**熊国庆** (恼火)王丽华!我劝你还是认真考虑考虑，终有一 天你会后悔的!(下)

〔王丽华看着盛气凌人的熊国庆远去的背影，委屈、 气愤、哀怨一下子涌了上来，泪水扑簌扑簌顺着脸颊 流了下来；她慢慢地克制住自己，擦干了泪水重新推 起那辆自行车 ……

**王丽华** (喊)正宗的肥城水蜜桃，两块钱一斤啦-  〔 灯 暗 。

**(** **三** **)**

〔熊国庆家。

〔接前场，熊国庆一个人在喝闷酒，柳燕在一旁描眉 画眼。

柳 燕 哎，你看我这么画，眼睛是不是比以前那种画法好

*看?*

〔熊国庆没理会。 柳 燕 你看嘛。

熊国庆 (心不在焉地)好看好看。

柳 燕 哼，你根本就没正眼看我。往后，守着人的时候，你 还叫我柳小姐，我称你老板，没人的时候，我叫你国 庆，你叫我燕燕，这么称呼特亲切，我爸都这么叫我， 听见没有?

**熊国庆** 听见了。

**柳** **燕** 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想你过去的老婆，刚才那个 卖桃的，对不对?我看得出来，这些天，你除了想她 还和你过去的对象牟小英拉拉扯扯。国庆，我可告 诉你，我对你的过去并不在乎，那一页就算掀过去 了，我可不准你再和她们藕断丝连、眉来眼去的。为 了和你好，我和我妈都闹翻了。人家什么都给了你， 你可别干那种没良心的事。

**熊国庆** 良心?小姑娘，把这词儿还是留给那些丢了钱包的 老太太说去吧。你说你喜欢我，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喜欢我年轻?可我已经三十六岁了，你还不到二十

*一。*

**柳** **燕** 年纪大点的男人会疼人，现在的女孩都特爱找那种 半大老头的中年人。

**熊国庆** 这也算当今改革开放当中出现的新风尚，你还喜欢 我什么?

**柳** **燕** 你特有劲，像棵大树。 **熊国庆** (笑)哈哈，还有呢? **柳** **燕** 还有……

**熊国庆** 还有就是喜欢小哥的人民币。

柳 燕 (摄着嘴，嗲气的)不来啦，我反对你把神圣的爱情庸 俗 化 。

**熊国庆** 我要犯了案进了大狱呢?

**柳** **燕** 你可别吓唬我，我可从小就胆小。 〔牟小英上。

**熊国庆** 又来了一个，请坐。

柳 燕 牟小姐，今天我们熊老板身体不太舒服，有事明天再 谈 吧 。

**熊国庆** 不，今天我这病别人还真治不了，非她莫属。柳燕， 你先走吧。

柳 燕 你居然要撵我?你这没良心的，刚才我是怎么对你 说的?这回全让我猜对了吧?

**熊国庆** (嘻笑)你猜对什么啦?小姑娘，你什么也猜不着，我 的小黄嘴伢子!

柳 燕 (哭)你欺负人!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压根儿就不是 什么好东西!

**熊国庆** 小姑娘，你能早一点看出来算是你的福气，免得日后

得了艾滋病，咱俩还不知道谁传染的谁。

〔柳燕哭着跑下。

牟小英 你们今天是怎么啦?

熊国庆 没什么。(喝酒)不喝点? 牟小英 不会。

熊国庆 小英，咱们四年没见，你说咱俩谁的变化最大? 牟小英 当然是你。

熊国庆 你呢?

牟小英 我有什么变化，如果有的话，就是越变越穷。

熊国庆 看来钱是好东西，有钱可以天天过大年，夜夜入洞 房。

牟小英 我这辈子恐怕没那福份了。

熊国庆 那可不一定，这回就看齐建功的啦。 牟小英 我指望他?

熊国庆 干嘛那么针锋相对，干架啦?

牟小英 没见过他这样的膘子，你让他赶紧去卫生部门办卫

生许可证，他去拿着样品找朋友搞化验去了。 熊国庆 (苦笑)真是个成事不足的宝贝蛋。

牟小英 这辈子跟着他还有个出头之日?给我倒杯酒。 熊国庆 你不是不会喝吗?

牟小英 我现在想喝。(喝了一大口) 熊国庆 这样喝会醉的。

牟小英 醉了好，醉了会让人忘掉一切。

熊国庆 醉生梦死可不是牟小英小姐的追求呀。 牟小英 国庆，我想求你件事。

熊国庆 咱们之间的关系怎么谈得上求呢，有什么事尽管说。 牟小英 借我一笔钱，我想甩开齐建功，自己办个公司。

熊国庆 这样做合适吗?

**牟小英** 我算看透了，他这个人不可救药。 **熊国庆** 偶像的彻底毁灭，太可怕了。

**牟小英** (惨然一笑)我知道你还在恨我。

**熊国庆** 这是什么话，这些日子我们相处的不是很好吗?

**牟小英** 别再故作姿态了，自打在夜总会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

**熊国庆** (喝了一口酒)这都是命啊 …… **牟小英** 国庆，原谅我。

**熊国庆** 你不是答应过我，要单独为我跳段舞看吗? **牟小英** 你想看什么舞?

**熊国庆** 要看脱衣舞!

**牟小英** (不悦)我不跳那种舞。对了，你不是喜欢听我唱那 首《我曾经爱过你》的歌吗?我再唱给你听。(牟小 英在音响中放入唱盘，音乐起，她手持话筒唱了起来 ……)

〔熊国庆走过去关掉音响。 **牟小英** 你怎么啦?

**熊国庆** (固执地)我想看你跳舞。

〔牟小英又在音响中放入《天鹅之死》的唱盘，随着乐 曲声她翩翩起舞。

〔熊国庆又一次关掉音响。

**牟小英** (诧异地看着熊国庆)你 …… **熊国庆** 我要看你跳脱衣舞。

**牟小英** (深层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怒不可遏地)熊国庆!你 把我看成什么人?难道我在你眼里已经堕落成那种 要钱不要脸的脱衣舞女郎了吗?(欲走)

**熊国庆** 你走了就永远不要回来见我!你的公司还办不办?

我有钱，我有的是钱呀!(喝酒，痛苦地自嘲)可我除 了钱还有什么呢?在别人眼里我是大款，大款呀! 可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穷光蛋! (又喝酒)

**牟小英** (夺下熊国庆手中的酒杯)狗熊，别喝了。 **熊国庆** 你刚才叫我什么?再叫我一声好吗?

**牟小英** 国庆，你现在心里的痛苦，我理解，这些天我活得也

不轻松，自从那天在夜总会里见到你之后，我就一直 在问我自己，当初，我为什么要离开你?

熊国庆 是呀，小英，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为什么要离开我!

(说着一把将牟小英抱在怀里，狂热地吻着，吻着 ……)

〔窗外远远传来王丽华的叫卖声：“正宗的肥城水蜜 桃 …… "

〔 灯 暗 。

**第** **四** **幕**

〔齐建功家，室内的陈设已经有了些变化，细心的观 众可以发现齐建功的写字台和坐椅都更新了，桌上 也新添了电话。灯亮时牟小英正在接电话。

〔王丽华提一兜桃子上。

**王丽华** 小英。

〔牟小英示意王丽华先坐下。王丽华环视着齐家的 变 化 。

**牟小英** (放下电话)王姐，你可来了。

**王丽华** 看把你忙的，给，尝尝我卖的桃子。 **牟小英** 这是干啥，你做个小生意也不容易。

**王丽华** 你王姐再穷，几个桃子还是请得起的。小英，你找我 来有什么急事?

**牟小英** 王姐，不是我说你，熊国庆要给你二十万块钱，你为 什么不要?你干嘛这么傻?

**王丽华** 噢，闹了半天你是来帮熊国庆当说客的。 **牟小英** 说真的，我也是为你着想。

**王丽华** 说实话，为这事搅得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二十万 对一个工人来说，这辈子连想都不敢想，可我一想到 从此再也见不到孩子的时候，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

也不要!

**牟小英** 这些日子熊国庆想儿子都快想疯了。你为什么不让 他见儿子，他毕竟是孩子的爸爸呀。

王丽华 我何尝不希望孩子能有一个爸爸，多少次孩子缠着 我问，我的爸爸呢，他为什么总不回来?每当这时 候，我的心都要碎了，我怎么对孩子说……可是我不 希望孩子知道他有这样一个父亲，我希望孩子长大 以后能成为一个正派的人。

牟小英 王姐，你对熊国庆的成见太深了，两个人一辈子不能 成为夫妻，也不一定非要成为仇人啊。已经到了九 十年代，你的婚姻观念也该改改了。

**王丽华** 小英，你还不了解他啊，你和他还仅仅是处过一段朋 友，我和他做了两年夫妻呀。(苦笑)……

**牟小英** 我知道他伤了你的心，可是人是可以改变的。这次 从南方回来，我发现他和过去不一样了。

王丽华 狗改不了吃屎，还是你有眼力，幸亏没和他结婚，小 齐人多好啊。有学问，人正派……

**牟小英** 别提他，咱今天别提他好不好。

**王丽华**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过几天孩子的病好些了，我还 要抱他过来拜小齐当干爹哩。

**牟小英** 你这人真怪，放着大款爹不让儿子认，偏来认个穷秀 才爹，孩子又病了?

**王丽华** 这孩子从小消化不好，整天一阵阵吆喝肚子疼，去医 院查吧，又查不出毛病。这几天又犯病了，真急人。

牟小项 对了，我这儿有一种药，叫“壮儿散”,专治小儿消化 不良，食欲不振，据说疗效可神了。(拿药)快拿回去 给孩子吃上。

王丽华 可真得好好谢谢你了。说实话，我真打怵领他上医 院，去一趟就得好几十块。

牟小英 这回好了，吃了“壮儿散",宝宝吃饭甜。吃了“壮儿 散”,宝宝保平安。

王丽华 让你这么一宣传，这药神了。

牟小英 也算你儿子有福气。这种药还没正式生产，这才是 样品，吃着好，再找我要。

王丽华 行，就冲这，孩子还不该来认个干爹干妈?(高高兴 兴的下)

〔牟小英换衣服准备出门，熊国庆上。 牟小英 (吓了一跳)进来也不敲门，吓我一跳。 熊国庆 要出去?

牟小英 嗯 。

熊国庆 齐建功不在家?

牟小英 这几天我没理他，也不知道他这几天东跑西颠地忙 些 啥 。

〔熊国庆欲吻牟小英。 牟小英 别，别让他回来碰上。

熊国庆 碰上才好呢。“壮儿散”的事他办的怎样了? 牟小英 等他办，得猴年马月。

熊国庆 妈的，这不成心让我难看吗? 牟小英 怎么啦?

熊国庆 没啥，你刚才要上哪儿?

牟小英 我有个同学的舅舅是卫生局的一位领导，“壮儿散”

生产批号的事，我想去找找他，兴许能管用。

熊国庆 那好，快去快去，别舍不得花钱。(欲取钱) 牟小英 我这有。(下)

〔齐建功疲惫地上。

**熊国庆** 我的大秀才，你可回来了，事情办得怎么样?

**齐建功** 这些天我几乎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人家不见药品的 专家鉴定就是不给批。

**熊国庆** 跟你这种人合作八辈子也发不了大财。

**齐建功** 国庆，你给我说实话，你的这种“壮儿散”,疗效究竟 怎么样?

**熊国庆** 我不是跟你说过八遍了，难道你还不相信?

**齐建功** 你当初说一周内保证可以送来专家鉴定，可为什么 到现在还没见到?

熊国庆 给你个棒槌你就认针(真),那话是让你说给卫生局 办证人听的，真有专家鉴定还让你这大作家出马去 办?你可真是个祖宗。

**齐建功** 国庆，这种药我让一位当大夫的朋友帮着鉴定了一 下，人家说，它根本不治病，还说，吃不好还会危害患 儿的健康。

熊国庆 他那是放屁，人家用了上百年都没出事，他说不治病 就不治病了?不信我当场吃给你看，要毒先毒死我。 (找样品)

**齐建功** 别着急嘛，人家也是一片好心。

**熊国庆** 我能不着急嘛?订单我已经订出去好几份，预付款 也收了，到了合同期，货发不出去，这不是成心让我 难看吗?

**齐建功** 胡闹，胡闹，你简直是胡闹。你胆子也太大了，居然 敢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就……赶紧把订单退掉! 这经营的是药品，人命关天的大事呀!

**熊国庆** 把订单退掉?把已经到嘴的肥肉再吐出去?你 ……

**齐建功** 人总还得讲点良心吧?

**熊国庆** 良心?四年前我刚到南方，让别人坑得我浑身上下 就剩一条裤头，那时候我也哭着说过人得讲良心的 话，根本没人理你这茬，要不是一位朋友的指点，我 早跳进大海喂了鱼了。

**齐建功** 熊国庆，你为什么不做个正经生意人? **熊国庆** 现在有几个像你说的正经生意人?

**齐建功** 几年没见你，怎么变得……你这套歪门邪道是从哪 儿学来的?

熊国庆 社会大学。如今一些当官的靠着手中的权力从国家 口袋里大把大把地捞钞票，还不兴咱这小买卖人昧 着良心赚几个小钱花花?

**齐建功** 谢谢你给我上了一课，看来咱们的公司恐怕办不下 去了。

**熊国庆** 这刚湿了湿脚脖子就想往后撤?

**齐建功** 陷得太深了我怕淹死。

**熊国庆** 想撤也没那么容易，公司是以你的名义办起来的，银 行里的款也是以你的名义贷出来的，一屁股债务不 抖弄清楚，你撤得出去吗?

**齐建功** 我这不是上了贼船了吗?

**熊国庆** 这是什么话?公司可是以齐建功的名字在国家工商 部门正式注册的，阁下是总经理，怎么成了贼船?

**齐建功** 名义上我是总经理，你到处打着我的旗号招摇撞骗， 我在朋友面前的威信全让你给糟蹋了。

**熊国庆** 我是以你的名义做了几笔生意不假，我也没独吞，上 次在夜总会给你的那笔酬金，你不会忘记吧?

**齐建功** 这 …… 自打公司开办以来，难道你只做了一笔化肥

生意吗?这几天我才发现，几乎我所有的朋友和关 系单位全让你用上了。光今天我就收到两个电话， 人家问我两车皮冻虾什么时候到货，这太可怕了! 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我非得……我郑重宣布，从今 天起，收回我的名字，我还要在报纸上发表公开声 明，你与别人做的一切生意与我无关!

**熊国庆** 哼，与你无关?你是公司的法人，想一推六二五没那 么容易。退出公司的话倒是应当由我来说。(手中 的“大哥大”铃声响)喂，是我，好，马上就到。(欲下)

**齐建功** (一把抓住熊国庆)熊国庆，你不能走，你得把话说清 楚。

**熊国庆** 怎么?想绑架吗?

**齐建功** (下意识地松手)谁，谁绑架你?

**熊国庆** 你不用怕，我肯定还会回来的。(又欲走) 〔牟小英上。

**牟小英** 国庆，和我那同学联系上了，人家答应帮忙，晚上就 去找他舅舅。

**熊国庆** 牟小姐，请找你先生直接汇报吧。 〔熊国庆下。

**牟小英** (追上去)国庆，国庆 …… (对齐建功)你们刚才怎么 了?

**齐建功** 小英，公司恐怕不能再办下去了。 **牟小英** 你和人家闹翻了?

**齐建功** 我不会做他那种生意。

**牟小英** 不会做就好好向人家熊国庆学嘛! **齐建功** 我学不来也不想学。

**牟小英** 为什么?

**齐建功** 因为他的良心已经让狗吃了，我还舍不得我这颗良

*心* *。*

**牟小英** 我最讨厌你这种穷酸劲儿。人家熊国庆又怎么了? 齐建功 他不是正经生意人，这小子心太贪，胆儿太大。

牟小英 这年头就是撑死大胆儿的，饿死小胆儿的。齐建功，

我算看透了，你天生受穷的命! **齐建功** 穷点儿不要紧，人活着心里踏实。

牟小英 你踏实我不踏实，同样是人；凭什么那些大款就应该 大把大把的挥金如土，我就应该低三下四地为了几 分钱在农贸市场上和那些菜贩子们讨价还价?

齐建功 小英，你最近是怎么了?过去那个牟小英哪儿去了? 为了心中的艺术，你洒在练功房里的汗水可以漂起 一条小船；可是，你现在变得……

牟小英 是的，我变了，难道只有我在变吗?你没发现大家都 在悄悄地变化着吗?当年，老师考我进团的时候，从 身高到腿长，连脖子的尺寸都是按严格的规定挑选 的，十几年来，我像一只上满弦的陀螺，不停地转着 转着，练下一天功来，晚上我连床都上不去呀!到头 来又能怎么样?去年那出由我主演的舞剧，彩排那 天，台下的观众还没有台上的演员多，我干嘛再回到 那可怕的练功房去流汗?我干嘛再去为那根本没人 欣赏的艺术献身?现在，我彻底明白过来了，人活着 不就是享受生活吗?所以我得有钱，需要有很多的 钱。在这个人人想发财的时代，谁还愿再去过那种 苦行僧的日子呢?

**齐建功** 请不要误会，我并不赞成艺术家都要过苦行僧的生 活，其实你目前也没有过……

牟小英 我没你那么高大，你也别把自己打扮成不食人间烟 火的泥菩萨，你不也是在为了自己的名利在日夜奔 波吗?你不也是耐不住金钱的诱惑而下海办了公司 吗?

齐建功 我也是个有着七情六欲的凡夫俗子，我也在追逐名 利，我也喜欢钱，看着熊国庆他们大把大把地花钱心 里也发痒，但理智告诉我，凡事应该有个度，我还没 忘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

**牟小英** 齐建功，你不要摆出那副盛气凌人的架势对我进行 不厌其烦的教导，你那套玩意儿究竟还有多大市场?

**齐建功** 我知道，现在还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 真理。

**牟小英** (笑)看来咱俩的缘份已经走到尽头了。

**齐建功** 我早看出来了，你的心早就飞到熊国庆那里去了， 一 切随你去吧。

[停顿。

〔电话铃响。

齐建功 (接电话)喂，你找谁?这里没有总经理!(想想不 对)我是齐建功呀，什么?两车皮冻虾?我不是让你

们去找熊国庆吗?(放下电话) 〔电话铃又响，齐建功不愿再接。

牟小英 (拿起话筒)喂， ……国庆，你现在在哪儿?……机

场?你要去哪儿?……你不能走，国庆 ……

齐建功 (一把夺过话筒)熊国庆，你不能 …… (从齐建功的表

情看，熊国庆早已挂上了电话) 〔柳燕急匆匆上。

柳 燕 熊国庆，他人呢?他在哪儿?(在屋内乱找)

**齐建功** (厌恶地)你给我出去!

柳 燕 好呀，没给我交待清楚就想溜，没那么容易，不信你

们走着瞧!(下) 〔停顿。

〔王丽华上。

王丽华 小英，你和我说的那事，我答应了，就让他和儿子见 见面吧，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孩子的父亲呀。他在哪 儿 ?

**牟小英** 他已经走了。 **王丽华** 走了 … …

〔《我曾经爱过你》主题歌起。 〔演员谢幕。

*〔剧终。*

**妃** **子** **楼**



王梓夫

王梓夫，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其代表作有：话剧 《女儿行》(与人合作)、《夏威夷酒家》等多部；并著有长短篇 小说，报告文学多种。

*人* *物*

沈 昆 沈 仑 少 良 妈 沈 秋 萍 沈克俭 沈老三 徐广昌 冯大宝 沈少良 崔萌萌

**时** **间：**2 0世纪80年代初。

**地** **点：**大运河漕运码头，古城边。

**序** **幕**

〔幕启：仲夏之夜。大运河古漕运码头。 〔皓月千里，波光粼粼，洞箫悠扬。

〔城边一栋古楼，飞檐上吊着三个大红灯笼，映出了 “妃子楼”三个大字。

〔近处一湾芦苇，几个女人正在芦花丛中裸身洗澡。 伴随着野性的嬉笑声，依稀可见晃动的胴体 ……

沈 仑 (急步而上，感慨万端地)大运河，漕运码头，贞德堂 ——妃子楼 …… 贞德堂啊妃子楼……天呀，我这不 是做梦吧?

**崔萌萌** 先生，别做梦了，您踩了我的裙子了。

**沈** **仑** (蓦然发现身边坐着一个姑娘)哦，对不起……小姐， 你是谁?

崔萌萌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沈 仑 我是说……你是大运河的人吗? 崔萌萌 快是了。

沈 仑 噢，我明白了，你是从外边嫁到这里来的。 崔萌萌 对，嫁给他。

沈 仑 嫁给谁?

崔萌萌 嫁给大运河呀。

沈 仑 姑娘，你说得太好了。在远离祖国的地方，每当我夸 起咱这条大运河的时候，都会有中国人或者外国人 问我：你们那大运河，究竟有多美?我说：有多美? 反正男人见到它，就想跳下去；女人见到它，就想嫁 给它。哈哈 ……

〔芦湾后边传来了一片噼噼啪啪的打声和说唱声：噼 噼啪噼噼啪，姑娘比‘妈妈儿’,比比谁的大，统统一 般大；噼噼啪噼噼啪，妈妈比‘妈妈儿’,比比谁的大，

统统往下塌 ……

沈 仑 那是在干什么?

崔萌萌 她们在打屁股花儿。

沈 仑 打屁股花?(兴奋地比划着)哎呀太好了 …… (忍不 住欲趋步向前)

崔萌萌 别去!那边都是女人。 沈 仑 啊 … …

芦湾后一个声音 女人就是不能生孩子，你看人家沈秋萍，也 结婚十多年了，那小身条儿还跟黄花闺女似的，要哪 儿有哪儿。

沈秋萍 你想要哪儿呀?

**芦湾后一个声音** 就要你那两只小白兔儿。 **沈秋萍** 真不要脸。

**众女人** 哈哈 ……

**徐广昌** (驾舟而归，唱着渔歌儿，渐近芦湾)

驾小舟游江湖乐在其中， 攀荆棘爬峻岭自在逍遥。 世上哪儿有咱渔樵乐，

胜似为官一品当朝 ……

芦湾后一个声音 徐广昌，你别过来! 徐广昌 我要登岸拴船。

芦湾后一个声音 不行，我们都没穿衣服。

徐广昌 你们把身子蹲下去，我不看不就得了嘛，吃横水竖水 的人都不长眼睛。(说着靠岸停船)

沈秋萍 (裹着一条浴巾出来)徐广昌，你真不是玩意儿!

徐广昌 怎么了?讲礼的街道，不讲礼的河道，谁让你们在这 儿光着屁股洗澡的?

沈秋萍 我们愿意，这大运河不是你们男人的，也有我们女人

的份儿，就许你们男人整天价泡在河里头?

徐广昌 那就没的怨了。我们男人光屁股洗澡，从来就不怕

你们女人看。 沈秋萍 你臭不要脸。

徐广昌 (央求地)秋萍，跟我回去吧，你离开家都三个多月了

……我一个人，还要伺候我老爹……这日子 …… 沈秋萍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不能在一块儿凑合了。 徐广昌 那你打算怎么办?

沈秋萍 咱们还是离婚吧，求求你了。

徐广昌 什么,离婚?姥姥!甭想!没门儿!告诉你沈秋萍， 你不是白嫁给我的，当初我是花三千块钱把你买来

的。你这会儿拍拍屁股就想离开我，没那么便宜! 沈秋萍 我记着这笔债呢，我还你。

徐广昌 你还多少?十三年了!我就是买头母牛，也给我下

好几窝了，你不是连个蛤蟆骨朵都没给留下吗? 沈秋萍 少说废话，你要多少?

徐广昌 我要三万，不算讹你吧?可是你有吗?你要是把三 万块钱给我拍出来，我立马儿跟你离婚。

**沈秋萍** 你局屎别坐回去。

**徐广昌** 除非你把妃子楼卖了，你有这权力吗?(愤愤而下) **芦湾后一个声音** 秋萍，徐广昌走了吗?

**沈秋萍** 走了，你们出来吧。

**芦湾后一个声音** 秋萍，快来呀，吴大娘们给你做了一个水牛 儿……(嬉笑声隐去)

**沈** **仑** 姑娘，这城里哪家旅馆好一点儿?

**崔萌萌** (学着沈仑的腔调)大运河，漕运码头，贞德堂——妃 子楼……天呀，我这不是做梦吧?

沈 仑 哈哈 ……

〔芦湾后又骤然响起大运河女人那野性的嬉闹声



**第** **一** **幕**

〔时间：仲夏某日。时值贞德堂元老沈昆的八十寿 辰 。

〔地点：这是一个有着光辉历史的家族。贞德堂是乾 隆皇帝封赐的堂号，而当地人却称之为妃子楼-- 这是因当年贞德堂生产的贡品妃子糕得名，当然亦 与那位风流皇帝有关。

〔贞德堂耸立在大运河的端头，废弃的漕运码头记载 着往昔的繁华与昌盛，也记载着贞德堂的骄傲。

〔一座两层小楼，颇具皇家气派：雕廊画栋，飞檐翘 脊，琉璃吻兽，古色古香。

〔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楼的正面大厅，中间是一供 桌，供奉着贞德堂老祖奶奶的肖像和列祖列宗的牌 位；大厅左侧通楼梯，右侧通卧室；卧室旁边还有一 门通后面的厨房。

〔供桌上摆着水果、鲜花、点心，香炉上香烟缭绕。

〔大厅的两根圆柱上，贴着一副醒目的对联：忠厚传 家久，诗书继世长。

〔幕启：早晨，门外集市上的嘈杂声和吆喝声断续传 入 。

〔少良妈跪在供桌前祈祷着 ……

〔沈秋萍从楼梯下来，看了看少良妈，没说什么。她 走到一只老式的衣柜前照着镜子，整理着衣妆，看样 子像是要出门。

〔少良妈叩首起身，朝沈秋萍走过来。

**沈秋萍** 我说大嫂，您也真是的。整天价给老祖奶奶烧香磕 头，管什么用?

**少良妈** 他姑，可别这么说，心诚则灵。

沈秋萍 就算灵吧，老祖奶奶都死了二百多年了，您还忍心让 她老人家为咱操心?

**少良妈** 要是小事，俺也就不搅扰她老人家了。这少良出去 十多天了，俺这心里老不踏实。

沈秋萍 我早就说过不让他去做买卖，你这当妈的也不管管

他 。

**少良妈** 他连你的话都不听，我能管得了吗? **沈秋萍** 他可是你的儿子。

〔大门吱 声响了，沈老三挑着一担青菜进来 了 。

**沈老三** (谦卑地)大嫂，秋萍，你们起来了。 **少良妈** 我说老三，你这是干啥呀?

**沈老三** 我送来一担青菜，有黄瓜、豆角、西红柿……

**少良妈** 你平时都是先在集市上把菜卖了，剩点儿筐底儿才 往这儿送，今儿这是怎么了?

**沈老三** 哎呀我的大嫂，今儿是啥日子呀?今儿不是咱爹的 八十大寿吗?

**少良妈** 难得你有这份孝心 ……

**沈秋萍** 大嫂，你把这菜过过秤，算算该给三哥多少钱。

沈老三 秋萍，你这是干啥啊?

沈秋萍 你种这点儿菜也不容易是不是? 沈老三 你……你把俺当成啥人了?

沈秋萍 你觉着自个儿是啥人呀?

沈老三 俺好歹也是沈家的亲骨肉。

沈秋萍 别忘了你现在姓周。 沈老三 你 ……

〔“咚”的一声，一个荷叶包从墙外扔了进来，众皆一 惊。

沈老三 (正堵着气无处去撒)谁呀?吃饱了撑的?

〔少良妈有悟，忙奔过去拾包。 〔徐广昌笑嘻嘻地进来了。

沈秋萍 (厌恶地瞪了他一眼)你出什么幺讹子?

徐广昌 不是有这么一说嘛，嫁出去的闺女给爹过生日，要从 墙头扔进一块肉。这叫……

少良妈 (搭话茬儿)这叫亲骨肉回来了。 沈秋萍 多事。

徐广昌 取个吉利嘛。我这是从丁一刀的肉杠上砍的，一刀

下去，连皮带骨，五花三层，正好六斤六两六。 沈秋萍 我不是说今儿不让你来吗?

徐广昌 都知道今儿是咱爹的八十大寿，我这当女婿的要是

不露面，人家肯定说我狼心狗肺人事不懂…… 沈秋萍 你要来就来吧，你来我走。(气怒而下)

徐广昌 (忙追出去)哎哎哎……秋萍，我走还不行……

少良妈 (拿着一叠钱从后面出来)老三，这钱你还是拿着吧。 沈老三 她让您给我钱您就给?

少良妈 你知道，贞德堂而今她说了算。

沈老三 核着粉碎了“四人帮”,贞德堂又出了个女皇。 少良妈 别说得那么难听。

〔沈昆从室内惊起，喊叫着出来：老二!老二!是老 二?是老二回来了吗?

少良妈 (忙迎上去)爹，是老三回来了，他送来一挑子青菜。

沈老三 爹，您起来了。

沈 昆 我说的是你二叔。

沈老三 我二叔不是在台湾吗?

沈 昆 我眼瞅着他进了院子，穿一身白衣裳，提一只黑箱子



沈老三 您不是在做梦吧?

沈 昆 我干瞪着两只眼，根本就没睡着。

沈老三 那您在屋子里，怎能看见二叔进了院子呢?

沈 昆 (若有所悟)唉，老了，是老了。老糊涂了……

〔沈老三扶沈昆坐下，少良妈给他端来茶。 沈 昆 少良还没回来吗?

少良妈 他知道今儿是您的生日，会回来的。 沈 昆 他到底去做什么买卖?

少良妈 不知道 … …

沈 昆 跟你也没念叨一声?

少良妈 说是要开发贞德堂 …… 沈 昆 开发贞德堂?咋开发? 少良妈 他没说 ……

沈 昆 我总觉乎着要出什么事。 少良妈 能出啥事呢?

沈 昆 这年头怎么都疯魔似地做起买卖来了呢?

沈老三 您没听说吗，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赔个光。

沈 昆 逢商必奸，要是十亿人都变成了奸商，这国家还有救 吗?

沈老三 (心神不宁地转悠着，想把少良妈打发走)大嫂，您炉

子上坐着锅那吧? 少良妈 我煮了几个猪蹄儿。 沈老三 别熬干了锅。

少良妈 干不了，我放的汤挺宽的。

沈老三 大嫂，这大清早的有点儿凉，您再给爹找件衣服。 沈 昆 (瞟了瞟沈老三)老三，你有事啊?

沈老三 没……没事呀。

沈 昆 没事干嘛变着法儿地想把你大嫂支走啊? 沈老三 没……没有呀。

少良妈 爹，俺到车站看看少良回来没有。

沈 昆 少良妈，你别走，就在这儿听着。老三，你知道不知 道?这些年贞德堂遭了大劫大难，是靠着两个女人 支撑过来的。一个是你大嫂， 一个是你妹妹秋萍。

这也是老祖奶奶有德，贞德堂离不开女人。 沈老三 这我明白。

沈 昆 明白就好。贞德堂里里外外，大事小事，都不瞒着这

两个女人。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沈老三 (尴尬地)没……真的没事。

沈 昆 没事?没事也好。少良妈，你扶我进屋吧。 沈老三 (急忙拦住)爹，您等等。

沈 昆 你不是没事吗?

沈老三 其实……是没事……事不大，就不丁点儿的一件小 事。(从怀里掏出一份材料递上去)爹，您看看这个， 麻烦您在上边签个字。

**沈** **昆** (没接材料) ……

**沈老三** 这是我给派出所写的一份申请书。 **沈** **昆** 申请啥呀?

**沈老三** 我想把名字改过来。

**少良妈** (急了)他三叔，你这是要跟少良争贞德堂啊!

**沈老三** 大嫂，您别这么说呀，这贞德堂的继承人，不是还没 明确是沈少良吗?

**少良妈** 这不是明摆着吗?你 ……

**沈** **昆** (制止住少良妈)少良妈，你别说啥。

**少良妈** 爹，这么多年了，俺在贞德堂啥苦都吃了，啥罪都受 了，啥气也都忍了。少良爹死的屈，俺孤儿寡母的， 您可得给俺做主啊!

**沈** **昆** 让你别说啥你就别说啥。

〔沈秋萍悄然进来，站在门口听着里面的谈话，没有 人注意她。

沈 昆 老三，你刚才说写了个啥申请? **沈老三** 我也要求给我落实政策。

沈 昆 你把申请给我念念。

沈秋萍 (走上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爹，还是我替三哥念 吧 。

**沈老三** (惊愕且警惕地看着沈秋萍) ……

沈秋萍 (念纸上的字)……男方沈克礼自完婚之日起，台甫 更为周志富。日后有嗣，皆承周姓，并与原地主之家 庭断绝一切瓜葛，其出身成分亦按周家之贫农待遇。 对其生父沈昆生不养、病不医、死不葬，不负担任何 赡养之义务，亦不继承任何地主家庭之遗产。空口 无凭，立此为证；一诺千金，永不反悔。

**沈** **昆** (不满地)秋萍，你这是干啥呀?

**沈秋萍** 爹，您别忘了，十五年前，我三哥就是拿着这张字据

逼着您在上面签字的。 **沈老三** 你这是从哪儿来的?

**沈秋萍** 你忘了，爹签完字以后，你把我拉到漕运码头上大哭 了一场，把这张字据撕得粉碎。你走了，我又把那些 碎片捡起来，拚在一块儿。我本想让你永远记住这 耻辱，没想到今儿却在这儿用上了。

沈老三 爹，我对不起您，我那会儿年轻，没经过事。睁开两 只眼，前边是河，后边是井，我只好走周家这根独木 桥了……

沈 昆 老三，用不着难过，我没有责备你。包括你二哥在 内，这么多年了，我都没说过一句埋怨的话。你大哥 倒是条硬汉子，管啥?鸡蛋还碰得过石头吗?到头 来还不是把自个儿毁了?

**沈老三** (释然地)爹，您……同意了?

**沈** **昆** 同意啥?

**沈老三** 在上边签字啊!

**沈** **昆** 当初你那张纸上是怎么写的?

**沈老三** 您不是说，当初是形势所迫吗?

**沈** **昆** 形势再怎么“迫”你，你别答应啊!既然答应了人家， 就得说话算数。仁义礼智信，为人得讲个信字。再 者说了，人家周家是因为没有儿子才招你入赘的。 你要是把姓改过来，不就断了人家周家的后吗?

**沈老三** 我本来就不姓周，我姓沈。

**沈** **昆** 你姓沈不假。可你当初在沈家混不下去了，是人家 周家收留了你。人家给了你媳妇，给了你房子，给了

你吃香得益的好成分。怎么着?这会儿形势变了， 你又想把周家一脚蹬掉，这缺德不缺德啊?咱贞德 堂不能办这忘恩负义没良心的事!

〔沈昆起身朝自己的卧室走去。

沈老三 (边追过去边喊着)爹，您听我说，我没把周家一脚蹬 掉啊。我就是把姓改过来，那媳妇还是我的媳妇，孩 子也还是我的孩子 …… (追下)

**少良妈** (感激地)他姑，你把俺少良救了。

**沈秋萍** 大嫂，瞧您说哪儿去了。您的儿子不就是我的儿子 吗?

**少良妈** (小心地)他姑，俺就把少良托付给你了。有你这棵 大树给他遮风挡雨，俺就放心了。

**沈秋萍** 你没看见吗，这孩子大了，翅膀硬了，越来越不听我 的 了 。

**少良妈** 你该咋说就咋说，该咋管就咋管，俺不嗔着。

**沈秋萍** 大嫂，我让魏民给爹做了一身衣服，差几个算盘疙瘩 他怎么也打不好。

**少良妈** 像他这么年轻的裁缝哪儿会打算盘疙瘩啊?

**沈秋萍** 我把衣服拿回来了，顺便跟您学学，赶明儿咱也教他 一招儿。

**少良妈** 我屋里正好还有几个现成的呢。要是不够，咱再一

块儿打几个。(沈秋萍和少良妈上楼)

〔沈昆自卧室出，沈老三依然紧跟在后面。

**沈老三** 爹，我把名字改过来，绝不是要争贞德堂的继承权。 我只想堂堂正正地做一个贞德堂的人。

**沈** **昆** 你要是真把自个儿当成贞德堂的人，就到后边给你 大嫂帮把手。十几个人的菜饭，她一个人忙得过来

吗?

**沈老三** 行，行。我这就去，这就去。真格的了，我还能做几 个拿手菜呢。(沈老三下)

〔沈少良踌躇满志、兴致勃勃地回来了。 **沈少良** 爷爷，爷爷……

沈 昆 (阴沉着脸看了看孙子，没理睬他)……

沈少良 (讨好地)爷爷，今儿是您的八十大寿，我没忘。您

瞧，我还给您买来一个生日蛋糕。 沈 昆 少良，这些天你到哪儿去了?

沈少良 (立即放下蛋糕，打开文件包，从里边拿出一份文件)

爷爷，我现在正干一件大事。 沈 昆 不是篡党夺权吧?

**沈少良** 您想我点儿好事行不行? **沈** **昆** 出息不小啊!

**沈少良** 您先听听这个，您听好了，听完之后请您多提宝贵意 见——该产品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是贞德堂独家生 产的有着独特配方独特风味的饮食珍品；自从乾隆

年间起，就成了专供皇妃贵族享用的贡品…… 沈 昆 (打断了沈少良)你先等等，你说的这是啥呀?

沈少良 咱贞德堂的传家宝妃子糕啊! 沈 昆 妃子糕?妃子糕在哪儿呢?

沈少良 您不是有秘方吗? 沈 昆 秘方?

沈少良 妃子糕的秘方不是传到您的手里了吗? **沈** **昆** 秘方在我手里?

**沈少良** 爷爷，您……到底有没有秘方? 沈 昆 有秘方就有妃子糕吗?

54 ·

**沈少良** 这您就不用操心了。您看，工商、税务、卫生、环保， 还有经委、计委、土规委……一切手续我都办好了。

**沈** **昆** 有了这些手续，就能生产妃子糕吗?

**沈少良** 当然还需要有厂房、设备、流动资金…… 沈 昆 你说的倒轻巧，这些是啥?这些是钱!

**沈少良** 钱好办，有人出钱。 **沈** **昆** 谁那么冤大头啊? **沈少良** 算是合作嘛。

**沈** **昆** 你先告诉我，跟谁合作啊?

**沈少良** 甭管是谁，有人出钱不就行了吗? 沈 昆 有人出钱还要咱干啥?

**沈少良** 咱出牌子，出秘方呀。

**沈** **昆** 就是说，有人要用咱的牌子、咱的秘方去赚钱? **沈少良** 赚了钱两家分呀。

**沈** **昆** 你这不是在卖咱的祖宗牌吗?

**沈少良** 咱贞德堂除了这几个祖宗牌，还有什么呀?

**沈** **昆** 你混账!

〔沈秋萍从楼上下来。

**沈秋萍** 爹，您的衣服魏民给您做好了，您试试吧。 **沈** **昆** (赌气地)我不穿。

**沈秋萍** 少良，你出去这么多天了，怎么刚回来就惹爷爷生 气?(把衣服放在沈昆面前，走到沈少良身边)少良，

你是不是要开发妃子糕，爷爷不同意? **沈少良** 姑，您……您知道了。

沈秋萍 你本来也不该瞒我，让我知道了，我不是还能帮你做 做工作吗?

**沈少良** 您……真的肯帮我?

**沈秋萍** 瞧你说的，不信问问你妈，在哪件事上，我不是站在 你一边呀?

**沈少良** 姑，您要是同意，咱一块儿干吧。

**沈秋萍** 我可不想从你的碗里抢粥喝，你也别把我当贼防着。 我还是先帮你劝劝爷爷吧。

**沈少良** (不放心地)姑，您要是劝爷爷，得讲点儿策略。千万 别说 ……

**沈秋萍** 不说哪儿行啊!

**沈少良** 先别说我跟谁合作，因为……

〔沈秋萍不等沈少良说完，就急忙走向沈昆。 沈少良 (更加小心地)姑，姑……

沈秋萍 爹，您别跟少良生气。其实，他想开发妃子糕，振兴 贞德堂，还是满有志气的嘛。

**沈少良** 就是嘛，咱总不能窝在这破楼里坐吃山空吧? **沈** **昆** 振兴贞德堂我不反对，可这里边得有个原则。 沈秋萍 爹，您也得换换脑筋了。

沈少良 就是嘛，贞德堂也得适应改革开放的潮流。

沈秋萍 爹，少良说的不错。您想想啊，八国联军烧过圆明园 吧?日本人搞过南京大屠杀吧?美帝国主义一直跟 咱势不两立吧?现在怎么样?不是都把人家请进来

了吗?投资、开工厂、办公司，政策还挺优惠。 **沈少良** 就是嘛，咱别再捧着金饭碗当叫花子了。

沈秋萍 爹，将国事比家事，冯大宝他……

沈少良 (急忙打断沈秋萍)姑 ……

沈 昆 等等，你跟我提冯大宝干啥? 沈少良 姑……您跟爷爷说说妃子糕。

沈秋萍 爹，我是说，咱跟冯家虽说有仇，可冯大宝的钱还是

可以利用的。

**沈** **昆** 啥?你想要冯大宝的钱?

**沈秋萍** 少良不是要跟他合作开发妃子糕吗? 沈少良 姑 … … 你?

沈 昆 少良，你姑说的是真的? **沈少良** 是真的又怎么样?

**沈** **昆** (拍案而起)是真的你就给我滚出去! **沈少良** 滚就滚!(气忿地朝外走去)

**沈秋萍** (急忙追过去把他拉住)少良，别耍小孩子脾气。 **沈少良** (不满地甩脱沈秋萍)哼 ……

**沈** **昆** 你让他走，出了这个门就再也别回来。

〔少良妈闻声从楼上下来。 **少良妈** 少良，今儿是爷爷生日!

〔沈少良放慢了脚步。

〔沈克俭进来了，手里拿一纸卷。差点儿跟沈少良撞 个满怀。

**沈克俭** 少良，你……要出去?

**少良妈** 哟，他二叔回来了。少良，快给你二叔倒茶去。 〔沈少良站着不动。

〔沈克俭来到沈昆面前。 **沈克俭** 爹。

**沈** **昆** (抬头看了看他，没说什么) ……

**沈克俭** 爹，您八十大寿，我也没给您买什么礼物。 **沈** **昆** 回来就好。

**沈克俭** 我带回来一样东西。

〔沈秋萍帮助把纸卷打开。赫然现出“贞德堂”三个 大字。

**沈** **昆** (惊愕地)这是 ……

**沈克俭** 咱家在这大厅里不是照过一张全家福吗?我请人放

大了这张照片，大小跟那金匾一样。 沈 昆 好，挂起来，挂在这大厅上。

〔众人七手八脚地把金匾照片挂在大厅上。

**沈老三** (从后边闻声跑出来),二哥，你可真棒，你算是给爹 带来一件开心的物件。

沈 昆 (感慨万端地)二百多年了，“贞德堂”三个大字，就挂 在这大厅上。紫檀木，馏金字，乾隆爷的御笔……没 啦!少良，你过来。

**少良妈** (拉着沈少良)快去，爷爷叫你呢。

**沈** **昆** (对沈少良)你只知道妃子糕，你知道贞德堂吗? **沈少良** (不语) … …

**沈** **昆** 克俭，你把贞德堂的事跟他们讲讲，让他们别忘了祖 宗。

沈老三 爹，这事我可没忘。当年乾隆爷带着三宫六院七十 二偏妃从漕运码头下江南，每次都到咱贞德堂来吃 妃子糕 ……

**沈** **昆** 老三，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

〔冯大宝悄然而入，听着沈家人的谈话。

沈克俭 据县志记载，乾隆皇帝第 一 次来的时候，是乾隆21 年秋天，也就是1756年。那一天咱老祖奶奶正在厨 房里和面做糕，来不及梳洗就出来见驾。乾隆皇帝 见到咱老祖奶奶，随口吟出了两句诗：汗流粉面花含 露，糠铺娥眉柳带霜。然后就要带老祖奶奶进宫。 老祖奶奶急忙跪下说：我去年刚死了丈夫，公婆年高 体病，我一边要尽孝，一边要守节，实在不能受圣上

恩泽。乾隆皇帝听了，又爱怜，又感动，提起笔来写 下了“贞德堂”三个大字……

〔冯大宝在后边鼓起了掌，众皆把目光转向他。

**沈少良** 冯厂长，咱开发妃子糕的事没戏了，我爷爷不同意。

**冯大宝** 当初我就跟你说过，你爷爷他不会同意的。 **沈** **昆** 冯大宝，你来干什么?

**冯大宝** 沈大伯，刚才二哥的故事讲得挺精彩 …… **沈** **昆** 那不是故事，那是历史。

**冯大宝** 可是还有一段历史被二哥漏掉了，这得请教大伯您 了。您说，老祖奶奶到底姓什么呢?

**沈** **昆** 当然是姓沈了。 **冯大宝** 那贞德堂呢?

**沈** **昆** 贞德堂也理所当然的姓沈。

**冯大宝** 可是，老祖奶奶当初嫁给的是谁家，又给谁家尽孝， 给谁家守节呢?

**沈** **昆** 不错，是你们冯家。可你别忘了，乾隆皇帝那块金匾

是赐给老祖奶奶的，不是赐给你们冯家的。

**冯大宝** 可也不是赐给你们沈家的呀! **沈** **昆** 老祖奶奶姓沈。

**冯大宝** 别忘了三纲五常夫为妻纲。

**沈** **昆** 这件事你们冯家从来就没有服气过。有皇上的时 候，你们告过；民国的时候，你们也告过。直到土改 划成分的时候，你们怕戴上地主的帽子，才声称贞德 堂跟冯家不沾边。

冯大宝 我知道这是一场打不清的官司。二百多年了，你们 沈家人一辈一辈往下传，一定不要让贞德堂改姓；我 们冯家人也一辈一辈地起誓发愿， 一定要把贞德堂

夺回来。可到了我这一代，我想明白了，我不在乎贞 德堂姓什么了。

沈 昆 那你为啥还削尖了脑袋往贞德堂里钻?

冯大宝 我只想用贞德堂赚点儿钱，这对你们沈家也有好处。 沈 昆 我要是不同意呢?

冯大宝 那我就再给您加个条件。 沈 昆 啥条件?

冯大宝 我帮助贞德堂把那块御赐金匾找回来。 沈 昆 你知道金匾在哪儿?

冯大宝 不知道。

沈 昆 那你到哪儿去找?

冯大宝 我有钱。这年头，有钱就没有办不了的事，您信不信? 沈 昆 (没言语) … …

冯大宝 好了，今儿是您的八十大寿，我不给您添堵了。我提

的条件您考虑考虑，告辞了。 〔冯大宝走后，沉默有顷。

沈 昆 (突然地)秋萍，小魏师傅给我做的衣服呢? 沈秋萍 在这儿呢。

沈 昆 你帮我换上。

〔沈秋萍扶父亲进卧室。

沈老三 (走到沈克俭身边)二哥，我跟你说的事你别忘了。 沈克俭 什么事呀?

沈老三 你瞧是不是，不是谁的事谁不往心里搁。眼下地主 都摘了帽子了，可我还给人家当儿子呢。

沈克俭 你不就是想回贞德堂吗? 沈老三 是啊。

沈克俭 你没见今儿爹心里烦吗?提这事有好吗?

**沈老三** 我是说等爹一会儿高兴了……

〔外边呼救声骤然响起：“救人啊- 快救人啊 有人跳河了”沈少良急忙跑了出去。沈秋萍陪父亲 从卧室出来。沈昆一身长袍马褂六合帽……

**沈** **昆** (威严地走到供桌前)贞德堂的老祖奶奶，贞德堂的 列祖列宗，受您这些不孝儿孙一拜吧!

〔沈昆跪下。全家人随跪下。四起八拜 ……

〔沈仑上—白西装，提黑色密码箱。见状，亦悄然

跪拜。拜毕，二老相视而立，良久。 沈 昆 老二?老二……是你吗?

沈 仑 大哥……大哥—

〔二老相搀相抱，众皆愕然。沈少良背崔萌萌上，众

帮助救护，齐入内室。大厅里只留下了二老。 沈 昆 50年了，你到底回来了?

沈 仑 我找到了贞德堂，见到了这块金匾。 沈 昆 金匾?

沈 仑 乾隆皇帝的御赐金匾。 沈 昆 这金匾是假的。

沈 仑 假的?那真的呢? 沈 昆 真的没了!

沈 仑 没了?

沈 昆 文化大革命 …… 沈 仑 啊 ……

**第** **二** **幕**

**时** **间** 一个月以后；时值七月十五河灯节；夜晚。

**第** **一** **场**

〔地点：大运河端头，古漕运码头。 〔幕启：长空朗月，大河碧波。

〔满河灯盏顺流而下，如繁星闪烁。

〔童谣声欢快无邪，神秘得有如天籁。

河灯河灯水上流， 高高山上一头牛，

牛牛没犄角， 这是什么牛? 小 — — 牛!

河灯河灯水上走， 门前卧着一条狗?

拉它它不动，打它它不走，

这是什么狗， 死 — — 狗!

河灯河灯水上漂，

前边来了一只猫， 碰到一只小耗子， 伸伸腿，弯弯腰， 喵喵儿地过去了， 这是什么猫?

瞎-——猫……

〔徐广昌驾着小舟驶向岸边。他拴好船，登上岸。沈 秋萍早已在码头上等着他。

**徐广昌** (讨好地)秋萍，饭我都做好了，屋子我也收拾干净 了，爹让我接你回去。

**沈秋萍** (递给徐广昌一包钱)这是三万块钱，你点点吧。

**徐广昌** (怕烫似地向后躲闪着)秋萍，你 ……你怎么动真格 的了?

**沈秋萍** 我向来也没有把这当儿戏。

**徐广昌** 我那是一时说的气话，算我犯浑还不行?

**沈秋萍**，广昌，你这是何苦呢?咱俩不能在一块儿过了，咱过 不下去了。

徐广昌 (又一时火起)我就不明白，有什么过不下去的?你 瞧瞧别家的两口子，整天价姥姥奶奶地卷，拳头棒子 地打，还照样一口锅里抡马勺，照样一张床上睡觉生 孩子。咱怎么了?自打结婚到如今，我骂过你一句 脏话没有?捅过你一个指头没有?我总是把你当戚 (读qie) 儿似地礼宾着。可你呢?整年价驴脸瓜耷 的，从没正眼看过我。十三年了，就是一块石头也该 把它捂热了吧?

沈秋萍 可人不是石头，人是有感情的。

**徐广昌** 你能说我对你没感情吗?有好吃的，我记着你吃；有 钱，我记着你花。脏活累活儿，我舍不得让你干，心 疼你。再者说了，我怎么了?我不喝酒，不耍钱，不 像冯大宝似地在外边搞女人，就是抽点儿叶子烟也 是自个儿种的，你还让我咋样啊?

沈秋萍 广昌，我没让你咋样。你没有错，你挺好的。在许多 女人的眼里，你都是个好丈夫。按说我也该知足了， 有多少次，我都咬着牙强迫自己去爱你，去跟你好好

过日子。可是不行 …… **徐广昌** 为什么不行?

**沈秋萍** 我管不住我自己的心。

**徐广昌** 你心里是不是有了别人?

**沈秋萍** 你让我说实话吗? **徐广昌** 你说吧，我抗得住。

**沈秋萍**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也不该告诉你，这是很伤人的。 **徐广昌** 他是谁?

**沈秋萍** 是我中学时的一个同学。 **徐广昌** 他在哪儿?

**沈秋萍** 在我的心里。 **徐广昌** 多长时间了? **沈秋萍** 二十多年了。

**徐广昌** 这么说，你从来就没爱过我? **沈秋萍** 也可以这么说吧。

**徐广昌** 你跟我结婚，跟我一口锅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一 间屋子里过日子，心里却总是想着他。闹了半天你 是在蒙我啊!你是在拿纸糊的玩艺儿糊弄我啊!我 他妈成什么了我?(痛苦地蹲在地上)

沈秋萍 (同情而又两难地)广昌，我……我对不起你。这些 钱你还是拿着吧……再娶一个……娶一个能跟你好 好过日子的。

〔沈秋萍放下钱，转身离去了。徐广昌傻子似地看着 她的背影。沈老三提着河灯上。

徐广昌 (极其痛楚地)秋萍，我……我真的爱你啊! 沈老三 这样狠心的娘们儿，有什么值得爱的?

徐广昌 三哥 ……

沈老三 算了，走，跟我放河灯去。放完河灯咱到金潞园去喝 酒。

徐广昌 不，三哥，我离不开她。我这心里头……不能没有

她 。

沈老三 她心里有你吗? 徐广昌 她心里有一个人。 沈老三 谁 ?

徐广昌 她说是她中学时的同学。 沈老三 魏民?

徐广昌 哪个魏民?

沈老三 就是给咱爹做长袍马褂的那个小裁缝，我早就看出 了他们在狗恋单。刚才我过来的时候，正看见他在

北浮桥底下猫着呢。 徐广昌 他们在约会?

沈老三 广昌，走，带着你的鱼叉，三哥为你两肋插刀了。 徐广昌 三哥，这……

沈老三 咱大运河里涮出来的男子汉，怎能当活王八? 徐广昌 三哥，别……别把秋萍往绝路上挤。

沈老三 哎呀，你怎么连裆都支不起来?这口气你咽得下，我

都咽不下。走，三哥替你做主了!

〔沈老三拉徐广昌下。沈少良和崔萌萌捧着两个河 灯 上 。

**沈少良** 萌萌，把河灯点上。

**崔萌萌** (点亮河灯)往河里放吗?

**沈少良** 等等，先等等。(恋情中燃烧着诗情)萌萌，你看，今 天的月亮真圆。

**崔萌萌** (颇受感染地)你看河里的那个大月亮，像是在偷偷 地瞧着咱笑。

**沈少良** 一会儿咱拜完月，就跳下去游泳。 **崔萌萌** 糟了，我没带游泳衣。

**沈少良** 我们这儿的人，从来都不穿游泳衣。讲礼的街道，不

讲礼的河道嘛。 **崔萌萌** 真野蛮。

**沈少良** 听说国外有一种天体浴场，男男女女地在一块儿游

泳，都是赤身裸体的。 **崔萌萌** 人家那叫回归自然。

沈少良 噢，中国人光屁股叫野蛮，外国人光屁股叫回归自 然，这理跟谁讲去?

崔萌萌 跟月亮讲。 沈少良 好，来吧。 崔萌萌 干什么?

沈少良 拜月啊。

崔萌萌 (犹豫不决地) … …

**沈少良** (无察觉)老年间婚姻由父母包办的时候，我们这儿 就有了这风俗：青年男女私订终身，都要在七月十五 河灯节这天来拜月，拜了月就等于婚姻合法了。

**崔萌萌** 就是说，拜了月我们就算是夫妻了? **沈少良** 那当然了。来，把裤腰带解下来。

**崔萌萌** (惊慌地)干……干嘛呀?

**沈少良** 让你解你就解嘛。

**崔萌萌** (不知所措地)不，少良，你听我说……不是我不爱 你，也不是我不愿意……只是……只是我们的结合 挺神圣的是不是?我们不能苟合是不是?我想 …… 还是等我们结了婚再……

**沈少良** 哎呀，你想哪儿去了?我让你解裤腰带，又不是让你 脱裤子!

**崔萌萌** 那……那你要干什么?

**沈少良** 用咱俩的裤腰带打一个“同心结”。让月佬作证，咱 俩的命运就连在一起了。

**崔萌萌** (释然地)嘻嘻，差点儿把我吓神经了。

〔崔萌萌解下裤腰带；沈少良打着“同心结”;

〔后面传来了冯大宝的声音：“少良，你在这儿呀，让 我好找。”

〔冯大宝上来，见到崔萌萌，二人均一惊。

〔崔萌萌抱起两个河灯避开了。冯大宝愣愣地看着 她的背影。

**沈少良** 冯厂长，您找我有事啊? **冯大宝** (惊醒般地)啊?

**沈少良** 我问您找我干嘛呀?

**冯大宝** 噢……是这么回事。你不是说，你爷爷对我提出的 那个条件很感兴趣吗?

**沈少良** 是啊，他做梦都梦见那块金匾找回来了。 **冯大宝** 那为什么你二爷又跟你姑合作了。

沈少良 他们合作什么?

冯大宝 你还蒙在鼓里呢?开发妃子糕啊! 沈少良 这……不可能吧?

冯大宝 你二爷把三万块钱的好处费都给了你姑了。 沈少良 有这事?

冯大宝 少良，为这事我可投进十来万块钱了，你可别把我撂 在冰上。

沈少良 放心，谁折腾也没有用，反正是秘方在我爷爷手里攥 着呢。

冯大宝 可你还不是贞德堂的继承人。 沈少良 这还有跑儿吗?

冯大宝 难说，蒸熟的鸭子都能飞了。 沈少良 ……

冯大宝 少良，刚才……那小姐? 沈少良 她叫崔萌萌。

冯大宝 就是你从大运河里救上来的那个姑娘吧? 沈少良 您认识她?

冯大宝 她没有走? 沈少良 她不走了。

冯大宝 你们要在这儿拜月? 沈少良 我要跟她结婚。

冯大宝 噢……好，也好…… 沈少良 您是说萌萌好?

冯大宝 别忘了我刚才说的那件事。

〔冯大宝离去；崔萌萌快快而归。

〔徐广昌回到岸边，愁苦地坐在船上。 崔萌萌 他走了?

沈少良 他叫冯大宝，是大运河食品厂的厂长。 崔萌萌 ……

沈少良 那两个河灯呢? 崔萌萌 放了。

沈少良 咱还没拜月呢，你咋就把河灯放了? 崔萌萌 少良，我……我不想跟你拜月了。

沈少良 啊?刚才不是说得好好的吗? 崔萌萌 我……我不能嫁给你。

沈少良 可是你说过你爱我，你要嫁给我的。 崔萌萌 我……说过，我是说过的那样的话。 沈少良 那你为什么又变卦了?

崔萌萌 我……受不了。 沈少良 受不了什么?

崔萌萌 受不了我自己……你知道，我说出那样的话来心里

有多难受?我的心总是在命令我要跟你说实话 …… 沈少良 你跟我说的不是实话?

崔萌萌 可我又怕说出实话来会失去你…… 沈少良 这到底是为什么?

崔萌萌 因为……因为我太爱你了。正是因为我爱你，才越 是觉得不该欺骗你。

沈少良 欺骗我?你欺骗我什么了?

崔萌萌 一个月以前，是你从大运河里把我救上来的。可是 你知道不知道，你救上来的不是一个人?

沈少良 还有谁?他在哪儿? 崔萌萌 (指肚子)在这儿。

沈少良 孩子?

崔萌萌 我怀孕了。

沈少良 谁的孩子?

崔萌萌 (沉默不语) ……

沈少良 到底是谁的孩子?萌萌，你跟我说实话吧，求求你

了!

崔萌萌 我说的都是实话。别问了，你让我走吧。 沈少良 你要到哪儿去?

崔萌萌 不知道，也许会去海南岛。 沈少良 去海南岛?你一个人?

崔萌萌 还有他，我的孩子。 沈少良 那怎么行呢?

崔萌萌 你放心，我不会再寻短见了。

沈少良 可是……你走了以后，我……我怎么办呢?

崔萌萌 娶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吧，你这么好的人，会有人爱 你 的 。

沈少良 不!我谁也不要。我就要你!我只要你! 崔萌萌 别说傻话了，你会后悔的。

沈少良 萌萌，我爱你，我太爱你了!只要你跟我说清楚，我 不会计较的。我一定把你的孩子，当成我自己的孩 子。萌萌，相信我吧。

崔萌萌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心话。如果你真的

这样爱我，真的要娶我，就别问这孩子，行吗? 沈少良 ……

崔萌萌 少良，我知道这不公平。不过，这实在是不能告诉

你 。

沈少良 为什么?

崔萌萌 也别问为什么,好吗?如果你非要问不可，我宁可不 嫁给你，也不能告诉你。

沈少良 ……

崔萌萌 少良，对不起了……(掩面而下) 沈少良 萌萌，萌萌……

〔沈少良追下。

〔徐广昌解缆撑篙。 〔远处，童谣声复起。

**第** **二** **场**

〔地点：贞德堂后花园。

〔幕启：一座假山，几簇修竹花荫，木凳石桌，放河灯 的童谣依稀可闻，贞德堂的沈昆、沈仑二老在品茗谈 话。

沈 昆 你是说，台湾也有一座贞德堂? 沈 仑 有一座。

沈 昆 是你盖的? 沈 仑 我盖的。

沈 昆 跟这一模一样?

沈 仑 一模一样。就是缺了乾隆皇帝的金匾。

沈 昆 那就更一模一样了，这儿的金匾不是也没了吗? 沈 仑 就不能再找一找了吗?

沈 昆 这么说，这些年你发了? 沈 仑 你知道我是怎么发的吗? 沈 昆 这还真想听听。

沈 仑 我是靠经营咱贞德堂的传家宝发的财。

沈 昆 传家宝?

沈 仑 —— 妃子糕!

沈 昆 (惊愕地)你经营妃子糕? 沈 仑 这生意相当不错。

沈 昆 你……你从哪儿弄到的秘方? 沈 仑 我没有秘方。

沈 昆 那你怎么做的妃子糕? 沈 仑 我自己研究出来的。

沈 昆 哈哈哈哈 … …

沈 仑 大哥，我知道你肯定会笑话我的。

沈 昆 等等，让我想想……你今年六十八了吧? 沈 仑 不错，我正好比你小一轮。

沈 昆 可妃子糕已经失传七十年了。你知道妃子糕什么样 吗?你知道妃子糕什么味儿吗?你知道妃子糕是怎 么做出来的吗?哈哈哈哈 ……

〔沈仑打开石桌上放着的一个精美的包装盒，托到沈 昆面前。

沈 仑 大哥，您先尝尝这个。 沈 昆 这是什么?

沈 仑 您先尝尝。

〔沈昆取出一块放进嘴里，慢慢地品味着。

沈 昆 这甜是淡淡的，香也是淡淡的，焦嫩酥脆，入口即化



沈 仑只要吃那么一口，回味三日而不绝。

沈 昆 嗯，是个好东西。

沈 仑 更主要的是，这种食品是纯天然原料制成的，含糖量 极低，吃了不但不会发胖，还能减肥；还能使皮肤白

皙娇嫩，容光焕发。近些年来，人越活越活不够，越 活心气越高，恨不得把整个地球都消耗光才肯老、肯 死、肯罢休。所以凡是经营减肥美容食品的，大抵都 能发财 。

**沈** **昆** 你就是靠这个发的财?

沈 仑 你不也说它是个好东西吗? 沈 昆 可它毕竟不是妃子糕。

沈 仑 我一直叫它妃子糕，贞德堂正宗的妃子糕。 沈 昆 你就这样蒙人家?人家信吗?

**沈** **仑** 海峡两岸互相封闭的时候，没有人不信。可是去年 有个记者回了一趟大陆，回去就发表文章，说我那妃

子糕是冒牌货。

**沈** **昆** 本来就是冒牌货嘛。

**沈** **仑** 大哥，你知道不知道?在台湾，生产冒牌货是要治罪 的!

沈 昆 治什么罪?

沈 仑 弄不好，我不但要破产，还得去坐牢! 沈 昆 有这么厉害?

沈 仑 大哥，五十年了，我在外边像一片叶子似地飘飘落 落，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真真的九死一生 啊!到老了，我才混到一碗安生饭……要是我真的 吃上这场官司，我只好跳进大海，死无葬身之地了 ……大哥，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

沈 昆 你让我怎么救你? 沈 仑 ……妃子糕的秘方。 沈 昆 妃子糕的秘方?

沈 仑 我必须把真正的妃子糕拿出来才能证明我无罪。

**沈** **昆** 唉 … …

**沈** **仑** 大哥，看在咱一母同胞的份儿上，你就拉我一把吧! **沈** **昆** 我要是真能救你就好了。

沈 仑 大哥，你不肯把秘方给我?我不是白要的，你提什么

条件，我都答应。

**沈** **昆** 我要是没有秘方呢?

沈 仑 你是贞德堂的继承人，秘方就在你手里。我真不明 白，你为什么死死攥着秘方不放，你真的要把它带进 棺材里?

沈 昆 按照老祖奶奶的遗训，我必须把它传给我的继承人。 〔后园的门一响，沈秋萍只穿着一件衬裙，非常狼狈 地进来了；二老一惊，沈秋萍欲进不能，欲退更不能。

**沈** **昆** 秋萍，你怎么这副样子?

**沈秋萍** 我放河灯掉在河里，把衣服都弄湿了。 **沈** **仑** (关切地)快去换身衣服吧，小心着凉。

〔秋萍进了楼。

**沈** **仑** 大哥，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准备把谁立为贞德堂的继 承人?

**沈** **昆** (为难地摇着头) ……

〔沈仑叹了一口气，沮丧地离去了；少良妈拿着一件 衣服出来了。

**少良妈** 爹，二叔呢? **沈** **昆** (无语) ……

**少良妈** (把衣服给沈昆披上)爹，天儿不早了，您早点儿歇着 吧 。

〔换好了衣服的沈秋萍出来了。

〔沈少良怒气冲冲地闯进来，后边紧跟着沈老三，沈

老三把一包东西放在花荫下，又朝后招呼着。 **沈老三** 二哥，你快进来呀?

**沈克俭** (走进门)这么晚了，你把我找来干什么? **沈老三** 没别的，就让你做个证，主持个公道。

〔沈昆疑惑地看着众子孙的突兀到来。 **沈少良** 爷爷，您同意了?

**沈** **昆** 我同意什么了?

**沈少良** 您同意我姑和我二爷合资了? **沈** **昆** 合什么资?

**沈少良** 他们要合资开发妃子糕!

**沈** **昆** 又是妃子糕妃子糕，你们还有完没有?

**沈少良** 这么说您不知道?

**沈** **昆** 我知道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沈秋萍 少良，深更半夜的你这是干嘛呀?至于这样兴师问 罪的吗?

**沈少良** 我要把事情弄清楚!

**少良妈** 少良，别没大没小的，不许跟你姑这样说话。 沈少良 妈，您别管，这是个阴谋。

沈秋萍 嗬，还阴谋。什么阴谋?就算我跟你二爷想干点儿 什么,也是以贞德堂的名义，得到好处不是也有你一

份儿吗? 沈少良 那钱呢? 沈秋萍 什么钱?

沈少良 二爷给了您三万块钱，您为什么一个人独吞了? 沈秋萍 (猝不及防地)这 ……

沈 昆 秋萍，你拿了你二叔三万块钱? 沈秋萍 (无奈地)拿了。

**沈** **昆** 卖贞德堂的钱? 沈秋萍 就算是吧。

沈 昆 钱呢? **沈秋萍** 没了。

沈 昆 没了?哪儿去了? 沈秋萍 我给徐广昌了。

**沈** **昆** 那不还是你一个人独吞了吗?我还没死呢，你就把 我一脚踢开了。怪不得有人说粉碎了“四人帮”,贞 德堂又出了个女皇。我还护着你，闹了半天你真的 这么霸道。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利?啊?

沈秋萍 (看了沈老三一眼)爹，我知道这些嚼舌根子的话是 从谁嘴里说出来的，我懒得搭理他。既然今儿个您 又把这话提起来了，我得为自个儿说两句了。您问 谁给我这么大的权利，在贞德堂我还不该有这点儿 权利吗?没有我沈秋萍，贞德堂能熬到今天吗?别 的甭说，“文化大革命”一来，您老人家被专了政；我 大哥钻了井筒子；我二哥跟您划清了界限；我三哥更 名改姓倒插门儿给人家当儿子去了……当时我正在 潞河中学读书，本来我是可以跟同学一起去黑龙江 兵团的。可为了支撑这个家，我回来了。那一年少 良得了急性脑膜炎，弄到医院人家硬是不收。贫下 中农看病，有“六.二六”指示，有“合作医疗”,地主狗 崽子只能先付押金，开口就要三千块。那会儿全家 被赶出了贞德堂，住在生产队的一间机井房里，穷得 拿高粱杆儿当筷子用，上哪儿去弄三千块钱?不是 就这样我才把自个儿卖给了徐广昌吗?少良，我真 没想到你今儿个竟说出这样没良心的话。你知道我

给徐广昌那三万块钱是干什么用的吗?那是我赎身 的钱!

**少良妈** (关切地)他姑，你真的要跟广昌离婚?

**沈秋萍** 一个女人，把自个儿卖了，跟一个根本不喜欢的男人 一锅里吃饭，一床上睡觉，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三 年五载，一挺就是十三年。这苦巴苦熬、忍屈受辱的 滋味儿你们谁知道?你们谁同情过我，谁可怜过我， 谁为我想过吗?

**沈老三** 就算是跟他离婚，也犯不上给他那么多钱呀?

**沈秋萍** 这十三年，连大街上的烤白薯都涨了十倍，我还不该 涨十倍吗?再者说了，当年徐广昌那钱来的也不容 易，他爹为了弄钱，三九天钻冰窟窿摸鱼，落下了老 寒腿的病根儿，至今还瘫在床上。人这一辈子，有几 个十三年?可这十三年是我一生中最好的十三年。 我再不把自个儿赎出来，我这辈子不就完了吗?

沈 昆 秋萍，这些年让你受苦了，这我心里有数，大伙儿心 里也有数。可我就不明白，你心急火燎地闹离婚，到

底想干什么呢?

沈秋萍 我想好好活一回。 沈 昆 咋个活法儿?

沈秋萍 我先得赚钱。

沈 昆 你拿什么去赚钱?

沈秋萍 这就得问您了。我也不明白，您为什么死攥着妃子 糕的秘方不撒手呢?眼下政府允许老百姓发家致富 了，贞德堂这棵摇钱树，连外人都瞧着红了眼。可您 呢，瞪着俩眼看着全家咬着牙过穷日子，又瞪着俩眼 看着满地的票子从脚底下滚走，您这到底动的是什

么心思啊?

沈克俭 爹，秋萍说的也在理儿。上次少良跟冯大宝合作，您 怕咱贞德堂改了姓，这俺理解。二叔又不是外人，现 在又搞合资，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沈** **昆** (没理睬沈克俭，依然对沈秋萍说)既然你没有妃子 糕的秘方，那你跟你二叔搞什么合作?

**沈秋萍** 您别忘了，我二叔手里可有妃子糕。 **沈** **昆** 那是假的。

**沈秋萍** 只要把咱这个贞德堂的牌子打出去，就没有人敢说 是假的了。

**沈少良** 我说姑，您这招儿可够损的。从锅底下把柴禾一撤 爷爷手里那妃子糕的秘方，可就成了一张废纸了。

**沈老三** 这不就等于她把贞德堂一锅端走了，把别人都撂在 冰上了吗?

**沈秋萍** 这是我们沈家的事，外姓人没权利说话。

**沈老三** (被噎得哑口无言) ……

**沈秋萍** 爹，不是我挤兑您，您要是不把妃子糕的秘方拿出 来，我就只好这么做了。

**沈** **昆** (拍案而起)你要是敢这么做，我就敢到工商局去告 你!你这是为贞德堂好吗?你这是在败坏贞德堂! 把乾隆皇帝赐给贞德堂的好名声都糟蹋了，把老祖 奶奶二百多年的脸都丢尽了!

**沈老三** (抓住了机会)爹，真正丢人现眼的事您还不知道呢， 您知道外边说咱贞德堂什么?

**沈** **昆** 说什么?

**沈老三** 我说出来您可别生气。 **沈** **昆** 你快说!

沈老三 人家说，贞德堂的老祖奶奶是靠守节尽孝得到的金 匾，而今金匾没了，贞德堂的女人竟搞起破鞋来了



**沈克俭** 老三，别胡说，

**沈** **昆** 谁他妈这么糟蹋贞德堂?我找他算账去!

**沈老三** 您找谁算账去啊?人家要是说的是这么回事呢?

**沈秋萍** 三哥，你得把话说清楚。要是成心往谁头上扣屎盆 子，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沈老三 放心，说得清楚。不就是捉贼捉赃、拿奸拿双吗?你 等着。(到花荫下取出那包衣服，当众打开)爹，您瞧 准了。这连衣裙是谁的您认识，这套男人的衣服是 那个小裁缝魏民的。你们俩人的衣服怎么跑到一块 儿去了，您还不清楚吗?

**沈秋萍** (仇恨地)原来是你害的我们? **沈克俭** 老三，你这是干什么呀?

**沈老三** 是她先把我挤到墙角上的，别忘了，兔子急了还咬人 呢!

沈 昆 (怒不可遏地)秋萍，你说，这到底是咋回事? 沈秋萍 (掩面而去) ……

沈 昆 孽障!你们一个个都是孽障 ……

**第** **三** **场**

〔地点：大运河端头，古漕运码头。 〔幕启：蟾蜍西坠，夜色溟朦。

〔河灯节的喧嚣已经逝去，惟有大运河涛声不绝。

〔沈秋萍孤零零的身影。

沈秋萍 走了，全走了。刚才还那么热热闹闹，还那么眼花缭 乱，还那么咬牙切齿地争斗，还那么有你没我的厮 杀，这会儿……全没了。一阵风似地就全没了，像是 一场梦。这梦醒了吗?这正是该睡的时候。这贞德 堂，这漕运码头，这大运河，都该睡了。我也该睡了



〔徐广昌攬舟上岸；远远地看着沈秋萍。 **徐广昌** 她这是怎么了?

**沈秋萍** 是啊，我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当初，在最困难的 日子里，为了贞德堂，为了少良，我什么都豁出去了， 一点儿都没为自个儿想。如今，日子过好了，我怎么 竟跟侄子争夺起家产了呢?我是这种人吗?这还是 我吗?

**徐广昌** 那你是谁呢?

**沈秋萍** 还是他说的对，这些年来，我都是为别人活了，现在 该为我自个儿活一回了。

**徐广昌** 这话是谁说的?是不是魏民那个野小子?

**沈秋萍** 十三年前，我就已经不是我自个儿了，我把自个儿卖

了 。

徐广昌 要不是那世道乱了，我一个臭打鱼的，怎么能当得上 贞德堂的姑爷呢?

**沈秋萍** 我要成为我自个儿，就得花钱把我买回来。 **徐广昌** 没那么容易。

**沈秋萍** 魏民啊魏民，你干嘛那么痴情啊?你干嘛苦苦地等

了我十三年啊?

徐广昌 别以为我徐广昌是软棉花捏的，我宁可当一辈子活 王八，也不能让你们合适!

沈秋萍 三万块钱，我只需要三万块钱。当初，为了那三千块 钱我都没发这么大的愁；如今，为了这笔钱我却花了 那么多心思，使了那么多手腕，把全家人都得罪了



徐广昌 (走上前，诚恳地)秋萍，这三万块钱你还是还给二爷

吧 。

沈秋萍 你找我来就为这事?

徐广昌 秋萍，别犯拧了，我都知道了。 沈秋萍 你都知道什么?

徐广昌 我什么全知道了。

沈秋萍 知道了你为什么还来找我? 徐广昌 我想帮助你。

沈秋萍 帮助我?帮助我这个破女人?

徐广昌 秋萍，别这么说，这些年来都是我不好，我没有把你 的心拢住，让你受了委屈。

沈秋萍 广昌，是我……对不起你。

徐广昌 秋萍，啥都别说了，还是先把眼前这道坎迈过去吧。 沈秋萍 不，这是你娶媳妇的钱，我不能……

徐广昌 我宁可一辈子打光棍儿。

沈秋萍 广昌，你是个好人，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

徐广昌 秋萍，贞德堂是不是有这么一条规矩，无论男女，只 要姓沈，谁先有了儿子，谁就是贞德堂的继承人?

沈秋萍 你问这干什么?

徐广昌 可必须是沈家的亲骨肉是不是? 沈秋萍 那当然。

**徐广昌** 来，你过来。 **沈秋萍** 干什么?

〔徐广昌引着沈秋萍朝河边走去；徐广昌指点着说： “那儿，就在那儿，前边……”雄鸡唱晓，天色微曦，沈 老三挑着一提青菜到河边来洗，徐广昌解缆撑船而 去，沈秋萍走过来，见到了沈老三。

**沈秋萍** (一反常态地)三哥，起得好早啊。 **沈老三** (顾自洗菜没有理她) ……

**沈秋萍** 三哥，还生我的气哪?我可都被从贞德堂赶出来了。 **沈老三** 那是你自找的。

**沈秋萍** 得，咱俩一报还一报，扯平了。

**沈老三** 秋萍，三哥劝你一句话，施恩一个人是一条路，得罪 一个人是一堵墙。你要是但分让我过得去，我也不 至于跟你抓破了脸。我知道，这种事一抖搂出去，你 就不好做人了。

沈秋萍 三哥，你也忒小瞧我了。不错， 一个有羞有臊的女人 要让人家捉了奸，只有往大运河里扎了。可那是过 去，眼下外边都开放到什么份儿上了你知道吗?不 管是一个有头有脸的男人，还是一个有模有样的女 人，有一两个“情儿”算什么?这是本事、魅力，你懂 吗?也就咱贞德堂还抱着老祖奶奶的贞节牌坊不 放，把这种事看得比脸还大。

**沈老三** 这么说，你不在乎? **沈秋萍** 我在乎的不是这个。 **沈老三** 那是啥?

**沈秋萍** 我问你，你帮助沈少良把我从贞德堂赶走了，他给了

你什么好处?

**沈老三** ……

**沈秋萍** 他答应你改姓沈是不是? **沈老三** ……

**沈秋萍** 告诉你，这不可能! **沈老三** 你……你还想阻拦?

**沈秋萍**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阻拦你回贞德堂的就我一个人

吗?首先是咱爹不同意吧?少良妈能同意吗?你别 看二哥不说什么,他能站在你一边吗?别忘了，你要 是回贞德堂，你就是贞德堂的继承人，因为你有儿 子 。

**沈老三** 到时候，我不亏待少良不就得了吗?

**沈秋萍** 小算盘打得不错啊，不过我劝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 咱家少良可不是仨瓜俩枣就能糊弄的小玩儿闹。你 知道学校老师怎么评价他?说他是有大志向的、有 开拓精神的、能干大事业的年轻人。他要干大事，就 得拿贞德堂做根基，他能扎挲着两只手把这根基送 给你吗?

**沈老三** 照你这么说，我就得当一辈子孤魂野鬼了?

**沈秋萍** 你这辈子想姓沈算没戏了，不过，你儿子行，闹好了， 或许还能当上贞德堂的继承人。

**沈老三** 我都姓不了沈，我儿子倒行?你别拿我打镲了。 **沈秋萍** 我可以帮你支一招儿。

**沈老三** 别绊马腿儿。

**沈秋萍** 你可以把儿子过继给我。 **沈老三** 你要我儿子?

**沈秋萍** 因为我姓沈。

**沈老三** 你姓沈不假，可你在贞德堂还占地方吗?

沈秋萍 三哥，咱俩不管怎么吵怎么闹，可毕竟是一条娘肠子 里爬出来的亲骨肉，你的儿子不就是我的儿子吗? 我能让他跟着我活受罪吗?

**沈老三** 这么说，你又有了出头之日?

**沈秋萍** 别忘了，贞德堂没及人，姑奶奶也不是善茬子!

**第** **三** **幕**

〔时间：翌年春日。时值贞德堂第四代满月大喜。 〔地点：贞德堂大厅。景同一幕。

〔幕启：崔萌萌正在给孩子喂奶，抑制不住一种初为 人母的激动和喜悦。沈少良从外边走进来。

**崔萌萌** 宝宝，吃饱了吗?笑一个，给妈妈笑一个 …… **沈少良** 萌萌，你怎么把他抱出来了?

**崔萌萌** 不是说到了满月就可以出暗房见世面了吗?

**沈少良** 哎呀，还没到时候呢，得剃完了胎头才算出满月呢。 **崔萌萌** 少良，你看，宝宝看着你笑呢，笑得多可人儿啊!都

一个月了，也不给俺取个名字?让俺叫一辈子宝宝 呀?

**沈少良**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孩子的名字得由爷爷来取，爷 爷是贞德堂的一家之主。

**崔萌萌** 贞德堂的规矩真多。(抱孩子下)

〔后面传来了沈老三和少良妈的声音。沈老三：“大 嫂，水烧热了没有啊?”少良妈：“烧热了，就差放花椒 果子了。”

〔沈老三端着铜盆上，兴高采烈地叫着。少良妈紧随 其后。

**沈老三** 剃满月头啰——剃胎毛啰——各位爷爷奶奶叔叔大

爷，秃姑瞎姨烂眼二舅妈，快来添盆啊! **少良妈** 萌萌，快把孩子抱出来。

**崔萌萌** (抱着孩子出来)宝宝，冲奶奶笑一个，叫奶奶。

**少良妈** 这一眨眼儿，我都当了奶奶了。快让三爷看看。真 发实，真鬼头，跟少良小时候一个样儿。

**沈老三** 没差儿，就是比少良多俩酒涡儿。 **沈少良** 我小时候就这样啊?

**沈老三** 那可不，都是你妈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的，你可 得好好孝顺你妈好。

〔沈克俭急匆匆地赶来了。 **沈克俭** 大嫂，我来的不晚吧?

**少良妈** 不晚不晚，正合适。

**沈克俭** 给您道喜了。 **少良妈** 同喜同喜。

**沈克俭**(掏出一个红包儿)来，给咱大孙子添个盆。 **沈老三** 还有我的。(亦把一个红包儿扔进铜盆里) **少良妈** 让二爷三爷破费了。

〔沈昆又穿起那身长袍马褂，手捧着一本线装书，喜 气洋洋地走上来。

少良妈 爹，给您的重孙子取好名了吗?

沈 昆 取好了。 沈少良 叫什么?

沈 昆 (咬文嚼字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 言……”这是《左传》上的一句话。就叫沈立德吧，等 以后你们哪房有了第四代人，就挨肩排下去，叫立 功，立言……



**崔萌萌** (把沈少良拉到一边)这名字太陈旧了，像个历史人 物。

**沈少良** 你没见爷爷是从线装书上找出来的吗?能新潮得了 吗?

**少良妈** 萌萌，快让立德去见见太爷爷。

**沈** **昆** (更加兴奋地)好小子，一副灵秀之气，不愧是沈家的 后代!

**沈克俭** 爹，沈立德是孩子的大号，是不是还得有个乳名啊? **沈** **昆** 取乳名是当奶奶的事儿，少良妈，你给孩子想个名儿

吧 。

**少良妈** 要我说，就叫蛋蛋。

**沈少良** 蛋蛋?妈，这名字也太难听了。

**少良妈** 难听什么?球球蛋蛋，不怕磕磕绊绊，长得骨(读二 声)力，活得结实，好拉扯。

**崔萌萌** 妈，您看这样行不行?要不就叫圆圆吧，圆圆不也是 球球蛋蛋的意思吗?

**沈** **昆** 圆圆好，圆圆满满，团团圆圆。吉利，喜兴，叫着又响

亮。还是俺萌萌有学问。 **少良妈** 爹，该给圆圆剃胎头了吧?

**沈** **昆** 那就快把俺圆圆抱过去，剃完了胎头一会儿陪太爷 爷喝酒。

**沈老三** 剃胎头啰- 满月剃胎头，一辈子不发愁。 **少良妈** 胎头剃得光，不长虱子不长疮。

**沈老三** 胎头剃得白，到哪儿都发财。

**沈克俭** 胎头剃得溜溜圆，不中举人中状元。

〔沈老三端着铜盆，崔萌萌抱着孩子入内室。

〔徐广昌提着一包礼物兴冲冲地来了，众皆一惊。

**徐广昌** 爹，大嫂，我跟秋萍给您道喜了。这是我跟秋萍给侄

孙添的盆。

**沈** **昆** 秋萍怎么没来?

**徐广昌** 秋萍到机场接我二叔去了。 **沈** **昆** 你二叔来了?

**徐广昌** 是秋萍把他老人家请回来的。

**沈** **昆** (疑惑地)秋萍把你二叔请回来了，你们要干什么? **徐广昌** 这 … …

**沈少良** 姑夫，您到这儿来我姑知道吗?

**徐广昌** 这话说的，我是你姑正式合法代表。 **沈少良** 那您跟我姑……

〔沈秋萍搀扶着沈仑进来。 **沈秋萍** 爹，我二叔来了!

**沈** **仑** 大哥，大喜啊!咱贞德堂到底见到第四辈人了，快让 我见见咱未来的小主人。

**少良妈** 二叔，您先歇会儿，您的重孙子正剃胎头呢。

**沈** **仑** 剃胎头?噢……那句话怎么说来的?胎头剃得亮光

光，能治国来能安邦。说不定咱贞德堂要出个大人 物了。哈哈哈……

**沈少良** (把沈秋萍拉到一边)姑，您跟我姑夫……又不离婚 了?

沈秋萍 您不是知道嘛，你二爷那三万块钱我退回去了。(自

嘲地)没有钱，我只好第二次把自个儿卖了。

**沈少良** (愧疚地)姑，我要是挣了钱，第一个先给您……

沈秋萍 别别，你的好意我领了。我这个人是唱《国际歌》长

大的，从来就不相信救世主，全靠自己解放自己。 **沈少良** 姑，以后贞德堂的事还得靠您帮助我。

沈秋萍 这句话应该我说。

〔沈秋萍甩下沈少良，朝门外走去，沈少良困惑地看 着她，冯大宝进来，差点儿与沈秋萍撞个满怀，冯大 宝扛着一辆儿童车，沈秋萍极不友好地看着他。

沈秋萍 你来干什么?

冯大宝 今天是贞德堂大喜的日子，我来 …… 沈秋萍 我记得咱两家可不过这个。

沈 昆 秋萍，你大宝哥是我请来的客人。 沈秋萍 您请来的……客人?

冯大宝 大伯，给您老人家道喜!二伯，您也回来了 …… 〔崔萌萌从内室出来，见到冯大宝，欲避之不及。

崔萌萌 妈，圆圆的胎头剃好了，姚二奶奶说让您在他的脑门 儿上点个红点儿。

少良妈 对，奶奶点个红，骡马成群不受穷。(遂进内室) 冯大宝 (拦住崔萌萌)萌萌，孩子…挺好吧?

崔萌萌 嗯 。

冯大宝 (递上儿童车)这是送给孩子的。

崔萌萌 我的孩子还小，用不上这个。

沈 昆 萌萌，咋说话呢?快把礼物接过来。 崔萌萌 (接过童车)谢谢你了，冯大哥 …… 沈 昆 怎么叫大哥呢?应该叫大叔。

崔萌萌 嗯，知道了。(放下童车，转身而去) 沈 昆 这孩子，真不懂事。

冯大宝：大伯，您别埋怨她。刚当母亲，她的心思都拴在孩子 身上了。

沈 昆 少良，给你冯大叔倒茶。

冯大宝 大伯，我还有点儿事，先跟您告会儿假，车在外边等

着 呢 。

**沈** **昆** 那一会儿你可得过来喝酒。

**冯大宝** 一准来，我还得敬您跟二叔两杯呢!(向众人告辞而 去)

**沈秋萍** (急切且不满地)爹，咱沈家和冯家向来誓不两立，您 怎么反倒引狼入室呢?

**沈** **昆** (没理睬沈秋萍，转向沈仑)老二，你今儿回来的正是 时候，一是咱贞德堂第四辈人的满月；二是按照老祖 宗的规矩，我得宣布贞德堂的继承人；三是要决定开 发贞德堂的方针大计……少良妈，把所有的人都叫 出来，咱们开个家庭会议。

**沈少良** 三叔，爷爷说先让您上楼歇会儿，等喝酒的时候我再 去叫您。

**沈老三** 怎么?要赶我走?我为你卖了那么大的命，你还把 我当外人呀?你这会儿还没当上贞德堂的继承人 呢，就他妈翻脸不认人，你的良心让狗吃了。

**沈少良** 三叔，您别生气，咱贞德堂不是有贞德堂的规矩吗?

**沈老三** 什么他妈的规矩?你们都不规矩，就给我一个人立 规矩，我不干!

**沈** **昆** 老三，不许撒野!我早就跟你说过，你到这儿来，只 能算是贞德堂的亲戚，不能算是贞德堂的家庭成员。

**沈老三** 行，我走。爹，我走了以后，您要宣布贞德堂的继承 人是不是?

**沈** **昆** 这用不着你操心。

沈老三 可有一件事我得跟您交待一下。(上前掏出衣兜里 的文件)您看，这是户口本，这是公证处的公证书，还

*有……*

沈 昆 你这是干什么?

沈老三 跟您明说吧，您不让我回贞德堂，我死了这股心了。

可我的子孙后代不能陪着我当孤魂野鬼呀? 沈 昆 你到底想干什么?

沈老三 我把儿子过继给沈秋萍了，她不是姓沈吗? 沈 昆 秋萍，这是你的主意?

沈秋萍 是我跟三哥商量好的。

沈 昆 你是不是也想搞出点儿名堂来呀?

沈秋萍 我都这么大了，也该有个儿子了，到老了好有个依 靠。

沈 昆 我告诉你，就算你有了儿子，也当不上贞德堂的继承 人。不错，老祖奶奶是留下过话，无论男女，只要姓 沈，谁有了儿子都能当贞德堂的继承人。可你别忘 了，先得尽着贞德堂的男人，只要贞德堂的男人没绝 户，脸朝外的人就别想往里挤。你大哥先有了少良， 自然成了继承人。你大哥死了，你二哥没儿子，你三 哥要是不更名改姓，兴许还有盼头。如今少良有了 儿子，你说这继承人该是谁的?

沈老三 爹，那儿子跟儿子可不一样，不能拴个笼头就是马。 沈 昆 老三，你的事说完了吧?这会儿总该离开了吧?

沈老三 让我离开也行，还有一个人也得离开。 沈 昆 谁?

沈老三 我要是揭发出来，您可不许护犊子。 沈 昆 你总得说出点儿道理来吧?

沈老三 刚才，您翻着着那本老书，给谁取名来的? 沈 昆 那是我重孙子!

沈老三 那是您的重孙子吗?

**沈** **昆** 你疯了?咬吃到孩子头上来了。

**沈老三** 爹，别瞧您不要我，我可一直为您揪着心。您这么大

岁数了，瞪着两只眼睛让人家蒙，我心疼啊!

**沈** **昆** 你胡心什么?

**沈老三** 不信，问问您的孙子。(转向沈少良)少良，我问你，

这孩子姓什么? **沈少良** 姓沈，怎么了?

**沈老三** 姓沈?他是沈家的种吗?

**少良妈** 老三，就算少良有啥对不住你的地方，你也不能这样 往他脑袋上扣屎盆子啊!你还像个当叔的吗?

沈老三 大嫂，您要是不相信，就问问您的儿媳妇吧。(转向 崔萌萌)萌萌，这孩子是沈少良的吗?你敢告诉爷 爷，告诉你婆婆，告诉贞德堂的老老少少，这孩子是 谁的吗?

**崔萌萌** (垂头不语) … …

**沈老三** 爹，您别做梦了。什么办满月，什么贞德堂的第四辈 人，什么您的重孙子，都是假的，假的!他是个野种!

**沈** **昆** 少良，你三叔说的可是真事? **沈少良** (恐慌地跪下)爷爷-—

**沈** **昆** 苍天啊，我可没办什么亏心事啊……

〔沈昆昏倒，众皆上前呼救，搀扶入内室。 〔大厅里只剩下了崔萌萌孤零零一人。

〔灯光由暗复明，人们陆续出来。

**少良妈** 萌萌，你说话呀，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崔萌萌** ……

**少良妈** 你跟我说句撂底儿的话，你三叔要是给你造谣，我跟 他拚了!

**崔萌萌** 不，他没有造谣。

**少良妈** 那……这孩子真的不是少良的?

**崔萌萌** 不是。

**少良妈** 那是谁的?

**沈克俭** 少良，这事给你爷爷的打击太大了，我得跟你谈谈。 这孩子甭管是谁的，他不能姓沈。

**沈老三** 当然不能姓沈了，我这个正宗贞德堂的种都不能姓 沈，他一个 … …

**沈少良** 唉 … …

**少良妈** 萌萌，你别想不开。要是在别的家里，这事兴许就稀 哩马虎地过去了，可这是贞德堂啊!

**沈克俭** 少良，你跟萌萌商量商量，这孩子不能姓沈。

沈少良 (无奈地走到崔萌萌面前)萌萌，这孩子不姓沈你同 意吗?

**崔萌萌** 不姓沈姓什么?

**沈少良** 姓什么都可以。如果你能把那个人说出来，姓他的 姓也行。

**崔萌萌** (坚决地)我告诉过你，我不能说。 **沈少良** 你不说，让我怎么办?

**崔萌萌** 我不连累你!(转身冲向内室) **沈少良** 萌萌 …… (紧跟进去)

沈老三 要我说，你们也太好心眼了，是姓沈不姓沈的问题 吗?这孩子根本就不能留在贞德堂!你们没见把爹 都气昏过去了吗?要是把这孩子留下，让街坊四邻 怎么说，你封得住谁的嘴?还贞德堂呢?把老祖奶

奶二百多年的老脸都丢光了! **沈克俭** 依你说，这孩子不留下怎么办?

沈老三 送人!往远远的送——云南、贵州、海南岛 ……

少良妈 孩子送人，萌萌怎么办?不管是谁的孩子，也是萌萌 的亲骨肉。

沈老三 她要是舍不得孩子，就让她一块儿滚蛋!

沈秋萍 (从内室探出头喊着)你们别吵了好不好，快来看看 爹吧!

〔众皆入内室。

〔崔萌萌复出，沈少良跟在后边。 沈少良 萌萌，你要干什么?

崔萌萌 我走。

沈少良 你到哪儿去?

崔萌萌 这半年，我明白了许多，天底下，死路只有一条，活路

可多的是。

沈少良 那你也不能走。

崔萌萌 我不走怎么办?你以为我听不出来吗?表面上是逼

着孩子改姓，实际上是逼着我把孩子扔出去。你们 这个体体面面的贞德堂，能容下我这破女人吗?

沈少良 你嫁的是我，不是贞德堂。你是我老婆，我容你!

崔萌萌 你要是容了我，贞德堂就连你都不容了。 沈少良 萌萌，你别走……我求求你了。

崔萌萌 我走了，你再娶个好女人吧，让他给你生一个纯种的

沈家后代，好好当你贞德堂的继承人吧。 沈少良 萌萌，我爱你，我离不开你……

崔萌萌 反正我不能在贞德堂待下去了。 沈少良 要走，我跟你一块儿走。

崔萌萌 (惊愕地)你说什么?

沈少良 我跟你一块儿离开贞德堂!

**崔萌萌** 你不要贞德堂了?

**沈少良** (坚定地点了点头) …… **崔萌萌** 为了我?

**沈少良** 为了你，为了我们的爱情。 **崔萌萌** 不，少良，你不能这样。

**沈少良** 萌萌，别说了，我已经下了决心。

**崔萌萌** 这太不公平了，我不能把你拖累得无家可归。

**沈少良** 萌萌，我已经想好了。二百多年前，老祖奶奶在创建 这座贞德堂的时候，不也是一无所有吗?五十年前， 二爷离开贞德堂的时候，不也是赤手空拳吗?大丈 夫四海为家，靠自己的双手创出一番事业。干嘛非 得踪在老祖宗的那点儿产业上你吃我，我咬你地互 相残杀呢?

〔冯大宝悄然进来，听着这一对年轻人的谈话。

崔萌萌 (激动地)少良，我没看错人，我嫁给你嫁对了。这辈 子，我跟着你，就是把天下的苦都吃遍，把人间的罪

都受遍，也心甘情愿…… 沈少良 萌萌，我们走，现在就走!

**崔萌萌** 带上我的孩子?

**沈少良** 带上我们的孩子!

**崔萌萌** (忍不住扑在沈少良的怀里)少良 …… **冯大宝** (走上前)你们真的要走?

〔两个年轻人迅速分开，惊愕地看着冯大宝。

**冯大宝** (对沈少良)你不就是没有当上贞德堂的继承人吗?

那就至于走?要走，也且轮不上你们呢! **沈少良** 大叔，我没有办法跟你合作了，真对不起。

**冯大宝** 现在不是你跟我合作，是你爷爷跟我合作。今儿个

是你爷爷把我请来跟他签订合作协议的。 **沈少良** 这……跟我就没关系了。

**冯大宝** 怎么没关系?我任命你为总经理!

**沈少良** (惊喜地)您……任命我……总经理?

**冯大宝** (肯定地)你当总经理，这个合资企业就归你管! **沈少良** 您……有这个权利?

**冯大宝** 我是董事长，你爷爷也不会反对的。 **沈少良** 这么说，我可以当总经理了?

**冯大宝** 我现在去跟你爷爷谈。(匆匆进内室)

**沈少良** (颇有点儿失态地扑向崔萌萌)我可以当总经理了， 萌萌，我可以当总经理了……

**崔萌萌** (陌生而恐怖地向后躲闪着) ……

**沈少良** 萌萌，咱不走了，不走了!我当总经理，你可以当我 的秘书，或者当公司办公室主任。咱要大干一场，咱 要在贞德堂发展起来，好日子就要到来了……

〔沈少良忘乎所以地抓住了崔萌萌，崔萌萌挣脱沈少 良，朝里面跑去。

**沈少良** 萌萌，萌萌……你怎么了?(追入) 〔沈仑搀扶着沈昆出来。

沈 昆 没事儿没事儿，我没事儿了。刚才就是一口气憋住 了，这会儿缓过来了。冯大宝来了，一会儿我还得跟 他签合同呢。

沈 仑 大哥，我把你叫出来，就是想先问你一句，你为什么 非要跟冯大宝合作啊?二百多年了，冯家和咱沈家



沈 昆 是啊，二百多年了，冯家和咱沈家一直誓不两立，可 轮到我这儿，我倒成了内奸了……不肖子孙啊!贞

德堂的不肖子孙啊……

沈 仑 大哥，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沈 昆 我是怎么想的，没有人知道。我这心里头苦啊，憋了

满肚子的话，没处去说啊…… 沈 仑 大哥，你跟我说说，行吗?

沈 昆 老二，大哥对不起你，对不起贞德堂，也对不起我这 一大帮的儿孙……自打贞德堂“落实”回来以后，这 里里外外就没有踏实过。不知情的，还以为我这些 孩子一个个都见利忘义呢。不怨他们，一点儿都不 怨他们……他们跟着我，没过上一天的好日子。好 不容易才熬到了改革开放，眼瞧着左邻右舍都发起 来了，连冯大宝这样的都成了什么“大款”,他们能不 动心吗?都知道贞德堂的祖上留下来一棵摇钱树，

可我却让孩子们守着摇钱树过穷日子…… 沈 仑 大哥，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沈 昆 你离家五十年了，在外边遇上了坎儿，回来求我…… 跟我要妃子糕的秘方也好，跟秋萍合作也好，这都不 为过，我都该支持……可我……我办不到啊!

〔崔萌萌肩上背着孩子，手里提着包袱，从内室出来， 见二老在大厅里，只好躲在柱子后面。

沈 仑 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沈 昆 我要是真有妃子糕的秘方，干嘛放着人情不做，放着

好日子不过，放着河水不洗船啊? 沈 仑 这么说，妃子糕的秘方……你没有? 沈 昆 没有。

沈 仑 咱爹当年没有传给你? 沈 昆 传了。

沈 仑 那秘方哪儿去了?

沈 昆 秘方……在那块金匾里。 沈 仑 我懂了。

沈 昆 这是比秘方还要命的秘密。要是有人知道了妃子糕

的秘方在金匾里，那金匾就更找不回来了。 沈 仑 冯大宝可以找回金匾?

沈 昆 我要是跟冯大宝合作，还能保住贞德堂的半壁江山； 不这样，就只好任它鸡飞蛋打了……

〔崔萌萌趁机溜了出去；沈秋萍、沈老三、沈克俭、徐 广昌等从内室出来。

沈秋萍 爹，您真的决定跟冯大宝合作了?

沈 仑 秋萍，别难为你爹了。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 沈秋萍 为什么只好如此?您在冯大宝手里有什么短儿吗? 沈 仑 别问了，我替你爹求求你，行吗?

〔冯大宝拿着一纸合同，不可一世地走了出来；后边 跟着沈少良和少良妈。

**冯大宝** 沈大伯，这合同书我起草好了，您过过目吧。

**沈** **昆** (接过来看着)怎么?你要把这贞德堂划归合资公司 的财产?

**冯大宝** 这算您投资入股嘛。

**沈** **昆** 那我这一家子人到哪儿去住? **冯大宝** 我可以帮助您在外边租房。

**沈** **昆** 你要把我们扫地出门?

**冯大宝** 要做生意，总得先下本钱啊?我出资金，您出地盘

儿，这不是天经地义、公平合理的事吗? **沈** **昆** 你到底还是要把贞德堂夺走?

**冯大宝** 沈大伯，您别误会，我这可是为咱公司今后的发展着

想 。

**沈** **昆** 别唱高调儿，你那心里揣的是刀子还是票子，我清

楚 。

**冯大宝** 您对这合同有意见?

**沈** **昆** 我要是不同意呢?

**冯大宝** 那我只好表示遗憾了。

**沈** **昆** 嗯，行。冯家到了你这辈儿，真出了个有出息的人。 **沈** **仑** 冯先生，不是还有一个条件吗?

**冯大宝** 是啊，我在上边写了，我什么时候把金匾找回来，这

合同就什么时候生效。

沈 仑 我要是花钱买那块金匾呢?

**冯大宝** 二伯，我知道您财大气粗，可是您花多少钱呢? 沈 仑 你要多少钱?

**冯大宝** 这就不好说了，那金匾本来就属于贞德堂的，您总不 能花钱买自己的东西吧?

**沈** **仑** 那就算我付给你找回金匾的劳务费。

**冯大宝** 您要花钱雇我? **沈** **仑** 也可以这样说。

**冯大宝** 二伯，这就不大合适了吧?我虽说在您面前是个晚 辈，可在世面上，也一名二声的算个企业家呢。您也 不能太让我掉价了是不是?

沈 昆 老二，啥都别说了。这个合同—我签!

沈秋萍 (急切地)爹，您不能签! **沈克俭** 爹，您可不能犯糊涂啊!

**沈老三** 爹，您只要在上面一签字，这贞德堂可就姓冯了!

**冯大宝** 现在整个国家都不讨论姓社姓资了，贞德堂还讲什 么姓冯姓沈?少良，你说呢?

沈少良 我说什么?你也太欺负人了!我没想到你会这样跟 我们签合同，就算你让我当总经理，到时候这不是也 成了给你打工吗?爷爷，这合同您不能签，这是在出 卖贞德堂，咱不干!

**冯大宝** 看来你们全家都反对跟我合作。那好，咱买卖不成 仁义在。

**沈** **昆** 大宝，你等等。

**冯大宝** 大伯，您老英明。关键时刻还得您掌航把舵。

〔冯大宝把一支签字笔递给了沈昆，沈昆颤抖着双 手，全家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沈昆的手上，气氛紧张 得令人窒息。

〔外面传来了崔萌萌愤怒的喊叫声：“冯大宝，你别欺 人太甚!”

〔众皆惊愕地转过头。崔萌萌立在了门前 — 肩上 背着孩子，怀里抱着一块金匾……

〔沈少良首先奔过去：“萌萌 …… ” 〔崔萌萌没有理他 ……

〔二老踉踉跄跄地奔扑过去，接过金匾，抚摸着、端详 着……

沈 昆 紫檀木 … … 沈 仑 馏金字……

沈 昆 乾隆皇帝的御笔 … … 沈 仑 老祖奶奶的金匾…… 沈 昆 天啊，这不是做梦吧?

沈 仑 是它，就是它，这是真的?

少良妈 萌萌，你这是从哪儿找来的? 崔萌萌 (指冯大宝)这您得问他。

**冯大宝** 崔萌萌，你不该这么毁我啊! **崔萌萌** 我恨你!我一辈子饶不了你!

**沈** **昆** (仇恨地)这么说，这金匾一直在你那儿?就在你手 里匿着?

**冯大宝** 大伯，您别屈枉人。当年，“红卫兵”要把它当“四旧” 砸了，是我把它抢救出来的……

**沈** **昆** 萌萌，我的好孩子。你把金匾找回来了，为贞德堂解 了大难，立了大功，贞德堂得好好谢谢你!

崔萌萌 爷爷，该说谢谢的是我。是贞德堂救了我的命，是贞 德堂收留了我，又是贞德堂让我生下了这个孩子 … … 你们不是总问我这个孩子是谁的吗?我不能 说，我一说就得离开贞德堂 …… (指着冯大宝)是他 欺骗了我，他说要娶我的……有了这个孩子，他又抛 弃了我，把我逼上了死路……

〔崔萌萌竭力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向贞德堂的长辈们 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而去……

〔众皆呼叫着追了出去：“萌萌，萌萌 …… ”

〔台上的二老抱着金匾，冯大宝站在他们的对面，三 个人都呆若泥塑 ……

〔幕落剧终。

**北京球迷**

王梓夫

王梓夫，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二级编剧。作品有话剧《红 河谷》等。

*人* *物*

马 伯 华 徐紫烟 安再山 安小明 韩 寒 大疤痢 吴海潮 吴 江 赵局长 冯万良 大白鹅 刘 芳 小喇叭 小 贝 利

女 女 男 男

男 4 8 岁 女42岁

男 5 0 岁 男 1 5 岁 女 1 7 岁 男 22岁 男 5 5 岁 男 28岁 男 54岁 男 3 0 岁

31岁 21岁 19岁 20岁

神秘人，中国队主教练。 马伯华的旧情人。

徐紫烟的丈夫。

安再山的儿子。

中学生，癌症患者。

韩寒的哥哥。 老船长 。

守门员，吴海潮之子。 老干部。

球迷协会会长。 冯万良的妻子。

球迷，冯万良的追求者。 球迷。

巴西籍船员。

小公务员。

球迷若干人。

时 间：20世纪末， 一场国际比赛之后。

**地** **点：**一艘球迷远征助战归来的旅游船上。



1

〔随着一片撼天动地的狂呼声和呐喊声，天幕上出现 了惊心动魄的足球比赛场面。对方队一个长传直 射，全线出击，席卷三军，兵临城下；中国队立马乱了 阵脚，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

〔对方射来的球如流星赶月，势不可挡，直射球门。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中国队守门员吴江斜扑过去，用 自己的头颅直顶飞弹(dàn), 应声而倒，球被拦在了 门外 ……

〔中国队败局又定，已无回天之力 ……

〔怒不可遏的呐喊声和谩骂声从中国“啦啦队”射向 球场，使中国队内忧外患、腹背受敌，更无还手之力



〔愤怒、伤心、悲痛、绝望如飞石弹雨，一齐发泄在总 教练马伯华的身上 —

马伯华 — — 滚蛋!滚蛋!滚蛋!滚蛋! 马伯华 — — 下课!下课!下课!下课! 马伯华 — — 傻×!傻×!傻×!傻×!

〔幕启：排山倒海般的惊涛骇浪扑面而来，天幕上出 现了一片汪洋。 一艘游轮从海天浑沌处无声地驶 来，万籁俱静，似乎是世界末日的诺亚方舟。

〔游轮逐渐驶近，甲板上直挺挺地跪着一排血气方刚 的男子汉，悲壮得有如敢死队。头上扎着绶带，上身 赤裸，每个人的胸脯上都写着一个盈胸大字，鲜血淋 淋，触目惊心，连接起来便是：救救中国足球!

〔汽笛突兀鸣响，令人胆裂心寒 ……

〔一个胸前挂着小喇叭的小伙子走过来，晃晃悠悠， 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跟那几个跪在甲板上的血性 汉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小喇叭 起来起来，干嘛呀你们这是?咱在这儿要死要活，人 家球星、教练的早坐着飞机回国了，这会儿正在KTV

包间泡妞儿呢。闹了半天谁傻×,咱傻×! 〔血性汉子们火了，蹿起来冲到小喇叭面前。

**球迷甲** 你丫挺的找死呀?告诉你，老子这口气正没地方吐 呢，你别让我拿你扎筏子。

小喇叭 至于吗?不就是输场球嘛，40年了，16届世界杯了， 咱哪回没输?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嘛。毛主席他老 人家说了，要坚持持久战嘛。

**球迷乙** 球员在球场上不起兴，你他妈也阳痿了怎么着?

**小喇叭** 得得，就你们能支得起裤裆来，我风、我稀还不行? (激动得带出了哭腔)我他妈比中国足球还稀，稀得 都不挂碗，行了吧?

〔一个戴着墨镜、留着胡子的神秘人站在一边，非常 留心地听着大伙儿的议论。

赵局长 我说各位别激动，听我说两句。咱得首先看到成绩、 看到光明，中国足球能够冲出国门来参加国际比赛， 这就充分说明了我们的综合国力在增强，有这么多

中国球迷出国助战，就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的伟大 成果……

〔冯万良拉着刘芳走过来，两个人慌慌张张地像是在 逃避着什么,听见赵局长的官话，冯万良忍不住搭起 了茬儿 。

**冯万良** 我说，谁的裤裆破了把你露出来了?你算干什么吃 的?

**小公务员** (狐假虎威地)冯万良，你说话客气点儿，这可是我 们赵局长!

**刘** **芳** (胆怯地拉着冯万良)万良，快走吧……

**冯万良** (不理睬刘芳，直冲赵局长)赵局长?哪个局的?

**赵局长** (客气地)嗨，别提我那个局长不局长的，咱都是球 迷，在足球面前人人平等，我这话不错吧?

**冯万良** 我说你这个局长不在国内喝酒、搓麻、拉(lǎ) 小秘，到

这儿来充什么大头蒜? **赵局长** 你……你是谁呀?

**小喇叭** 你连他都不认识?这是我们球迷协会会长，大名鼎 鼎的冯万良!

**赵局长** 你这个当会长的，应该首先抓精神文明……

**冯万良** 少来这一套，你要是不服气，我就把你扔海里去，你 信不信?

**神秘人** 要扔就先扔我吧，我正想自个儿往海里跳呢。 小喇叭 别说，还他妈真有活腻了的。

神秘人 这场球输得这么窝囊，谁还有脸活下去?

**冯万良** 要是马伯华那小子这么有羞有臊就好了，真他妈应 该把他丫挺扔海里去!

**神秘人** 你是说马伯华?马教练?



**冯万良** **神秘人**

小喇叭

神秘人

**冯万良**

**神秘人** **冯万良** **神秘人** **冯万良** **神秘人**

小喇叭

大白鹅 小喇叭 大白鹅 小喇叭 众球迷

是呀。

他羞臊倒是有，就是他妈的没能耐、没脑子、没主心 骨!

没错，纯粹是猪脑子。开场不到20分钟就领先了两 个球，他要是再分能沉住点儿气，也不至于输呀，至 少能保个平，保平了咱不就出线了吗?

唉，原来他是想保平，没想到北京那边来了电话，让 他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大举进攻、打出个轰动效应 ……要不我怎么说他没主心骨呢!

您说马教练在国外打球，还有人在国内牵着他的缰 绳?

这不是中国特色嘛。 你怎么知道的?

我也是听说，小道消息。 小道消息可靠吗?

小道消息传来传去，就兴许能变成正式文件，这不也 是中国特色吗?

万良大哥，你跟刘芳快跑，嫂子来了。

〔大白鹅高声大嗓地跑上来，怒气冲冲。

〔冯万良拉起刘芳躲了起来。 〔小喇叭横在大白鹅面前。

小喇叭，冯万良和那个小妖精呢? 大白鹅嫂子，您这是干嘛呀?

你挡着我干什么?冯万良呢? 吆，您瞧这船怎么停了?

真的，这船怎么停了?怎么回事?

〔轮船刚刚驶出港，非常平稳地停在海面上，一声悠

长的汽笛，似乎预示着出了什么事情。老船长吴海 潮阴沉着脸走上甲板，又朝船后走去。

小喇叭 老船长，这船怎么停了?

吴海潮 有人落在海关里了，那边用快艇送过来。 大白鹅 谁呀?出了什么事?

吴海潮 我哪儿知道?海关通知我停船我就停船。

小喇叭 瞧见没有，今儿的气儿都不顺，全是一脑门子官司。 球迷丙 (跑上来叫喊着)小道消息，绝对可靠的小道消息：马

伯华要上这条船! 小喇叭 他找死呀?

球迷丙 他来了又怎样?你还敢把他扔海里去?

球迷甲 把他扔海里去是瞎说，至少咱得开他个批判会，让他 跟咱有个交待!

大白鹅 对，我这儿有个牌子，他一上船咱就给他戴上。(从

书包里抽出一块白布，上面写着：大破鞋。) 小喇叭 你这是什么呀?

大白鹅 我这是给那个小妖精准备的，先给马教练戴上，咱先 出出气!

小喇叭 马教练又不是大破鞋。

大白鹅 翻过来用，咱写“大傻x”不就行了吗? 球迷乙 来了，来了……

〔快艇的马达声渐近，人们一齐涌上右船舷。

小喇叭 我说哥们儿，马伯华一上来，咱就一把揪住他，谁他 妈也不许玩尿耍奸!

赵局长 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注意政策…… 小喇叭 去你妈的 ……

〔人们嚷嚷着向船舷涌去，怀着激愤和好奇。

〔出现在船舷上的是一个姑娘和一个脸上长着疤痫 的小伙子，姑娘手里抱着一个签满了名字的足球



〔人们愕然了 ……

〔一声长笛，轮船缓缓启动……

2

〔天幕上是一片湛蓝色的大海，天空上的云朵如梦如 幻，水天一色，无限风光。

〔黑人水手小贝利在擦洗着甲板，他把这种枯燥的劳 动完全艺术化了，随着欢快的音乐扭着屁股，焕发着 青春的活力。

〔阳光灿烂，许多游客都兴趣盎然地活跃在甲板上。 〔几个姑娘穿着泳装故意走来走去，展示着她们美丽 的腰肢。最引人注目的是穿着比基尼泳装的刘芳。 〔冯万良从后面给她披上一件浴巾，借机要吻她，她 把冯万良推开了。

〔神秘人又出现在甲板上，漫不经心地游逛着。

〔录音机里又重新播送起了这场比赛的实况，愤怒的 呐喊声和“京骂”声清晰可辨——

马伯华 — — 滚蛋!滚蛋!滚蛋!滚蛋! 马伯华-- — 下课!下课!下课!下课! 马伯华 — — 傻×!傻×!傻×!傻×!

〔韩寒抱着那个签满了名字的足球，靠在船舷上。 〔安小明走近韩寒身边，犹豫了一下。

**安小明** **什么叫“阿哩”(ali读上声和阴平)?**

韩 寒 (奇怪地)阿哩?

〔众球迷听见这个奇怪的问题，也都扭过头来。 安小明 (认真地)你们喊的阿哩是什么意思?

小喇叭 谁喊阿哩了?

安小明 在球场上呀，你们喊马伯华—-阿哩!阿哩!阿哩! 阿哩……

〔球迷们终于明白了安小明的问题，爆发般地大笑起 来……

安小明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们笑什么? 韩 寒 他们笑你呢。

安小明 笑我什么?

小喇叭 你呀，整个一个阿哩。马伯华是大阿哩，你是小阿

哩 。

安小明 什么叫阿哩? 小喇叭 你是中国人吗?

安小明 我父母都是中国人，可我是在美国出生的。

**小喇叭** 闹了半天是个假洋鬼子呀，怪不得你不懂得京骂呢。 〔众球迷继续哄笑。

〔大白鹅扯着那条白布又追过来。

小喇叭 我说嫂子，您别费那心了。咱中国足球没出线，您追 第三者倒出线了，从国内追到国外，又从国外追回 来，抓到嘛啦?

**大白鹅** 小喇叭，我问你，冯万良的那个小妖精叫什么名字?

**小喇叭** 您别疑心生暗鬼的，我冯大哥多正派的人呀，哪儿有 什么小妖精?

**大白鹅** 你臭嘎嘣儿的没良心，嫂子白疼你了。

〔小贝利擦完了甲板，随着节奏感极强的音乐，跳起

了桑巴舞。

〔韩寒抱着足球和安小明一起走过来。两个人先是 看着，后来在小贝利的背后学着跳起来……

〔小贝利停下来，向安小明和韩寒友好地笑了笑。 安小明 HOW ARE YOU.WHAT'S YOUR NAME?

小贝利 (向安小明伸出了手)你好，我叫小贝利。 韩 寒 (吃惊地)你会说中国话?

小贝利 在中国船上打工，不会说中国话行吗? 安小明 你是巴西人?

小贝利 YES.

安小明 你的桑巴舞跳得真好。

韩 寒 我最喜欢巴西足球了，球王贝利是你的哥哥吗? 小贝利 可以说，球王贝利是我的父亲。

韩 寒 你的父亲?真的?

小贝利 NO, 是我心目中的父亲。 安小明 这么说，你也会踢足球?

小贝利 巴西的男人没有不会踢足球的。不会踢足球的人，

在巴西是不能当总统的。 韩 寒 你喜欢中国足球吗?

小贝利 NO.

韩 寒 为什么?

小贝利 足球是艺术，可是中国的足球不是艺术。中国的足 球是政治，我不喜欢政治。

〔后面突然响起了掌声，神秘人走过来。

神秘人 说得好，谢谢你，小贝利。 小贝利 你是谁?

神秘人 英雄不问来路，女人不问年龄。

**安小明** 这么说，你是个英雄了?

**神秘人** 不，我是个失败者。 〔 暗 转 。

3

〔夜。轮船在公海上航行。

〔大海上的天空显得特别低矮，几乎和海面紧紧地连 在一起，而星光又显得特别明亮，近在额前，似乎伸 手可触。

〔甲板上，只剩下了安小明和韩寒。

**安小明** 我真的不懂足球，一点儿不懂。从小，妈妈就不让我 踢足球，也不让我看足球。

韩 寒 连电视也不让你看?

安小明 美国电视里不转播足球。

韩 寒 太遗憾了。我觉得，一个人要是不喜欢足球，他的内

心深处肯定会有一大片空白。 **安小明** 有那么严重吗?

**韩** **寒** 就像一个人没有爱过…… **安小明** 真的?

韩 寒 我有点儿冷。 **安小明** 那咱们回去吧。

**韩** **寒** 我不想回去，你站在我身边，替我遮遮风。

〔安小明又靠近了一点儿韩寒。 韩 寒 我刚才说什么了?

**安小明** 你说……就像一个人没有爱过。 韩 寒 那么你呢?你爱过吗?

安小明 我们班的男孩儿都吻过女孩儿了。 韩 寒 你呢?

安小明 我没有。 韩 寒 为什么? 安小明 … …

韩 寒 你想过吗?

**安小明** 我想……那一定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我说得 对吗?

韩 寒 不知道。

安小明 你也没接过吻?

韩 寒 没有。我一定把我的初吻献给一个我最爱的人，我 原来是这么想的。

安小明 原来是这么想的?那么现在呢?

韩 寒 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只想体验一下。 安小明 你原来的想法多好啊，多圣洁啊!

韩 寒 我怕来不及了……

安小明 可是你……你只有17岁呀。 韩 寒 你不想体验一下吗?

安小明 体验什么?

韩 寒 就是你常想的……那种非常美妙的感觉…… 安小明 啊……不……

韩 寒 你害怕了?

安小明 不!不……我 … …

韩 寒 要是我……我愿意把我初吻献给你呢? 安小明 不不……你别这样。

韩 寒 你不喜欢我?

**安小明** 不……你别误会……喜欢和爱不是一回事…… 〔韩寒伏在船舷上哭了起来，安小明慌了。

安小明 韩寒，你别这样……我是说……也许我们会……会 相爱，可是现在还……

**韩** **寒** 你别管我，你走吧。

**安小明** 你不是让我给你遮风吗?

韩 寒 我现在不需要了，我不冷了…… **安小明** 韩寒，对不起……

〔韩寒哭着跑了，安小明追去 ……

〔夜。依然在甲板上。

〔老船长吴海潮在甲板巡视，安再山走过来，递给他 一支烟。

**吴海潮** 安老板，你10号舱那个床位到底是给谁预备的? **安再山** 他来了吗?你带我去看看。

**吴海潮** 我听乘务员说，他签了船票，可是一直没有见到人。 **安再山** 就是说，他肯定在这船上?

**吴海潮** 只要他没跳到海里去。

〔两个人边说边朝船舱走去。

〔冯万良一个人在甲板上徘徊。

〔甲板上还有三三两两的人在走动，灯光下似乎有一

个头上缠着绷带的人。 〔大疤痢寻觅着过来。

**大疤痢** 万良，你看见我妹妹了吗? **冯万良** 谁是你妹妹?

**大疤痢** 我妹妹韩寒，就是手里抱着一个足球的那个姑娘。 **冯万良** 她怎么了?

**大疤痢** 她要自杀。

**冯万良** 她也活腻了?

大疤痢 你 ……

冯万良 好没尾(读ye) 儿的，自杀干嘛?

大疤痢 她说了，中国队要是输了她就不活了……

冯万良 你少跟我提中国队，谁再提中国队我跟谁急! 大疤痢 那……你以后就不看足球了?

冯万良 孙子才看中国队呢!

大疤痢 别忘了，嫂子正找你呢。

冯万良 那又怎么样?大不了我拉着刘芳跳海。 大疤痢 刘芳也活腻了?

冯万良 (不耐烦地)去，抱着脑袋一边玩儿蛋去……

〔大疤痢悻悻而去，没走几步，碰到了头上缠着绷带 的吴江。大疤痢激动起来。

大疤痢 吆，你不是那个守门员吗? 吴 江 我叫吴江。

大疤痢 对，你是叫吴江，我妹妹那儿有你的照片。 吴 江 谁是你妹妹?

大疤痢 我妹妹叫韩寒。

吴 江 就是手里抱着一个足球的那个小姑娘?

大疤痢 对，就是她。我妹妹可崇拜你了，她说你为了堵那个 球不怕拿脑袋往门框上撞，真有点儿黄继光堵枪眼 的精神 。

吴 江 那管什么,不还是输了吗?

大疤痢 要不是你扑那个险球，不是输得更惨了吗? 吴 江 刚才你说什么?你妹妹要自杀?

大疤痢 她把中国队的输赢，看得比自个儿的命还重。 吴 江 (痛苦地)是我们对不起球迷 ……

大疤痢 她就是一根筋，犯死心眼儿，也是……

吴 江 我能不能找她谈谈?

大疤痢 你还真得替我看着她点儿，你知道，她命苦，从小没

爹没妈，现在又 … …

吴 江 你别担心，我去找找她。

〔吴江走了，大疤痢不知该去何处。 〔吴海潮走来。

吴海潮 你见到我儿子了吗? 大疤痢 您儿子?

吴海潮 就是脑袋上缠着绷带的那个 ……

大疤痢 噢，他找我妹妹去了。 吴海潮 找你妹妹干嘛?

大疤痢 我妹妹特别崇拜他。

吴海潮 球踢得那德行，还值得让人崇拜?不害臊。

大疤痢 您这叫什么话?咱中国队是臭，可那球员并不都是 孬种，就说那守门员吧……

吴海潮 你少提他，提他我的气更大。

大疤痢 您别这样呀!他为了抢那个球，差点儿把自个儿的 脑袋都撞开了瓢儿。要是您的儿子，您不心疼?

吴海潮 他就是我的儿子!

大疤痢 啊?您是守门员的爸爸? 吴海潮 我是吴江的爸爸。

大疤痢 对，他是叫吴江，我妹妹那儿有他的照片。 吴海潮 他到哪儿去了?

大疤痢 往那边走了，找我妹妹去了。

〔吴海潮向大疤痢指的方向走去。 〔大白鹅又追来了。

大白鹅 大疤痢，你看见冯万良了吗?

**大疤痢** 这天刚擦黑儿您就要拉他钻被窝儿睡觉?

**大白鹅** 睡你妈的脚!他是不是跟那小妖精在一块儿? **大疤痢** 我还得找我妹妹去呢，“拜拜”吧您。

**大白鹅** 这年头也不怎么了?早先要是有人搞“破鞋”,都个 顶个把人眼睛瞪成狗眼睛一样贼着；现在谁要是有 了“第三者”,就像老百姓掩护八路军一样护着，合着 我这明媒正娶的倒成了日本鬼子进村了。

〔徐紫烟拿着一件外衣登上甲板。 **徐紫烟** 小明……小明 ……

**大白鹅** 找你男人?

**徐紫烟** 不，找我儿子。

**大白鹅** 儿子你找他干什么? **徐紫烟** (不解其意) ……

**大白鹅** 哦，大姐，你别误会。我是说，早先最让女人操心的 是儿女，可怜天下父母心嘛。眼下最让女人操心的 是自个儿的男人，不定什么时候，一不留神，就被第 三只脚插进来了。

**徐紫烟** 你也是球迷?

**大白鹅** 球迷个屁，要不是因为我那口子迷上了足球，还不至 于让那小妖精钻了空子呢。

**徐紫烟** 这么说，你也恨足球了?

**大白鹅** 当然恨了，我恨不得把这船掀翻，把这些该死的球迷 都掀到海里去!咦，听你这口气，好像你对足球也不 喜 欢 。

**徐紫烟** 我曾被足球害得差点儿丢了命。

**大白鹅** 哎呀，我可算找到贴心人了。我原来以为这船上的 都是球迷疯子呢。大姐，你叫什么?咱姐俩得好好

聊 聊 。

**徐紫烟** 我叫徐紫烟。你呢? **大白鹅** 我叫大白鹅。

**徐紫烟** 大白鹅?

**大白鹅** 这是我的外号，嗨，咱这草民百姓有名字也不值钱，

按上个什么叫着知道你是个人儿就行了。 **徐紫烟** 咱去酒吧喝杯酒好吗?我有点冷了。

**大白鹅** 哎呀，刚见面就让你破费，真不好意思。

**徐紫烟** (惊愕地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我没说请你呀 ……

**大白鹅** 哎呀，你不请我我请你，咱姐俩有缘。 **徐紫烟** 不，咱还是AA制吧… …

**大白鹅** 嗨，什么制不制的，你就别执拗啦，快走吧!

〔大白鹅生把徐紫烟拉走了 ……

5

〔 驾 驶 舱 。

〔老船长吴海潮聚精会神地看着航海图。

**导航员** 报告船长，第11号台风正以每小时75公里的速度

进入3049海区，我们的船正在向它靠近。 **吴海潮** (镇定地指挥着)左舵15度，前车三。

**导航员** (大声重复着)左舵15度，前车三。 〔汽笛声 ……

6

〔灯红酒绿，人影幢幢。

〔舒缓的音乐如淡雾轻烟。 〔方外世界，梦幻般的情调。

〔酒吧一角，坐着冯万良和刘芳。

**刘** **芳** 你倒是说话呀，咱总不能像超生游击队一样从海南 岛躲到乌鲁木齐吧?

**冯万良** 要我说，还是把你肚子里那孩子打掉吧，趁现在时间 还不长。

**刘** **芳** 不行，你已经剥夺了我做妻子的权利，不能再剥夺我

做母亲的权利。 **冯万良** 你真的敢生?

**刘** **芳** 我当然敢了，这年头当“鸡”的都趾高气扬，我生个私 孩子怕什么?

**冯万良** 我的活祖宗，你给我留条活路行不行?

**刘** **芳** 活路我给你留了，你不干呀。我真不明白，留在国外 怎么啦?咱又没要求政治避难，也没有什么国家机 密可出卖，更没把国家的资金往外转移，能判你什么 罪?

**冯万良** 我倒不是怕犯罪，我实在是 ……

**刘** **芳** 舍不得你老婆是不是?

**冯万良** 你知道的，我跟她没感情。 **刘** **芳** 那你留恋什么?

**冯万良** 我说出来你别笑话我。

**刘** **芳** 你当初跪在我脚底下我都没笑话你。

**冯万良** 我实在是……舍不得 ……

**刘** **芳** 舍不得什么?

**冯万良** (颇为动情地)舍不得中国足球……尽管它很臭，尽 管它伤透了我的心，尽管它让我倾家荡产……这辈 子，真正让我动心动肝的， 一个是你， 一个是足球



刘 芳 (气怒地)歇菜吧你!臭下三烂的玩意儿。冲你们这 帮贱骨头球迷，中国足球也好不了。

〔刘芳说完，端起自己的酒杯，扔下冯万良，愤愤而 去 。

〔角落里只剩下了冯万良一个人，他端起酒杯， 一饮 而尽，像是吞下了无限的苦衷。

〔大白鹅突然而至，冯万良惊慌失措。

大白鹅 我刚才遇见一个有学问的人，她跟我说了一句话，这 话说起来有点儿绕脖子，可你要是咂摸咂摸滋味儿， 还挺有道理。

**冯万良** (困惑地看着她) … …

**大白鹅** 那位大姐说，只有尝到了被抛弃的痛苦，才会觉得抛 弃别人是一种罪过。

**冯万良** (依然困惑地看着她) … …

**大白鹅** 那小妖精是不是留在国外没回来? **冯万良** ……

大白鹅 (相信了自己的判断)她要想回来也行，你得应我三 条。第一，跟那小妖精断绝一切来往；第二，今后你 到哪儿去都得带着我；第三，你的工资要全部交给我

保管，我每月给你留80块的烟钱。 **冯万良** ……

**大白鹅** (非常自信地)你得给我写保证，签字画押。 **冯万良** (万般无奈地)你别逼我行不行?

**大白鹅** 谁逼你了?我这就对你够宽容的了，你还要怎么样? **冯万良** 你总得给我点儿时间呀!

**大白鹅** 这么说，你跟那小妖精还没有断?

**冯万良** 我想跟你商量点儿事，我遇上了麻烦，你得帮我一 把 。

**大白鹅** 麻烦，我早知道会遇上麻烦的，我警告过你吧?不听

呀。说吧，什么麻烦事? **冯万良** 她怀孕了 ……

大白鹅 (立即炸了)什么?那小妖精怀了你的野种?好啊你 冯万良，你欺负姑奶奶欺负得没边了，姑奶奶今儿跟 你们俩磕了。你不是要跟我离婚吗?行啊，你把那 小妖精叫来，我非得把她那横嘴撕成竖嘴，今儿个是 有她没我，有我没她……

〔天幕上，狂风乍起，惊涛骇浪，霹雳闪电，石破天惊



〔大白鹅暴怒的叫骂被吞没了 ……

〔驾驶舱内，紧张有序。

**吴海潮** 前车二，右舵10。 **导航员** 前车二，右舵10。

〔疾风暴雨中，轮船在乘风破浪。 〔汽笛声像是在风暴中挣扎 ……

8

〔 酒 吧 。

〔冯万良和大白鹅已经离去了。

〔徐紫烟一个人在吧台上喝酒，她似乎感觉到了一个 男人的目光正在看她。

〔徐紫烟转过身来，神秘人已经站在了她身边。

**神秘人** 那个神秘的电话是你打的? **徐紫烟**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神秘人** 在我回国之前，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让我退掉飞机 票，改乘这条船，说有一个亲人在船上等着我。

**徐紫烟** 我能算是你的亲人吗? **神秘人** 可也不能算是仇人吧? **徐紫烟** 差不多。

**神秘人** 这么多年了，你还在恨我?

**徐紫烟** 我已经想不起来我该恨谁了。

**神秘人** 这些年来，我想起那件事心里就打哆嗦。我们定好 了婚期，亲戚朋友都来了，你已经穿好了婚纱，可我 就是回不来 ……

**徐紫烟** 这不是挺好嘛，否则我上了你那条贼船就下不来了。 你那次只是耽误了我一次婚姻，并没有耽误我的一

生，我感激你。真的……

神秘人 我知道你说的是气话。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结婚 已经耽误了，可是到了你生孩子的时候我仍然不在 你身边，我悔得肠子都青了……本来我们该成为一 对合法的夫妻，你却落了生私生子的罪名……17年

了，我总想见到你，向你说一声对不起…… 徐紫烟 不必，你有你的事业，我认命了。

神秘人 别提我的事业，我拼死拼活这么多年，还是一事无 成。

徐紫烟 你后来又结婚了?

神秘人 没有，我害了你，不能再害另一个女人。 徐 紫 烟 … …

神秘人 你还好吗?我看见你是和你丈夫一起来的。 徐紫烟 还有我的儿子。

神秘人 那是我们的儿子吗?

徐紫烟 不，他是我和安再山的儿子。

**神秘人** 紫烟，你别误会，就算你告诉我，我也不会提什么要 求的，我没有这个权利，我只想看一眼……

〔传来了安小明的声音：妈妈……妈妈 …… **徐紫烟** 对不起，我得走了，我儿子在找我……

**神秘人** 紫烟，求求你了，你能告诉我实话吗?

**徐紫烟** 我告诉你的都是实话。 〔徐紫烟毅然离去。

〔酒吧里只剩下孤零零的神秘人，夜深了。 〔安小明上来了。

**安小明** 先生，请问，你看见我妈妈了吗?她叫徐紫烟。 **神秘人** 你叫小明吧?

**安小明** 你怎么知道的?你是谁?

**神秘人** 小明，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安小明** (奇怪地) ……

神秘人 我只想问问你，你今年多大了? 安小明15岁。

神秘人 15岁，不对吧?

安小明 这有什么不对的，不信，我明天拿护照给你看。 神秘人 那……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安小明 10月24日。

神秘人 10月24日 …… (摇着头) 安小明 有什么问题吗?

神秘人 你是在哪儿出生的?

安小明 美国。辛辛那提州。你问这些干什么?

**神秘人** 我随便问问，对不起……啊，你妈妈刚走，大概回船 舱 了 。

〔安小明困惑地退下。

〔神秘人頹然地靠在吧台上 ……

9

〔夜，海浪奔腾咆哮，风暴却平息了。 〔轮船在波涛中轰鸣着前进。

〔寒风料峭，甲板上出现韩寒单薄柔弱的身影。 〔大疤痢在一边劝说着。

**大疤痢** 韩寒，听话，快回去吧，这样你会感冒的。 **韩** **寒** 我死都不怕，还怕感冒吗?

**大疤痢** 韩寒，你别死，哥求你了。哥在这个世界上就你这么

一个亲人了，你死了，哥怎么办? **韩** **寒** 我不是早晚也得死吗?

**大疤痢** 韩寒，奶奶临终的时候，不是嘱咐你一定要听我的话

吗?

**韩** **寒**听你的话听你的话，要不是你我早就解脱了。我想 死，你非得说让我出来看一场球，还说能找到爸爸， 爸爸在哪儿呢?

**大疤痢** 你相信我，我一定能找到爸爸。

**韩** **寒** 你别再骗我了，你一直在骗我。我根本没有爸爸，也

没有妈妈，他们早就死了，我要到另一个世界去找他 们 。

**大疤痢** 韩寒，你别这么想，我已经找到线索了，我一定能找

到你爸爸 … …

**韩** **寒** (歇斯底里地)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 … **大疤痢** 韩寒，你想干什么?

**韩** **寒** 我想跳海，我想死! 〔吴江悄然而至。

**吴** **江** 韩寒，别这样，要跳海，我先跳；要死，我先死。该死 的是我。

韩 寒 (惊愕地看着头上缠着绷带的吴江)你 … … 你是吴 江?

〔吴江含笑点着头。

〔韩寒向吴江做着手势。 〔吴江顺从地蹲下身子。

〔韩寒爱恋地抚摸着吴江头上的绷带。 韩 寒 还疼吗?

吴 江 (摇摇头，唱起了《水手》那支歌):“他说风雨中那点 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 ”

韩 寒 (极其痛苦地)我已经没有梦了，我的梦也破灭了



〔吴江慢慢地站起身来，接过韩寒手中的足球，高高 地举了起来。

〔韩寒突然扑到吴江的怀里，紧紧地搂住他 …… 〔 暗 转 。

10

〔夜，头等舱卧室，灯光明亮，舒适安宁。

〔外面的风暴似乎没有影响头等舱里的宁静。

〔徐紫烟仰卧在床铺上，看着电视里的录像节目。

〔安再山心不在焉地转悠着 …… 〔突然，安再山拉开门要出去。

**徐紫烟** 你到哪儿去?

**安再山** 我去看看10号舱那个人来了没有?

**徐紫烟** (突然发起了火)你站住! **安再山** 干什么?

**徐紫烟** 我真不明白，你找马伯华到底要干什么? **安再山** 你怎么知道我要找马伯华?

**徐紫烟** (一时语塞) … … **安再山** 你认识马伯华? **徐紫烟** ……

**安再山** 这么说，你已经见到他了? **徐紫烟** ……

**安再山** 怪不得上船以后，我发现你的情绪不对头呢。

**徐紫烟** 到底谁不对头?我们本来说好的从美国直接回中 国，你非要中途看一场世界杯外围赛，我应了你。看

完外围赛，本来买好了机票直接回国，你又退了机票 上了这条该死的球迷船。你这么鬼鬼祟祟地折腾来 折腾去，到底是为什么?

**安再山** 这有什么奇怪的?你知道，我是个生意人，做的是买 卖，赚的是钱。

**徐紫烟** 你跟马伯华做什么生意? **安再山** 我要聘用他。

**徐紫烟** 让那个倒霉鬼给你做广告?

**安再山** 不，我要聘用他当我的主教练。 **徐紫烟** 你的主教练?

安再山 紫烟，你听我跟你解释。你知道，我那个橄榄球俱乐 部破产以后， 一直翻不过身来。我做过许多市场调 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百业待兴，到处都是机会，赚

钱比在国外容易多了。特别是足球 …… **徐紫烟** 什么?你想搞足球?

安再山 怎么不可以呢?你别看中国的球队不行，黑色三分 钟、黑色九分钟、兵败吉隆坡、折戟伊尔比德、活栽在 家门口、只差一步到罗马……中国球队是伤透了中 国球迷的心，可是中国却有一流的球迷，中国更有世 界上最大的足球市场。你说，有这么好的机会我要 是不抓住，那不是也成了“阿哩”了?

**徐紫烟** (惊恐地看着他) ……

**安再山** 紫烟，你别这样，我知道你不喜欢足球，你也不让咱 的儿子踢足球。这没什么,美国人喜欢足球的不多。 掏心窝子说，你以为我就那么爱足球吗?我一个在 山沟里长大的孩子，从小连足球是方的是长的都不 知道。后来上了大学，同学们见我跑得快，才硬拉着

我去踢足球。谁让我后来交了大运了呢?!从天上 掉下来一个亲爷爷，我爹三岁的时候他就被抓去当 兵了，都以为他早就见了阎王了，谁想他在美国却混 成了资产阶级，还是靠搞体育发的家。我爷爷临死 的时候只跟我说了一句话：做生意如同找媳妇，要把 眼睛盯在没破瓜的黄花姑娘身上，别总惦着给别人 刷锅、吃别人的剩饭。

**徐紫烟** 你爷爷纯粹是个老流氓。

**安再山** 话糙理不糙。你说我回国搞支足球队，是不是个冷 门儿?你别看中国球队在“八国联军”面前是稀泥软 蛋，要是让中国人窝儿里斗，自个儿跟自个儿打，那 还是挺有看头的。

**徐紫烟** 我算瞧透了你了，你那心里可真够黑暗的。

**安再山** 做生意的人有几个是“一颗红心永向党”的?咱赚的 是钱，心不黑能赚钱吗?为了钱，财神爷跟财神奶奶 都能打离婚。

**徐紫烟** 我先把丑话跟你说前面，你要是做别的生意我不反

对，你要是搞足球生意，我就带着小明回美国。

**安再山** 你不喜欢足球，你不看不就结了!干嘛还非得躲到 美国去?

**徐紫烟** 我就是为了躲开足球才到美国去的。美国是惟一不 迷恋足球的国家。

**安再山** 你愿意回去就回去，反正我回国搞足球是既定方针

了 。

**徐紫烟** 我这是说的第一句话，还有第二句话，你听明白了：

你要是聘用马伯华当教练，我就跟你离婚!

**安再山** 你到底是恨足球还是恨马伯华?

**徐紫烟** 我都恨……我恨一切搞足球的人，包括你!

〔安再山愕然了 …… 〔 暗 转 。

11

〔早晨，风平浪静。

〔天幕上出现一片辽阔的海域，在金色的阳光下，海 浪连天，波光粼粼。

〔小贝利随着音乐跳起了桑巴舞，跳得非常认真、投 入 。

〔韩寒跟在小贝利的身边学着桑巴舞，也学得非常认 真、投入。

〔安小明跑来，也跟着他们跳起桑巴舞。

〔韩寒见到安小明，停止了舞步，抱起自己的足球走 了 。

〔安小明追上来 … …

安小明 韩寒，韩寒，你别走 ……

韩 寒 (不理睬他，顾自走向船头) 安小明 韩寒，韩寒，你等等 ……

韩 寒 (站在船头，依然不理睬他)

安 小 明 韩寒，对不起 …… 韩 寒 … …

安小明 你难道不想听我解释吗? 韩 寒 … …

安小明 你真的不理我了? 韩 寒 … …

安小明 韩寒，你在这阳光下真美……像……像海的女儿。 韩 寒 … …

安小明 你看，这大海多壮丽啊!海浪、阳光、海鸥……啊，大 白鲨!

韩 寒 (一惊)在哪儿?

**安小明** 在那儿……你看! 〔韩寒凑过来。

〔安小明一把搂住韩寒的肩头。

韩 寒 (挣扎着)放开我!

安小明 韩寒，你听我说……

韩 寒 你再不松手我就喊人了。 安小明 (慌忙松开手)韩寒 …… 韩 寒 你别理我!

安小明 韩寒，我昨天失眠了，一夜都没有睡。 韩 寒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安小明 就是为了你。 韩 寒 我不听。

安小明 你跟我说的话，我想了一夜…… 韩 寒 我什么都没有跟你说。

安小明 你说了，就在昨天晚上。 韩 寒 我不记得了。

安小明 韩寒，你别区气，我可是认真的。 韩 寒 你认真什么?

安小明 我经过一夜的考虑，做出了决定——这是我有生以 来第一个最重大的决定。

韩 寒 什么决定?

**安小明** 你真想听?

**韩** **寒** 随你的便，你要是再说那些没劲的话，我就当没听 见 。

**安小明** (突然地)我决定向你求婚。 韩 寒 (一激灵)什么?

安小明 (神圣地)我决定向你求婚。 韩寒(大笑起来)哈哈哈 … …

**安小明** 你笑什么?我跟你说过，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重

大的决定，我可是认真的。

**韩** **寒** ( 依然大笑不止)哈哈哈…… 安小明 (气恼地)不许笑!

韩 寒 (笑得流出了眼泪)哈哈哈……

〔安小明突然从腰间抽出 一把锋利的匕首，撕开衣 服，露出了赤裸的胸膛。

〔韩寒慌了，急忙上前抓住了他的手。 韩 寒 你要干什么?

安小明 我是郑重其事地向你求婚的，你可以不同意，你可以

拒绝我，但我不允许你嘲笑我。 韩 寒 小明，你别误会，我没有嘲笑你。

安小明 我知道，你是信不过我，我要在上帝面前剖开我的胸

膛，让你看看我这颗心是真的还是假的。

韩一寒 小明，我没有嘲笑你，也没有怀疑你的真诚。 安小明 那你笑什么?

韩 寒 我是笑……笑你刚刚15岁，还远远没有到谈婚论嫁 的年龄。

**安小明** 我是说向你求婚，并没有说要马上跟你结婚。

**韩** **寒** 就算是求婚，是不是也早了点儿?

**安小明** 韩寒，你昨天不是说，要把自己的初吻献给最爱的人 吗?

韩 寒 我承认，我是说过这话。

安小明 昨天……我实在拿不准自己是不是爱上了你，所以

……伤害了你 …… **韩** **寒** 这没什么。

**安小明** 经过了一夜的思索，我明白了。 **韩** **寒** 你明白了什么?

**安小明** 我应该接受你的初吻 ……

**韩** **寒** 不，我不同意。 **安小明** 为什么?

韩 寒 这不是爱，这是施舍，我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施舍。 安小明 你还是信不过我?

韩 寒 你我都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我们太年轻了。 **安小明** 你不是说想体验一下吗?

韩 寒 我也想明白了，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人生原本 就有许多缺憾，你就是活一百岁，也还会有许多大片 大片的空白。而且，经历的越多，缺憾也就越多。倒 不如干干净净地来，干干净净地走。就像天上的一颗 流星，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瞬间，毕竟划破了一片黑暗。

安小明 韩寒，你说的是什么呀?我不懂。 韩 寒 你会懂的，而且很快就会懂的。

〔吴江在找韩寒：韩寒……韩寒…… 韩 寒 吴江来找我了，我跟他约好了，再见。

〔韩寒向安小明伸出了手 ……

〔安小明茫然地看着韩寒，下意识地伸出了手 ……

12

〔小喇叭正跟大疤痢聊天，大白鹅来了，她四下踅摸 着。

**大疤痢** 我奶奶临死的时候，让我一定想办法找到韩寒的父 母。

**小喇叭** 你是说，韩寒不是你的亲生妹妹? **大疤痢** 不是。

**小喇叭** 那她爹妈是谁呀?

**大疤痢** 我奶奶说，她妈出国了，她爸爸还在国内。 **小喇叭** 有线索吗?

**大疤痢** 我奶奶只听说是个玩足球的，还是个教练什么的。 **小喇叭** 中国教练多了，你总不能挨个儿去问吧?

**大疤痢** 我这两年一直在明查暗访，一个足球记者帮助我分 析过，用的是排除法，把别人一个一个都排除了，剩 下了11个可疑的人。

**小喇叭** 好家伙，11个?你要找到也不容易呀? **大疤痢** 我找到了10个。

**小喇叭** 怎么样?

**大疤痢** 又都排除了。 **小喇叭** 还剩下一个?

大疤痢 这是最后的一线希望了。 小喇叭 谁呀?

大白鹅 (过来问)谁呀?谁在找我?你们俩知道谁在找我 吗?

大疤痢 谁找你干嘛呀?你不是在找冯大哥吗? 大白鹅 说有一个姑娘在甲板上等着我，谁呀?

小喇叭 姑娘你理她干什么?要是老爷们跟你约会还差不 多。

大疤痢 (顺手一指)那边倒有一个姑娘。

小喇叭 (一看不远处站着的是刘芳，急了)哎哎，你瞎开什么 玩笑?那是刘 ……

大白鹅 (敏感地)她是谁?

小喇叭 她……她是我的女朋友 … … 大白鹅 扯蛋，你哪儿来的女朋友?

小喇叭 我……我刚交的……刚有点儿戏，您行行好，千万别 给我搅了。

大白鹅 你的女朋友找我干嘛呀?是不是想让我给你当媒人

呀?

小喇叭 大疤痢瞎说呢，他想坏我的好事，人家根本没找你。 刘 芳 (镇定地走过来)是我，是我在找您!

大白鹅 那……你是谁?

刘 芳 我想跟您单独谈谈。

大白鹅 可我……我不认识你呀。

刘 芳 我认识您，你不是冯万良的老婆吗?咱到那边去谈 好吗?

〔刘芳在前面走，大白鹅犹犹豫豫地在后面跟着。 〔大疤痢和小喇叭急忙阻拦着。

大疤痢 哎呀，你们别 ……

小喇叭 (小声地对刘芳)你冷静点儿，有事咱慢慢商量，别往 死胡同里钻呀 ……

刘 芳 这是我们两个女人的事，你们躲远点儿。 大白鹅 对，我们姐俩说点儿事，你们瞎掺和什么?

〔刘芳带着大白鹅往船头走去。

小喇叭 不好，要出人命，你在这儿盯着点儿，我去找冯大哥。 她们俩人要打起来，你可得立马把她们拉开。

**大疤痢** 她们要是玩命地抓挠起来，我一个人也拉不住呀! 你可得快去快回。

〔小喇叭跑了，大疤痢紧紧盯着两个女人。 〔刘芳带着大白鹅来到一个僻静处。

刘 芳 (大方地伸出手)认识一下，我叫刘芳。

**大白鹅** (慌忙拉着刘芳的手，热情地)啊……我叫大白鹅，你 找我干嘛?

刘 芳 不是我要找您，是您在找我。 **大白鹅** 我……找你?

**刘** **芳** 我就是您要找的那个小妖精。

**大白鹅** (像见了瘟神般的甩掉刘芳的手)你……你还敢找 我?

刘 芳 (更加镇定地)我想……总这么像避猫鼠儿似的躲着 您也不是个事儿。是灾是祸，想躲也躲不过，早早晚 晚都是一回事，是打是骂，是杀是剐，您就早点儿动 手 吧 。

**大白鹅** (愣愣地看着刘芳) ……

刘 芳 要不，您先抽我俩嘴巴出出气。

〔刘芳向前凑了凑，大白鹅反而向后退去。

**大白鹅** 你……你这是干嘛呀?

刘 芳 谁让我做了对不起您的事呢，来吧，您动手吧，我扛 得住。

**大白鹅** ……

**刘** **芳** 我知道您恨我，恨不得把我撕碎了、咬烂了、挠花了。 我理解您，换成我，我也会这样的。

**大白鹅** ……

**刘** **芳** 来吧，我保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把自个儿都送 到您面前来了，您还等什么呢?

**大白鹅** 我……我……我本来是想跟你拼命的，可是……你 这样一来，我倒下不去手了……

**刘** **芳** 冯万良说过您 ……

**大白鹅** (警觉地)他说我什么? **刘** **芳** 说您是刀子嘴豆腐心。

**大白鹅** 什么刀子嘴豆腐心?我这是没用、没出息、废物点 心!(哭了起来)

刘 芳 (扶着她的肩头，无限温情地)不管从哪儿论，让我叫 您一声姐吧。姐，您别难过，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您这样，我这心里更不好受了……

**大白鹅** (似乎忘记了她和刘芳的情敌关系，突然扑在刘芳的 怀里)妹子，你姐的命苦啊……

**刘** **芳** 姐，您先别哭，妹子想跟您说两句话，说两句心里话。 **大白鹅** (抽咽着)你说吧 ……

**刘** **芳** 不知道冯万良跟您说过没有，我怀孕了 … … **大白鹅** 那……你准备怎么办呢?

**刘** **芳** (可怜巴巴地)我刚21岁， 一个姑娘家的，我有什么 办法呀?

大白鹅 (本能的同情心)我奶奶早就说过，这种事终了还是 女人吃亏。不是姐说你，你怎么这么容易就让他得 手了呢?

刘 芳 (泪水汪汪地) ……

大白鹅 (猛醒过来)不对，你跟我说实话，你们俩到底是谁先 起的意?

刘 芳 (不解地)起什么意? 大白鹅 到底是谁勾搭谁的? 刘 芳 您说呢?

大白鹅 我说什么?我们万良可是老实人，跟我搞对象的时

候，都半年多了，他连我的手都不敢碰一下。

刘 芳 这么说，他后来的那些手段都是您培养的了。 大白鹅 他跟你玩什么手段了?

刘 芳 我还是不说的好。 大白鹅 说吧，我不怪你。 刘 芳 我想问您一句话。 大白鹅 什么话?

刘 芳 您还爱冯万良吗?

大白鹅 废话!他是我老公，我不爱他爱谁?也像你一样到

处伸足插脚爱别人的汉子，我丢不起那人!

刘 芳 那他还爱您吗? 大白鹅 (语塞) ……

刘 芳 您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吗?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 的婚姻。

大白鹅 不道德?谁不道德了?明媒正娶的不道德，你们这

些偷人养汉的倒道德了?这是哪个缺德的说的话? 刘 芳 姐，您别急……

**大白鹅** 你少叫我姐，我不是你姐，甭跟我套近乎! **刘** **芳** 行，我不叫您姐也行，那您提条件吧!

**大白鹅** 提什么条件?

**刘** **芳** 您跟冯万良离婚，要什么条件?

**大白鹅** 我什么时候说要跟冯万良离婚了?

**刘** **芳** 可是他刚一认识我就答应跟您离婚的。

**大白鹅** 跟我离婚，让我给你们挪窝儿让地方?他想得倒美! 下辈子吧。

**刘** **芳** 他要是非要跟您离婚不可呢?

**大白鹅** 借他点儿胆子，你问他长那个腰子了吗? **刘** **芳** 他真的没跟您提过离婚的事?

**大白鹅** 你要是不信，把他叫来，咱三明对案!我还把大话搁 在你这儿，他要是真敢跟我提出离婚来，我还真就成

全你们了。

**刘** **芳** 您说话算数?

**大白鹅** 我要是说话不算数，你抽我的嘴巴还不行? **刘** **芳** 他来了 ……

〔大白鹅一看，冯万良跟在小喇叭的后面，鬼鬼祟祟 地走来。

**大白鹅** (怒不可遏地)冯万良，你臭该死的，你给我过来! 〔冯万良吓得扭头就跑。

〔大白鹅边追边骂：你臭不要脸，你给我回来 ……

**13**

〔甲板上，韩寒用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描述着死亡， 吴江在一边苦口婆心地劝说着。

韩 寒 你看，这天多蓝呀，云多白呀，海浪多明净呀! 吴 江 你第一次见到大海?

韩 寒 是的，可我对它并不陌生， 一点儿也不陌生，我常常

在梦里见到它和我的朋友。 吴 江 你的朋友?

韩 寒 是啊，在这辽阔的大海里，有鲸鱼、有海豚、有珊瑚、 有海藻……它们都是我的朋友。这里千千万万的生 命，它们有自己的疆土、自己的国王、自己的法律、自 己的生活秩序。大海不属于人类，它属于另一个世 界，它是生命的彼岸。我常常想，有人说死了能升天 堂，有人说死了要下地狱，有人说死了可以到西方极 乐世界，我都不信。我说，人类的远祖是从大海中诞 生的，他们爬上陆地以后，就背叛了大海。可是大海 却没有忘记我们，时时刻刻地在召唤我们。我们死 了以后，不是升天堂、不是下地狱，也不是去西方极

乐世界，而是回归大海…… 吴 江 你的想法真奇妙，还挺美。

韩 寒 所以……我终于找到了 一个自杀的好办法。 吴 江 你还想自杀?

韩 寒 抹脖子、上吊、喝敌敌畏、摸电门……虽说都能达到 结束生命的目的，可是死了以后却特别麻烦，任人参 观、任人解剖、任人品评，还要弄脏好生生的一块地 方，让人害怕、让人恶心、遭人厌恶。我想，最好的办 法就是跳进大海，淹没在惊涛巨浪之中。生命结束 了，尸体喂了鱼虾，灵魂和大海完全融合在一起，达 到了永恒的统一。

吴 江 我真不明白，你这小脑瓜儿里怎么有这些奇怪的念 头。你只有17岁，这样结束生命，不觉得遗憾吗?

韩 寒 (朗诵徐志摩的诗)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吴 江 是呀，你什么都没有带走，你也什么都没有留下，你

不觉得到这个世界上白走一遭吗? 韩 寒 我留下了这个足球。

吴 江 不错，这个足球是属于你的。 韩 寒 可我要把它卖掉。

吴 江 卖掉?

韩 寒 我约好了一个主顾……哦，他来了。

〔安再山走来，一副大款的派头。 **安再山** 小姐，你的足球带来了吗?

〔韩寒从自己的脚下把足球拿起来，交给安再山。

〔安再山捧着足球，仔细观看着，像是在鉴赏着一件 价值连城的古玩。

**安再山** 这个足球确实很有价值，双方运动员的亲笔签名，而 且是本世纪最后一次世界杯外围赛。说吧，你可以

漫天要价。

韩 寒 我只想听听你愿意给多少? 安再山 我愿意出五万。

韩 寒 (惊喜地)五万?

安再山 不过有个条件……

韩 寒 什么条件?  安再山 你必须把中国队所有人的名字都签上。

韩 寒 这里面是差了一个人。

安再山 而且是个特别重要的人物。

韩 寒 我为了找他签名，把整条船的乘客都耽误了。 安再山 这么说，你一直没找到他?

韩 寒 (摇着头) … … 吴 江 差谁的签名?

安再山 中国队主教练马伯华。

吴 江 这太容易了，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 安再山 我要的是时间。

吴 江 什么时候?

安再山 这条船上岸之前。

韩 寒 你这是故意刁难，这条船不上岸，我们到哪儿去找马 伯华?

安再山 要是能出现奇迹呢? 韩 寒 这不可能。

安再山 你说呢?守门员先生。 吴 江 我可以试试……

安再山 你有多大的把握? 吴 江 把足球给我。

〔安再山把足球交给吴江。

〔吴江抱着足球走了。 〔安再山诡秘地笑了。 〔神秘人走上来。

**韩** **寒** 这么说，马伯华教练就在这条船上? **安再山** 我怎么会知道?

韩 寒 要是有了马伯华教练的签名，你真的肯给我五万元 吗?

**安再山**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韩** **寒** 要是缺了马教练的签名呢? **安再山** 那我就不要了。

**韩** **寒** 我看你根本没有诚意买这个足球。

**安再山** 难道你有诚意卖这个足球吗?我问你，要是那个守

门员把马伯华的签名带回来，这个足球你还卖吗? **韩** **寒** 我当然不卖了!

**安再山** 我要是愿意再加价呢? **韩** **寒** 你再加多少?

**安再山** 你既然不想卖这个足球，为什么还要问价钱呢? **韩** **寒** 我只想知道它到底值多少钱。

**安再山** 好啊，没想到我这个生意场上的老手却让你这个小 毛丫头给涮了。

韩 寒 (不好意思地)对不起 ……

**神秘人** (走过来)我觉得这么一个足球值不了那么多钱。 **安再山** 你懂得行情?

韩 寒 (急了)怎么不值?你知道为了得到这些签名，我们 花了多少功夫?我哥哥带着我在球场门口等着，在 宾馆里挨着门地找，甚至守在厕所旁边，见到运动员 来了急忙拦住人家，人家不给我签，我和哥哥就苦苦

地求人家，还要躲着警察、躲着保安……

神秘人 (轻轻地抚摸着韩寒的头)孩子，你受委屈了。我是 说，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你 还是不要打听它的价钱好。

韩 寒 (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 …… 〔吴江回来了，抱着足球。

〔韩寒急忙迎上去。

韩 寒 吴江哥哥，马教练的名字签到了吗? 吴 江 对不起……韩寒，我……

〔神秘人走到吴江面前，接过足球。

〔吴江愣住了，刚要开口，嘴唇被神秘人手中的签字 笔压住了。

〔神秘人在足球上签了个名字，把足球交给韩寒，匆 匆走了。

〔韩寒和安再山一起凑过来；看着上面的签名。

韩 寒 (极其兴奋地)他……他就是马教练?啊……我的签

名全啦!我有了所有人的签名 …… **安再山** (疑惑地问吴江)他真的是马伯华? 吴 江 我……我不知道。

安再山 你连你们主教练都认不出来? 吴 江 确实不认识他。

**安再山** 这么说，这个签名是他假冒的? 吴 江 我……我不知道 … …

韩 寒 不，我要找他，我要去问问他! 〔韩寒抱着足球追了下去 …… 〔 暗 转 。

14

〔夜，船长舱。

〔吴海潮站在舱前指挥着。

**导航员** 报告船长，11号台风已经进入341号海区。 **吴海潮** 密切监测风速方向!

**导航员** 密切监测风速方向! **吴海潮** 左舵30,前车三!

**导航员** 左舵30,前车三!

**15**

〔夜，天气阴沉，星月无光，只有船舷上和舱室里的灯 光闪烁。

〔甲板寒风料峭，人影稀疏。

〔徐紫烟和神秘人又来到了 一起。

**神秘人** 这么说，小明真的不是咱俩的孩子。 **徐紫烟** 是又怎么样?

**神秘人** 我不是个好爸爸，也不是个好丈夫，甚至连做个情人 都不合格。不过，如果上天真的赐给我一个儿子，我

一定好好尽一尽父亲的责任。 **徐紫烟** 你还有责任?

**神秘人** 也许……是我太自私了，我需要。 **徐紫烟** 你需要什么?

**神秘人** 我需要 … … 有个家。 **徐紫烟** ……

神秘人 我从18岁到48岁，整整30年了。我一直在苦巴苦 曳地奋斗，像是在惊涛骇浪里挣扎，连口气都不敢 喘，眼看着就到岸边了，没想到看见的却是一次又一 次的海市蜃楼。我又得到了什么呢?除了失败还是 失败，除了耻辱还是耻辱，除了眼泪还是眼泪……我

累了，我的心累了，我真想有个家，在一个遮风避雨 的地方好好歇一歇。

**徐紫烟** 17年前你要有这种需要该多好!

**神秘人** 是啊，17年了。告诉我，他在哪儿? **徐紫烟** 你问谁?

**神秘人** 孩子，我们的孩子!

**徐紫烟** 她是个女儿，整整17岁了。 **神秘人** 她在哪儿?

**徐紫烟** 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她，你真的想见她，就帮助我 一起去找吧。

**神秘人** 你把她放在哪儿了? **徐紫烟** 我把她抛弃了……

〔徐紫烟伏在船舷上哭了。 〔神秘人轻轻地安慰着她。

**神秘人** 对不起……这都是……我的错，是我不该抛弃你们 ……你还记得……记得在什么地方吗?

**徐紫烟** (痛苦地)沙土山后街甲一号 …… 神秘人 虹桥外面?

徐紫烟 离国家体委不远……

神秘人 那地方早就搬迁了……

徐紫烟 我最怕的就是找不到原来的地方。 神秘人 还记得是什么人吗?

徐紫烟 一个老太太，是个拣破烂的，当时就70多岁了，现在 恐怕也不在人世了……

神秘人 地方没了，人没了，到哪儿去找?

徐紫烟 一个玉坠儿。 神秘人 玉坠儿?

徐紫烟 玉坠儿上雕刻着一条小龙儿。 神秘人 小 龙 儿 ?

徐紫烟 这是你送给我的惟一的一件礼物。

神秘人 是我妈临死的时候传给我的，让我送给她未来的儿 媳妇。

徐紫烟 我把它留给了女儿，这是惟一的线索了。 神秘人 天呀，这不是造孽嘛!

徐紫烟 你说是谁造孽?

神秘人 是我，是我行了吧?

徐紫烟 是你，就是你，你不但抛弃了自己的亲骨肉，你首先 抛弃的是我。我一个大姑娘，不明不白地生了个孩 子，我怎么办?

神秘人 你总可以把她交给我的家人吧?

徐紫烟 你们家承认我吗?你们家要我吗? 神秘人 你到我们家去了吗?

徐紫烟 我没有那么贱!我让你欺骗了，不能再受你们家的 白眼。

神秘人 你这完全是自个儿跟自个儿较劲。

徐紫烟 我不跟自个儿较劲行吗?我给你发了那么多电报， 你连理都不理我。

神秘人 你知道我在国外，那些电报我根本没有及时收到。 等我拿着你那些破电报回了国，你早就无影无踪了。

徐紫烟 那是因为我恨你，你毁了我，我在国内待不下去了才

出的国，我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包括现在! 神秘人 对不起 … …

徐紫烟 没有什么对不起的，我们谁也不认识谁。 〔徐紫烟说完，拂袖而去。

神秘人 (喊着)紫烟，你等等…… 〔徐紫烟义无反顾地走了。

〔神秘人并没有追赶，他沮丧地掏出了一支烟，摸了 半天，找不到火……

〔大疤痢凑上来，打燃了自己的打火机 …… 神秘人 谢谢。

大疤痢 不客气。

神秘人 (突然想到)你一直在听我们的谈话?

大疤痢 (茫然地)我刚到这儿，您在跟谁谈话?我倒是看见

有个人影走了，像是个女的。 神秘人 (放心了) ……

大疤痢 (试探地)有人说您是马教练?

神秘人 (气怒地)吃饱了没事儿撑的，瞎猜我干什么? 大疤痢 那……您到底是不是马教练?

神秘人 我就是我，我谁也不是!

大疤痢 您在回国之前，接到过一个电话吗? 神秘人 电话?

大疤痢 有人劝您退掉飞机票，搭这条船走。 神秘人 那个电话是你打的?

大疤痢 是我。

神秘人 你说，我在船上能见到一个亲人? 大疤痢 您真的是马教练吗?

神秘人 我的亲人在哪儿? 大疤痢 我有一个妹妹 …… 神秘人 你妹妹，她是谁? 大疤痢 她叫韩寒。

神秘人 韩寒?就是抱着一个足球的那个女孩儿?

大疤痢 (点了点头) … …

神秘人 你妹妹今年多大了? 大疤痢 17岁。

神秘人 你们家在哪儿住?

大疤痢 赵公口小区5号楼。

神秘人 你家原来在哪儿住?

大疤痢 原来跟我奶奶一起住。

神秘人 你奶奶呢? 大疤痢 死了。

神秘人 你爸爸妈妈呢?

大疤痢 我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我是我奶奶从垃圾堆里拣 来 的 。

神秘人 你是拣来的?那你妹妹呢? 大疤痢 我妹妹也是拣来的。

神秘人 你妹妹是从哪儿拣来的? 大疤痢 我妹妹有一样东西。

神秘人 一 个玉坠儿? 大疤痢 对 。

神秘人 玉坠儿上雕刻着一条小龙? 大疤痢 对，你怎么知道的?

神秘人 天呀，韩寒……韩寒真的是我的女儿! 大疤痢 您……您真的是马教练?

〔一声惊呼：有人跳海啦……有人跳海啦…… 〔大疤痢和神秘人都愣住了 ……

**16**

〔船头，狂风乍起，海浪滔天。

〔吴海潮在组织抢救，人们四处奔跑。 〔喊声：快救人呀，韩寒跳海啦 ……

〔喊声：不好，吴江跳下去了 …… 〔喊声：那边……在那边 ……

〔喊声：快来人呀 ……

〔吴海潮：从软梯下去，快 ……

〔喊声：老船长，吴江救起了韩寒 …… 〔吴海潮：快放救生艇 ……

〔喊声：不好，吴江和韩寒又被海浪卷走了 …… 〔惊涛骇浪，狂风暴雨淹没了人们的喊叫声 ……

**导航员** 报告船长，11号台风已经进入我们的海区! **吴海潮** 右舵30,后车一 !

导航员 右舵30,后车一 !

〔喊声伴着风浪声：韩寒……吴江……韩寒……吴江



〔船头的人们乱成一团，恐慌中透出神秘人的绝望的 喊叫：韩寒……我的孩子 ……

〔 暗 转 。

17

〔轰然一声巨响，轮船驶进了台风中心。 〔狂涛风暴骤然而止，平静得令人恐惧。

〔甲板上平放着吴江的尸体，人们在默默地抽泣着。

韩 寒 (哭泣着)吴江哥哥，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不该救我 呀……吴江哥哥……你死了，你是为了救我死的，可 是 … … 我能活吗?我要是能活下去，还会跳海吗? 吴江哥哥，你真的不明白呀 ……

神秘人 (上前拉着韩寒)孩子，别这样……吴江死了，人死不 能再生，可是你要活下去，你要好好地活下去，我再 也不离开你了……我的孩子 ……

**大疤痢** 韩寒，我的好妹妹，你先别哭，你看看，你睁眼看看他 是谁?

韩 寒 (抬起泪眼) ……

神秘人 孩子……我的孩子 …… 韩 寒 你是谁 … …

〔神秘人摘掉帽子，除去眼镜，扯掉胡子，露出了真面 目 。

〔众皆一片惊愕：马伯华……他是马伯华 …… 韩 寒 你是马教练?

**马伯华** 不，我是你的父亲，是你的亲生父亲。 **韩** **寒** 爸爸 … …

**马伯华** 孩子……我的好女儿 ……

〔马伯华等待着韩寒扑向他的怀抱，但是韩寒没有 动 。

**马伯华** 韩寒，我真的是你的父亲，不信，你问你的哥哥。

**大疤痢** 韩寒，他是……他是你的父亲……哥哥没有骗你，哥 哥带你找到了亲人 ……

〔韩寒仍如在梦中，她慢慢地从胸前掏出一个挂在脖 子上的玉坠儿 ……

〔徐紫烟见到玉坠儿，哭着扑过来，紧紧地抱住了韩 寒 ……

**徐紫烟** 我的孩子 ……

**马伯华** 韩寒，这就是你的妈妈，是你的亲生妈妈……

韩 寒 (呼唤声由弱渐强)妈妈……爸爸……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马伯华和徐紫烟一起搂住了韩寒 …… 〔许多人流下了眼泪 ……

〔韩寒挣脱了马伯华和徐紫烟的搂抱，站起身来。

韩 寒 不，我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我只有奶奶，还有

哥哥……我有大疤痢哥哥，还有吴江哥哥……现在 吴江哥哥也没了，我没有爸爸，没有妈妈……

**徐紫烟** 孩子，妈妈对不起你 ……

**安小明** 韩寒，还有我，我是你的弟弟。 **韩** **寒** 你是我的弟弟?

**安小明** 对，我是你的弟弟，我们有了共同的妈妈…… 韩 寒 (对徐紫烟)你真的是我妈妈?

**徐紫烟** 这条玉坠儿就是妈妈戴在你脖子上的。 **韩** **寒** (对马伯华)你真的是我爸爸?

**马伯华** 我是你爸爸 ……

韩 寒 (声嘶力竭地)你们为什么要抛弃我?为什么?

〔马伯华和徐紫烟都愣住了。 〔安再山过来。

**安再山** (问徐紫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徐紫烟** 我现在没有时间解释。

〔一直站在旁边观看的冯万良走了过来。

**冯万良** 等等，让我说两句。我说朋友们，吴江死了，他是为 了救韩寒而牺牲的。正当我们为这位舍己救人的英 雄悲痛的时候，又看到了这骨肉相逢的一幕，谁也说 不清这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悲也好，喜也好，都折 腾得我们心里怪难受的，翻江倒海……可是，你们想 过没有?对于吴江的死，谁该负有责任?我说过，吴 江是为了救韩寒死的，那么韩寒为什么要跳海呢? 韩寒说过，中国队要是打输了，她就去死，这件事别 人不清楚，你大疤痢应该最清楚吧?你天天提心吊 胆地看着韩寒，到了也没把韩寒看住，她还是跳了海 ……是谁让中国队打输了?是谁把韩寒逼得跳了 海?是谁害死了吴江?

〔群情被冯万良煽动起来，球迷们一齐喊着马伯华的 名字，向马伯华拥过来……

〔球迷们喊起了口号：马伯华罪责难逃——马伯华害 人有罪……

**冯万良** 朋友们，你们说，马伯华有没有罪? **众球迷** 有罪!有罪!有罪 … …

**冯万良** 朋友们，你们说，马伯华应该怎么处理? **球迷甲** 打倒马伯华!

**球迷乙** 马伯华必须低头认罪!

**球迷丙** 把马伯华扔到海里去!

**球迷丁** 让马伯华给吴江守灵!

**球迷戊** 让他给吴江披麻戴孝 ……

〔愤怒的球迷包围了马伯华，把拳头伸向了马伯华 …… 〔徐紫烟突然挺身而出，站在了马伯华面前，用自己 的身体护住了他 ……

**徐紫烟** 朋友们，我叫徐紫烟，当初是马伯华的恋人。大家都 看到了，我是足球最直接的受害者。是足球让马伯华 抛弃了我，是足球使我抛弃了自己的亲骨肉。我恨足 球，17年了，我没有看过一场足球比赛，我也不允许我 的儿子接触足球。可是今天，我要以一个妻子和母亲 的名义说两句话。请你们看看，在中国足坛上，有多 少男子汉为足球抛弃了家庭，离开了妻子，耽误了孩 子，熬白了头发，牺牲了健康……你们可以嘲笑球员 那临门一脚，可以骂教练员阿哩笨蛋，可是你们知道 吗?他们难道愿意输吗?他们求胜的愿望至少比你 们迫切得多。面对全场观众的责难和唾骂，他们身上 流的是汗，眼睛里流的是泪，心里面流的是血。就这 样，他们还得从地上爬起来，擦干了眼泪，把痛苦深深 地埋在心底，又走上了拼搏的战场。不管你爱足球也 好，恨足球也好，人类不能没有足球，就像人类不能没 有梦想一样。假如你们的丈夫、你们的儿子、你们的 朋友或兄弟明天也走上绿茵场，你们又会怎么想呢? 你们不觉得，足球对这些献身者太不公平了吗?我不

是护着马伯华，你们如何处置马伯华那是你们的事。 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公平地对待足球，公平地对待竞争 者，也公平地对待失败者 ……

〔徐紫烟慷慨激昂的演说把许多球迷震动了，没有人 说话。

〔马伯华激动地欲上前，徐紫烟却离开了他 …… 〔汽笛声突兀而起，长鸣不断 ……

〔吴海潮带着四个海员走上来。

〔吴海潮摘下帽子，亲手戴在吴江的头上。

〔马伯华打开随身带的箱子，把一面队旗盖在吴江的 遗体上。

〔众皆默哀，人群中有轻轻的抽泣声。

〔韩寒抱着足球，来到了吴海潮的面前。 〔吴海潮用手拢住了韩寒那颤抖的肩头。

〔四个海员抬着吴江的遗体，默默地朝船舷走去。 〔天地间笼罩着一种神圣庄严的气氛，寂静无声。 〔音乐骤然响起，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小贝利跳起了桑巴舞，舞蹈充满了原始和宗教情 调，有如招魂的祭礼。

〔韩寒和安小明也跟小贝利一起跳了起来。

〔刘芳、小喇叭、大疤痢等都加入了跳舞的队伍。

〔几乎所有的人都跳起了舞，会跳桑巴的跳桑巴，不 会跳桑巴的就随着节奏狂舞。

〔越跳越疯狂，发泄着难以压抑的悲痛 ……

〔吴江的遗体被慢慢地放下船舷。

〔吴海潮声嘶力竭地呼唤着：孩子 …… 〔暗转。

18

〔又一个早晨，太阳从浓重的乌云中射出了一缕阳 光，晃得人眼花缭乱。

〔轮船在大海上平稳地航行。

〔船上的人又恢复了正常的秩序，似乎一切都没有发 生。

〔没有人说话，人们都集中在船舷上，默默地望着大 海，似乎在向吴江的灵魂告别。

〔韩寒抱着手里的足球，安小明紧跟在她身边。 〔录音机里又播出了这场球赛的实况。

〔潮水般的狂呼声和呐喊声夹杂着北京球迷的“京 骂”。

〔安再山跟着马伯华走过来 ……。

**安再山** 马指导，我昨天晚上提的那个建议 ……

**马伯华** 谢谢你这样抬举我，可是我不想当教练了。

**安再山** 马指导，您别这样，胜败乃兵家常事，您不能因为输 了一场球，就放弃您追求的事业呀!尽管这次您的 球队没有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可是球迷心里有数，您

仍然是国内最好的教练，至少是一流的教练。 **马伯华** 我可不这么想。

**安再山** 您怎么想?

**马伯华** 我跟你说了，我不想再当教练了。

**安再山** 您先别过早地做决定，您再考虑考虑，我知道您这两 天心里烦，这么关键的一场球输了，又遇上了这么多 让人心惊肉跳的事，搁在谁身上也平静不了。这样 吧，马指导，今天中午我请您吃饭，我们再商量商量?

**马伯华** 没什么好商量的。

**安再山** 我想……能不能咱和徐紫烟……三个人一起谈谈? **马伯华** 有必要吗?

**安再山** 我懂您的意思，你们那毕竟是历史了，我尊重你们的 历史，也尊重你们的选择，我想……这最好不要影响 咱们的合作。

〔冯万良突然走来，他手里攥着一个话筒，身后还跟 着一个扛摄像机的年轻人。

冯万良 (以一个主持人的姿态)我说各位朋友，中央电视台 《足球之夜》节目要对我们做现场采访，我是他们邀 请的临时节目主持人，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和 合作。我们要谈的题目是：中国足球的出路在哪里? 这个题目大了一点儿，可是大有大的好处，大家可以 畅所欲言。哪位朋友先发言?(对观众席)那位穿红 衣服的小姐，请你到前面来……

〔冯万良刚要把话筒送往台下，大白鹅突然来了，拦 住冯万良。

**大白鹅** 等等，你先别让小姐发言了，还是我先问问你吧，你

到底是要我还是要刘芳? **冯万良** 你别捣乱，这是电视节目。

**大白鹅** 电视节目更好了，让全国球迷都瞧瞧，你冯万良当上

了球迷协会会长，就立马成了陈士美……

小喇叭 (急忙上来拉下大白鹅)我说嫂子，有事您到后面来 谈，我跟您说……

**冯万良** (尴尬地)对不起，刚才是个小插曲，误会了。现在继 续咱们的米访。

**赵局长** (主动上来，他一直没有露面，观众都快把他忘记了)

**冯万良** 请问您是……噢—-—赵局长，欢迎欢迎，欢迎领导给 我们做指示。

赵局长 (接过话筒)谈不上什么指示，只是谈点儿个人意见， 算是抛砖引玉吧。我想谈谈足球改革问题，主要有 三条，第一，这第一条嘛……

大疤痢 (上来，气愤地)我说赵局长，您要想做报告，还是换 个地方吧，我们这儿演戏呢。(大疤痢说着，抢过赵 局长的话筒)

**赵局长** (恼怒地)什么?演戏?演戏也不能儿戏呀!

**冯万良** 这样吧，要求发言的朋友很多，我们每个人发言不得 超过一分钟怎么样?赵局长，您接着说。(递话筒)

**赵局长** 我不说了， 一分钟能说什么?你们这纯粹是剥夺我 的公民权!

**冯万良** 那您先考虑考虑，让别的朋友先说。

**安再山** (上来，接过话筒)众位，要我说，咱中国足球不是冲 不出亚洲吗，咱不冲了；不是去不了法兰西吗?咱不 去了。我认为，咱应该首先立足国内，最大限度地开 拓国内市场。大家都知道意大利的足球厉害，人家 意大利把足球变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都说巴 西足球举世无双，巴西有1.2亿人，正好是咱人口的 十分之一，可是人家的足球俱乐部就有将近一万三

千个，光是注册的足球运动员就有55万人；再说球 迷，意大利的球迷占全国总人口的52%,其中有三分 之一还是红颜粉黛。再看看咱才有多少俱乐部，有 多少运动员，有多少球迷?12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哪 怕有1%的球迷，也是一个非常可观的市场……

〔观众席上有人喊了起来：超过一分钟了…… **冯万良** (伸手要话筒)对不起，您的时间到了。

〔安再山无奈地把话筒交给冯万良。 **冯万良** 请问这位先生，您是做什么的?

**安再山** 我吗?……跟你们一样，球迷呀! **冯万良** 我看您迷的不是足球。

**安再山** 那是什么?

**冯万良** 您迷的是球迷。 **安再山** 这 ……

**冯万良** 您迷的是球迷口袋里的钱。

〔众皆鼓掌，安再山尴尬地退下。

刘 芳 干嘛不让马伯华说说，他应该给咱球迷一个说法吧? **冯万良** 马指导，有人建议您说两句。

**马伯华** 败军之将，不可以言计，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冯万良** 我们可以问您几个问题吗?

**马伯华** 只要不是太让我为难的问题。

**冯万良** 马指导同意回答咱们的问题，谁想提问?

〔观众席上有人举手。 〔冯万良递过话筒。

**男观众** 马指导，您还继续当教练吗?

**马伯华** 很显然，国家队的主教练，我想当也不会有人让我当 了 。

男观众 那地方队的教练呢? 马伯华 已经有人聘用我了。

男观众 薪水不低吧? 马伯华 还可以。

男观众 可以透露一下吗?

马伯华 至少是两位数吧。

男观众 您什么时候走马上任。

马伯华 不，我拒绝了。 男观众 为什么?

马伯华 我不想再当教练了。

男观众 您要离开绿茵场?

马伯华 我想办一个足球学校。

〔冯万良接过观众的话筒。

冯万良 刚才马指导说了，他想办一个足球学校。马指导，可 以说说您的具体想法吗?

马伯华 我想，中国的足球应该与国民经济和国民素质同步 发展。小平同志说过，计算机应该从娃娃抓起，我

想，中国的足球也应该从娃娃抓起。 冯万良 您的足球学校有把握成功吗?

马伯华 没有。

冯万良 为什么?

马伯华 我没有钱……

*〔众大笑。*

〔小喇叭走上来。

小喇叭 马指导，您说过，中国运动员技不如人、身体素质更

不如人是不是? 马伯华 我说过。

小喇叭 朋友们，我有一个建议，一个非常神圣、非常伟大的 建议!由我们球迷协会发起，募集200个身体好、思 想过硬又具有牺牲精神的女同胞，到南美跟著名的 球星睡觉，生出一批优秀的运动员，再带回来放在马 指导的足球学校里培养，这样，在我们的有生之年， 就一定能看到中国英雄的混血儿冲出亚洲、走向世 界。刘芳，你说我的建议怎么样?

刘 芳 你的建议很好。

小喇叭 你愿意不愿意第一个报名?

刘 芳 你的建议好是好，可惜晚了一点儿。 小喇叭 怎么晚了?有人这么干了?

刘 芳 要是有人在20年前这么干，你妈又第一个报名，你 现在不是成了小贝利了?

小喇叭 你 … … 〔 众 大 笑 。

**韩** **寒** (对马伯华)爸爸，您真的要办足球学校? **马伯华** 这很难。

韩 寒 爸爸，我有钱。

〔韩寒抱着足球，来到安再山面前。

韩 寒 叔叔，您不是要买我的足球吗?我卖了。 安再山 多少钱?

韩 寒 您不是说给五万吗?

安再山 我什么时候说给五万了?

韩 寒 您昨天说的，我爸爸也听见了。

安再山 那是昨天的价钱，今天再是这个价钱我就不买了。 韩 寒 今天您给多少钱?

安再山 (伸出三个指头) ……

**韩** **寒** 三万?

**安再山** (摇头) …… **韩** **寒** 三千?

**安再山** (摇头) ……

**韩** **寒** 总不会是三百吧?

**安再山** 就是三百，你卖不卖吧?

**韩** **寒** (带着哭腔)你……你欺负人!

**安再山** 你愿意卖，我愿意买，生意场上都是两厢情愿的事， 我怎么欺负你了?

**韩** **寒** (转过身不理睬安再山，抱着足球叫卖着)谁买我的 足球?你们谁买我的足球?叔叔，你买吗?阿姨，你 买吗?哥哥姐姐们，你们谁买?谁买我的足球?

〔没有人答话，都回避着韩寒的眼睛。

**韩** **寒** (绝望地)你们没有人买吗?没有人买我的足球吗? 它就那么不值钱吗?

**大疤痢** 韩寒，大伙儿都知道这是你最心爱的东西，谁也不忍 心 买 。

**韩** **寒** 不，我要卖，我要把它卖掉。 **大疤痢** 你为什么非要把它卖掉呢?

韩 寒 我要卖钱给我爸爸，帮助我爸爸办足球学校。叔叔， 阿姨，哥哥，姐姐，买我的足球吧，你们帮帮我吧，帮 帮我爸爸吧，我求求你们了……我有爸爸了，我爸爸 要办足球学校，我要帮助他 … …

〔马伯华和徐紫烟过来。 〔马伯华搂住了韩寒 ……

韩 寒 (举着足球)爸爸，没有人买它，我把它交给你吧。 马伯华 韩寒，爸爸谢谢你，谢谢你这个好女儿。

**韩** **寒** 爸爸，我只有一个要求。

**马伯华** 孩子，你说吧，你提什么要求爸爸都答应你。

**韩** **寒** 我死了以后 …… **马伯华** 你怎么还提死?

韩 寒 爸爸，你听我说。我死了以后，您一定要把我埋在您 的足球场上，让我每天看着您教孩子们练球，让我看 着您把孩子送到国家队，让他们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徐紫烟** 韩寒，妈求你了，别再提死行吗?你现在有了爸爸， 也有了妈妈，妈妈再也不离开你了……

韩 寒 不，妈妈，我想活，我刚17岁，我的生活还没有开始， 我还没有爱过，我不想死，我真的想活啊……

马伯华 韩寒，好好活下去，你一定会很有出息的，爸爸陪着 你，你跟爸爸一起去办足球学校吧。

韩 寒 爸爸，我真的想，真的好想好想，想好好地活下去，可 是……他不让我活，他让我死……

**马伯华** 你在说什么?谁不让你活?

韩 寒 是他 … … **徐紫烟** 他是谁?

韩 寒 他是死神 ……

马伯华 韩寒，到底出了什么事?

韩 寒 吴江哥哥用自己的生命救了我，他太不应该了，太不 值得了。他的生命是真实的，是长久的，他还能活很 长很长时间，能活一辈子……可是我……我只能活 三个月了……

**马伯华** 这是谁说的? 韩 寒 医 生 说 的 。

**徐紫烟** 怎么回事?

**韩** **寒** 我患了骨癌……我的生命只有三个月了……

**马伯华** (问大疤痢)这是真的?

**大疤痢** (擦着眼泪点了点头) ……

〔马伯华和徐紫烟一下子把韩寒抱住了…… 〔音乐骤起，小贝利又跳起了桑巴舞 ……

〔随着桑巴舞的节奏，海浪滔天，风夹暴雨，电闪雷鸣



19

〔 驾 驶 舱 。

〔吴海潮镇定地指挥着。

**导航员** 报告船长。11号台风已经进入我们的海区，我们的 船已经无法前进。

**吴海潮** 通知全体旅客，一律回船舱，穿上救生衣……

**导航员** 通知全体旅客，一律回船舱，穿上救生衣……

〔风狂雨暴，旅客们呼喊着、奔跑着。

〔轮船颠簸得非常厉害，旅客们乱作一团 ……

〔在呼喊声中，灯光渐暗渐明 …… 〔 剧 终 。

**亲** **情**

王士朋



王士朋，男，1943年生，大专文化，长期爱好文艺，现任江 苏省东海县财贸办副主任，历任乡、镇农技员、经联委主任、 镇长、书记。

*人* *物*

刘正华：男，22岁，县刑警队队长。

陈老师：正华之母，50岁，县中学高三(1)班班主任， 简称刘母。

杨 青：女，18岁，高三(1)班学生。

周经理：杨青之母，42岁，某企业经理。

田 母：未出场的田玉兰之母，47岁，工人。 王兵：男，24岁，刑警。

流氓甲、乙、丙、丁，均十八、九岁。

**时** **间：**一 九九三年初夏的 一 个晚上。 **地** **点：**某县城。

〔 傍 晚 。

〔刘家院落。堂屋摆设简朴、整洁，八仙桌上有电话 机、书本和一包女裙装。

〔幕启时，挂在墙上的时钟打7点。刘正华穿上公安 制服，拿起挎包欲走；刘母从院外蹒跚地走进客厅。

**刘正华** 妈，星期六还这么晚才回来?(端详母亲)妈，您脸色 怎么这么难看?

刘 母 高三的班主任嘛!早上班、晚下班、还得带夜班，总 怕带不好毕业班!(略停，长长吐了口气)放学后，补 课谈话，尔后又到医院……

**刘正华** (急切地)您是不是心脏病又犯了? **刘** **母** 老病了，坚持吃药吧。

**刘正华** 妈，您总是硬撑着。(内疚地)妈，我今晚又不能照顾 您，也不能把这衣裙(提起又放下)给姐姐送去了。

我有紧急任务，得马上走! **刘** **母** (疼爱地)你吃饭了吗?

**刘正华** 炒了碗剩饭。(略停)下班前刚接到的一个大案，我

叫王兵马上跟我一起去侦察。 刘 母 唉，大案，老是有大案!

刘正华 是一起轮奸案，罪犯是三个青年；受害者是县中学的 一个高三女学生，家住公园附近——妈，您可知道有 叫田玉兰的 ……

刘 母 (大惊失色地)高三女学生田玉兰 ……

〔刘母几乎晕倒，正华急扶起。

**刘正华** 妈，您不能太激动。

刘 母 唉，田玉兰就是我们一班的。她下午三点多钟还与 杨青到我办公室，问我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听我讲解后，她俩很受启发高高兴兴地走了。她俩 长得像，又要好，像亲姐妹似的，勤奋好学、进步快， 都是三好生……想不到 ……

刘正华 妈，据田玉兰父亲来报案讲：田玉兰骑自行车大约在 下午5点10分路过东桥公园西边那片竹林，被突然 从林中跳出的三个歹徒捂嘴的捂嘴、拖腿的拖腿、推 车的推车；她拳打脚踢、连抓带咬，终因无人搭救而 被奸污。她苏醒过来痛不欲生，后来她想到绝不能 让罪犯逍遥法外，才忍辱回到家里。那儿离她家还 不到二百米远呢!

刘 母 绝不能让罪犯逍遥法外!

刘正华 我马上就与王兵到现场去侦察，以后去找田玉兰，了 解案犯的特征 ……

刘 母 田玉兰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姑娘，见到她要注意方法。

你们先按法律程序办案，我今夜也要去她家，好好开 导开导她。

刘正华 妈，您的身体……

刘 母 我的病自己有数，命比病重要，法比人重要。

刘正华 妈，您一定要自己当心!(难舍地)我走了。(欲下，

电话铃响，正华回来接电话)

**刘正华** 唔，我是刘正华，你，你是，噢，政法委屠副书记，我的 老政委呀。什么,我接的那起轮奸案是假的，报案人 是神经病，他家要求撤诉……什么,我可以陪母亲度 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周末了。(急促地)屠书记，屠书 记你怎么知道这个案子的?我还没来得及向局长们 汇报，仅我们刑警队知道。什么,这样很好，能消化 尽量自己消化……喂，什么,你已通知王兵在家休息 了?喂喂， …… (刘正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沉重

地放下电话)假的?神经病?这简直不可思议啊?! **刘** **母** 怎么回事?

刘正华 一个小时前，我亲自听那报案人陈述，他虽然愤怒、 痛苦、耻辱交织在一起，但他思维清晰。他还说他女 儿懵懵懂懂中听见一个罪犯喊另一个‘杨红’。妈， 这件事太不正常了，看来是走露了风声，让罪犯及其 家长 ……

刘 母 玉兰的父亲根本没有什么神经病。这分明是罪犯有 背景，或者是走了后门，做了手脚，想使这个案子不 了了之……想不到屠副书记怎么也糊涂了?!

**刘正华** 他任我们公安局政委时，一直坚持原则，还是他力荐 我当刑警队长的呢。

刘 母 可能就因这种关系，走后门的才找到了屠书记，以为 屠书记一个电话就能让你听命呢。现在这些后门客

比苍蝇寻觅坏鸡蛋的裂缝还来得快! 〔电话铃响，刘正华接电话。

**刘正华** 啊，我是正华，噢，你是高洪，什么,作为好朋友说句

知心话呀，什么,今晚的事要顺水推舟 ……

〔正华放下电话，母子相视无言； 〔电话铃又响，正华又接。

**刘正华** 喂，哦，是法院李军，什么,现在到你家玩玩；喂，我没 有兴致呀，不去。

〔刘正华放下电话，须臾电话铃又响；刘母示意正华 不接，电话铃响个不停，正华生气地将电话拿下，过 一会儿才将电话放好。

**刘正华** (气愤地)妈，唉，我这刑警队长不要干了!

刘 母 (安慰地)不要灰心，越是这种情况，越要冷静，乌云

终归挡不住太阳嘛!(耐心地)对于领导、上级要尊 重，但不要盲从；朋友也要分真假，办事自己特别要 有主心骨。这个案子，莫说受害者是我的学生，就是 天涯海角素不相识的人也要毫不含糊为她申冤，令 罪犯落入法网。(激动地)莫说是政法委副书记的电 话，就是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天大的官儿，也不能以 权压法，以言代法。(略停，缓了口气)你爸爸就是为 执法护法而牺牲的。妈相信你，你能够做一名称职 的公安战士。

刘正华 (慢慢地握紧拳头)是!有父亲作榜样，母亲作后盾， 我一定会把这伙歹徒捉拿归案，绳之以法。妈，我走 了 … … (欲走)

〔敲门声。刘正华去开院门；杨青在前引其母——周 经理走进客厅。周经理穿着讲究，手持大哥大，显得 很有气派。

杨 青 陈老师，(跑过去)陈老师!您好!(抱住刘母)好久 没到您家来了；今晚，我妈一定要我带她来，我问她 有什么事，她说少不问老事……

**周经理** 来拜访您陈老师和您刘哥哥呗! **刘正华** 不敢当!你周经理是个大忙人呀!

刘 母 (向周经理)你的名气不小啊，算是个女能人啦!

周经理 还是您陈老师德高望重——我的女儿把您的话当座 右铭，两三年来，我的女儿在您的教育下，邻居都说

她知事懂礼，超凡脱俗了。 刘 母 过誉了，请坐!

周经理 (盯住刘正华)百闻不如一见，哎哟，正华真是个人才 呀，浓眉、大眼、高鼻梁，英俊又潇洒!难怪政法委屠 书记说，正华是他的得意门生!工作能力强，不简单 哪!二十出头，就当上了刑警队长。(动情地)我的 女儿能找上这样的女婿，我就是把全部家当都陪上， 也心甘情愿啊!

杨 青 (羞愧又生气地)妈，你胡说些什么呀，俗不可耐!陈 老师，我的任务完成啦，我要回去做作业。(跑出)

刘 母 杨青，杨青，你别忙走。(欲追)

**周经理** 让她走吧，小资味还怪浓的，什么年代啦!

**刘正华** 周经理，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周经理 没什么大事，扯扯嘛。(感慨地)我已是闯荡半辈子 的人了。有过痛苦、失败甚至绝望。唉，心灵中的伤 口至今也未被抚平。(略停)想不到这几年生意兴 隆、一帆风顺，票子是大把大把地赚了。唉，一有了 钱，对于感情上有瓜葛牵连的好人好友就想去关心 关心。陈老师您呕心沥血培养我的女儿，真叫我感 激不尽。可你们的生活如此清苦。从对你们尊敬同 情出发，我顺便带来点礼物，请你们笑纳!(拿出红 纸包)三两万的，是我的一点小意思!

**刘正华**

刘 母

(急切地)我们不需要，请收起!

周经理.哈哈，不需要?我们搞四化，不就是要钱多吗，你看 你们的房子需装修，这小电视机要更换，你正华正是 交朋友的花季，都需要票子嘛!

刘 母 我们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消费方式，我们不需要你 的 钱 。

周经理 哎呀，我的面子太小了；不过今天请给我点面子，收 下吧!(满脸堆笑)也使我脸上生光，家壁生辉。(把 钱向刘母硬塞，刘母反复推开)

**刘正华** (正色地)你怎么这样缠呢?不要就是不要!

〔刘母再一次将红纸包塞给周经理；周经理有些尴 尬，又有点胆怯，后迟疑地将红纸包收起。

**周经理** 你们太不理解我的心意了!

**刘正华** 我们不是那种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 人!你要有什么正当事要办就直接了当说吧!

周经理 (迟疑有顷，突然转为开朗)哈哈，你错了，我没有什 么事要找你办。我再说一遍，我今晚完全是从关心 你们的角度来登门拜访的。人总是有感情的嘛，要 不是陈老师是我女儿的班主任，我怎么能摸得着门 呢!一辈同学三辈亲，师生之情如母子；爱屋及乌， 我真的把你们当成至亲好友啊!就为这一层，我还 想把我刚听说的一件事顺便告诉你们，就是先前政 法委屠书记打电话给你正华，指示那假案不用查了， 屠书记很担心你不理解，不听话，捅出漏子来，把关 系搞复杂了……

**刘正华**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难道那个案子与你有什

么关系 … …

**周经理** (有点慌张地)我家杨红可是今天一下午都没离开公 司呵!

**刘正华** (警觉地)你儿子叫杨红?

**周经理** 那还有假。不过县城里叫杨红的，少说也有十个八 个。

刘 母 (诙谐地)看来，周经理对那个案子是有所了解的。 屠书记的话都能当面聆听，以后在他面前替正华多 关照一点，也就抵得上我教你女儿的情意了。

周经理 (受宠若惊地)哪里，哪里。不过，我在屠书记那里听 说有人想借此案来攻击部长、局长的，说他们的儿子 是什么“衙内”。我想当今还是权大于法，莫说人家 没有错，就是有点这样那样的问题，你就能攻击倒人 了?关系网密呀!官官相护，哎呀，还是息事宁人的 好 。

**刘正华** 在有些人眼里钱还大于权呢!当今搞权钱交易的也 大有人在。

**周经理** 对呀，这就是现实，你不服不行。

**刘** **母** 搞权钱交易的，那终究没有好下场!

**周经理** (讥笑)那终究是什么时间呢? **刘正华** 远在数年，近在眼前。

〔大哥大响声，周经理只“唔、唔”地回话。

周经理 好了，我没有时间再跟你们扯了。哎，人各有观点， 我今天算领教了：你们真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呀。不过，我临走还要忠告一句：多栽花、少栽刺，千 万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往外走)

刘 母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请慢走，小心跌了。

[正华待周经理出门后，将院门关上回到刘母身旁； 周经理下到舞台一角，迫不急待地呼大哥大。

周经理‘ 喂，李局长吗，哎，急死人啦!我看第一套方案流产 了；屠书记的电话成了人家的耳旁风；我的热脸也靠 不上人家的冷屁股。哎，不是你们说的，社会是大染 缸，人人都着色，人家是他妈真八路。我看赶快执行 第二套方案，要对付刘，啊，是的，是的，现场也要 ……最要紧的把公安制服快送到我司机手里，我在 西山路口等着(大哥大停)哎哟，我的心肝宝贝命根 子 …… (急下)

**刘** **母** 我看这案子是板上钉钉了。

**刘正华** 是的。欲盖弥彰，周经理这么 一说就更清楚了，案犯 正是杨红和两个“衙内”。现在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取得证据。

**刘** **母** 是的，有了证据就可争得局领导、县领导的大力支 持。

刘正华 我们的张局长是可信赖的好领导；在广大干群的眼 里，县委黄书记是个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非分明的

好书记，他们一定会支持我们依法办案的。 刘 母 那敢情好。

〔电话铃响，刘正华接电话。

刘正华 喂喂，你是……什么,老实点 …… (气愤地挂下电话) 流氓的恐吓电话，要我老老实实在家。(拨电话，无 声响)妈，咱家电话线看来被掐断啦!

刘 母 看来他们今晚要不惜一切代价对付你，想同掐电话 线一样把这大案的线索掐断!

**刘正华** 我担心作案现场被破坏，我必须马上去，还必须迅速

找到受害者。

刘 母 你现在联系王兵也不容易了，我跟你去吧，我得早点 见到玉兰!

**刘正华** (热泪盈眶地扶着刘母双肩)妈妈，我的好妈妈!

刘 母 今晚，恶狗会看住我们、跟踪我们，我们要想方设法



**刘正华** (突然拿起衣裙)今晚夜色深沉，姐姐的衣裙先借我 一用，权当迷彩服!

刘 母 (沉痛地)这是付出代价的滑稽!好，你马上换装，我 开门看动静，趁恶狗们不注意，你急速出门拐到西巷

口等我。 刘正华 好 !

*〔切光。*

二

〔月色朦胧。 一片小竹林。隐约可见远处东桥公园 的牌子。

〔刘正华身穿裙装，肩背挎包，手持电筒和刘母一同 上场。

**刘正华** 妈，(手指一片竹林)作案现场就是这片竹林。

**刘** **母** 你去侦察，我到田玉兰那里做做思想工作，再来叫 你。

**刘正华** 你找得到她家么?

刘 母 我去家访过。(刘母下)

〔刘正华在竹林中借手电筒光，前后左右反复勘察， 不时扶起倒伏的小竹，少顷，突然发现了一支钢笔。

**刘正华** (仔细察看)还是一支金笔，笔杆上还有名字：杨红! 好得很!(继续搜索，并作着记录)

〔流氓甲、乙手持电筒，急速上场。

**流氓甲** (惊讶地)哎，老弟，竹林中有人?! **流氓乙** (打电筒)嘿嘿，看那身影是个小妞! **流氓甲** (高兴地)不错，是个妙龄女郎!

〔刘正华见电灯光、听到声音后蹲下不动。 **流氓乙** 嘿，你看那身段够俊俏的。

**流氓甲** 吓，你看那屁股蛋儿蛮丰满的。

**流氓乙** (突然地)啊，莫不是女警察来侦察现场。(欲跑，甲 拉住乙，回身张望)

**流氓甲** 胆小鬼。杨红不是说，他妈已经过五关斩六将，今晚 不会有人来侦察吗?

**流氓乙** 那，那个女的是干什么的?

**流氓甲** 可能是路过那里在解手，听我们说话不敢起来。嘿 嘿，她还以为我们没发现她呢?

**流氓乙** 对对!这可是送上手的鲜货，大哥，快动手吧! **流氓甲** 慢，看四周有没有人?(夺乙手中电筒，搜寻) **流氓乙** 你又变成胆小鬼!

〔流氓甲、乙突然扑向刘正华；刘正华待甲、乙贴近 时，猛挥双拳，将其击个翅趄，并迅速跳出林外，又蹲 下来。流氓甲、乙跳起，摆出夹击的态势，步步逼近 刘正华。

**流氓乙** 没想到野妹子还有两下子，是哪一路的? **流氓甲** 小妞你知道我哥俩是什么人?

**流氓乙** 哥哥是孙立，我是孙飞，在五台山学的艺，嘿，专靠打 架吃饭。

**流氓甲** 还不俯首听命!

〔流氓甲、乙向刘正华扑去；刘正华英勇反击，格斗数 回合，甲、乙看不是刘正华的对手，掏出匕首刺向刘 正华。

〔王兵手持电筒上，见格斗场面立刻扑上去。 王 兵 (大喝一声)小痞子!还不束手就擒!

〔王兵配合刘正华，几个回合就将流氓甲、乙打翻在 地，缴下匕首，拷上手铐，丢在一旁。

**刘正华** 王兵，你来得正好!你 ……

**王** **兵** 我接到屠书记的电话后，感到惊奇，但一想到是政法 委书记的电话，也就没与你联系，闷在家里看电视。 后来越想越不对劲儿，我就打电话找你，但你家电话 不通；我一着急就跑到张局长家，他从市里开会刚回 来，一听完我汇报这个案子情况，他勃然大怒说：排 除一切干扰，把案子一办到底。接着他拨你家电话，

仍是不通。他怀疑你的电话线被掐断了。 **刘正华** 一点不假。

**王** **兵** 我估计你准是出现场了，所以我就直奔这儿来了! 〔刘正华边听边从挎包里取出衣裤换下裙装。

刘正华 王兵，我俩先把他们审一下，好决定下一步行动；你 记录。(严厉地)你们叫什么名子，多大岁数，做什么 工作，住哪里?

**流氓甲** 我叫孙立。

**流氓乙** 我叫孙飞。

**流氓甲** 是叔伯兄弟，我十九岁，他十八，无业，住城南菜园巷 12号。

**刘正华** 你们与杨红是什么关系?

**流氓甲** 是外围小兄弟，他财大气粗，给我们票子，我们帮他 做事。

**刘正华** 你们做了哪些坏事?

**流氓甲** 我们会点拳脚，只是帮他虚张声势，打过几回群架， 别的没干过。

**流氓乙** 杨红和张永保、李大旺才是核心兄弟，他们有钱有

势，光想玩弄人家姑娘，还要两年内实现什么指标。 **刘正华** 你们知道他们玩弄几个姑娘?

**流氓甲** 真实情况就不知道了!

**流氓乙** 今天下午他们三人在这里截了一个，这个姑娘很犟， 拼死拼活，把杨红的脖子抓破，把他的一支刻着名字 的金笔也打掉在林中。所以他花500元钱叫我俩替 他找回去，没想到遇上你们。

**流氓甲** 这件事他们也想瞒过我俩，后来因为我们不去找笔，

杨红才吞吞吐吐说了。 **刘正华** 今晚他还收买几个人?

**流氓甲** 还有六七个吧，除盯你刘队长梢，还有在路口上，他 自家门前的。

**刘正华** 杨红他们现在哪里?

**流氓乙** 我们来时，他们在黄海酒家。 **刘正华** 他们还打算去哪里?

**流氓甲**

不知道 。

**流** **氓** **乙**

**刘正华** 你们捡到笔后到哪里交给他? **流氓甲** 他说不要了，保存好就行。

**刘正华** 你们签字吧!

〔王兵将材料让流氓甲乙过目，流氓甲乙签字。 〔 刘母上 。

**刘** **母** 王兵来了!(惊喜地)罪犯抓到了? **王** **兵** ：大娘，你也来了!

**刘正华** 抓的是他们雇来的小痞子。不过，现场收获不小。

**刘** **母** (焦急地)正华，田玉兰及其母亲已被一辆轿车带走。

那个身穿公安制服的中年妇女，据田玉兰父亲讲的 情形，肯定是周经理。不知她把人带到什么秘密地 方去了?我得马上把周经理的女儿杨青邀出来，看

能否把她母亲的去向讲清楚。

刘正华 好，这是一条捷径!妈，您注意安全。我们把这两个 小痞子送到刑警队，再与张局长联系一下，想办法把 案犯控制起来。

刘 母 我在中学东门公用电话亭旁等你们。

王 兵 刘队长，我们从我来的那条小路走万无一失。 〔王兵押流氓甲、乙在前；刘母、刘正华随后。

*〔切光。*

三

〔公用电话亭旁，刘母焦急地踱着步。

刘 母 (自语)我能说服杨青吗?她能置亲人的安危于不 顾，而提供她母亲的行踪?(仰望天空)啊，初夏的天 气怎么这般闷热，也不见星月，怕是要来一场雷雨 吧!(略停)啊，我的心房怎么这般颤动，是怪这天 气，还是我的病情，抑或因我的心情。啊，我耳际怎 么响起了涛声?喲，哪怕是法律在呼唤，正义在呐 喊；啊，我眼前怎么有火花在闪耀?哟，那怕是女性 尊严之火在燃烧，在燃烧……烧得我的血液在沸腾， 烧得我浑身是劲儿——我一定要说服杨青， 一定能 说服杨青，向罪恶开刀!

〔杨青气喘吁吁地上；亲热地与刘母握手。 杨 青 陈老师，这么晚，您找我，有什么急事?

刘 母 事关重大，我一言难尽。杨青，你不感到你家中有什 么意外之事吗?

**杨** **青** 意外?(略思考)经您一提，我倒觉得今天下午放学 回家后不久，见我母亲神色有点不正常。我带她去 您家，也不知她为什么事?从那以后，她一直没回 家，只给我打一次电话，叫我不要出门，看好家。

刘 母 你爸爸和弟弟呢?

杨 青 爸爸外出几天没回来了。我到家也没见我弟弟，唉， 他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成天泡在舞厅酒吧里，每天 晚上回来也没有个准。到家没别的事，就是要钱，不 依他，轻者耍脾气，重者亮刀子。唉，他从小就给母 亲宠坏了，我和他是双胞胎，我从懂事起，父母就叫 我什么事儿都让他三分。让，让，让，哪有止境；后来 父母都怕他三分，他初中未毕业就装头疼不念了。

不在这一流，就在那一伙，我老为他做恶梦! 刘 母 今天的事说明你的观察和担心是正确的。

杨 青 (急切地)那我弟弟出事了?!

刘 母 (有意岔开)杨青，你还记得戚继光斩子的悲壮故事吗? 杨 青 记得。他儿子犯法都不饶恕。

刘 母 他为了什么?

杨 青 他是为了军法军威，为了平倭寇。

**刘** **母** 为了国家社稷、黎民百姓!戚继光这种大义灭亲之 举，就是民族精神。你今天下午与田玉兰到我办公 室探讨这个问题，你们那认真的态度令我感动。我 深深地觉得你三年来在思想上、学习上进步很大。

杨 青 是学校和您陈老师教诲的结果。

刘 母 与你自身的努力分不开的。你能看到你母亲、弟弟 平时的错误，你又能轻钱财、重修养，在这社会大环 境和你家庭特殊的小气候中，能有这种表现是难能 可贵的。但不能满足于这一点，还要有坚定的政治 立场。具体地说，当你的弟弟和母亲触犯了法律，要 看清他们的罪恶对社会的危害，为维护法律和人的 尊严，要像戚继光那样，像革命英雄人物那样，重国

法、轻私情，甚至大义灭亲!

杨 青 (恳切而害怕地)我弟弟和母亲果真犯了法吗?

刘 母 (平缓沉重地)你弟弟和另两个罪犯轮奸了——待你 像你亲姐姐般的田玉兰!

杨 青 天哪!该死的畜牲!我怎么有这样的弟弟呀?!(哭泣)

刘 母 杨青你冷静点。你母亲也犯了法。她只顾亲子之 情，凭借手中的钱去行贿拉关系，到我家去也是干 这勾当；还以公安局的名义把田玉兰和她母亲接走 藏匿起来。她的目的想使罪犯逃避法律的严惩。

**杨** **青** 我……我怎么有这样的妈妈呀?

刘 母 眼前紧迫的事，就是尽快找到田玉兰，防止她发生意 外；也减轻你母亲的罪责。你仔细地想一想，你计亲

能把玉兰带到哪里? 〔杨青仍痛哭。

刘 母 (替杨青拭去泪水)杨青，“改革开放给国家带来了繁 荣富强，带来了勃勃生机和无限希望。但我们不能 不看到，利用我们法制不健全、曾一度放松教育之 机，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乘虚而入，紧紧地和中 国的封建意识、陈规陋习结合起来，形成了极端个人 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一股逆流…… "

杨 青 “所以，凶杀、抢劫、强奸、买卖妇女儿童、贪污、行贿 受贿、卖淫嫖娼、黑社会、地痞恶霸等等与社会主义 制度格格不入的东西又沉渣泛起。"……老师，你记 住了我写的《打击犯罪》论文!

刘 母 杨青，现在是该付诸行动的时候了!

杨 青 (沉痛地)陈老师，以前，我恨那些坏人；现在我多么 恨我的弟弟和妈妈呀!(哭泣)

刘 母 杨青，你不要悲伤；理智点。

杨 青 陈老师，我眼前老是显现铁窗和刑场的情景呀!我 多么恨、多么爱、又多么害怕呀。

刘 母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但请你认真回味我们刚才的

谈话，接那话头想下去，再设身处地为玉兰想想…… 杨 青 陈老师，我在想，也正思索我妈妈能把玉兰带到哪家。

(少顷，突然地)陈老师，您能永远关心爱护我吗? 刘 母 (抚杨青的头)傻孩子，我怎么不能啊!

杨 青 以后，我就当您是亲人啦! 刘 母 (亲昵地)好呀，好呀!

杨 青 (振作地)城北郊新泉路25号，是我的表姨家。姨父 和表哥都在外地工作，只表姨一个人在家上班。那 里僻静得很，先前母亲跟我打电话时，隐约听见表姨 说她要上班。我想玉兰和她母亲肯定被藏在那儿。

我就带您去。(欲走)

〔流氓丙、丁上，冲向杨青。

流氓丙 好个杨青，我俩一不小心，你就溜出来了，找得我们 好苦呀。你家花钱雇我们盯着你不许出门，也不许

人进门，你快快跟我们回去。 杨 青 我不回去，你们快滚开!

流氓丁 小姐，你可不能乱走。你不知道，你家的事关系几个

人生命安危，我们是为你们好，才劝你回去的。 杨 青 (机智地)那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就回去。

**流氓丙** 不行，就走。

**流氓丁** (与丙交换眼色，转向刘母)老太婆，是你把杨小姐引 出来的吧!你快叫她跟我们走；要不(掏出匕首)白 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  |  |
| --- | --- |
| 杨 青 | 不许动，她是我老师! |
| 刘 母 | 我劝你们要遵纪守法 …… |
| **流氓丁** | 守什么法?看我给你点颜色。  〔流氓丁用匕首向刘母手上刺去；杨青猛推流氓丁， 匕首尖将刘母手划破流血，刘母晕眩，杨青急扶住。 〔汽车响声，刘正华、王兵急上。流氓见势欲逃，刘正 华.王兵立即追捕流氓丙、丁，与之格斗。分别将流 氓丙、丁擒获，拷上手铐。 |
| **刘正华** | 王兵，把这两个痞子押送上车。 〔王兵押流氓丙、丁下。 |
| **刘正华** | (急扑向刘母)妈，你受伤了，受惊了!(掏出手帕与 杨青将刘母伤口包好) |
| 刘 母 | 幸亏杨青保护，要不，我这手背就被匕首穿透了。这 些流氓，年轻轻的，多么可悲!正华，杨青是好样的， 她立场坚定，是非分明。她将带我们去她表姨家，找 她母亲和田玉兰。 |
| **刘正华** | (热情地握着杨青的手)谢谢，谢谢!  〔杨青低下头，泪如泉涌，突然无声地倒在刘正华怀 中；正华急扶起。 |
| **刘正华** | 杨青，杨青! |
| **杨** **青** | (一惊)啊，正华哥! |
| **刘正华** | 妈，告诉你好消息，张局长得到黄书记的大力支持， 正组织干警搜捕案犯。我们刑警队更要全力以付。 |
| 杨 青 | (果敢地)我带你们快走吧! |
| 刘 母 | 好，走。 |
| 刘正华 |  |
|  | 〔 切 光 。 |

四

〔 县城郊区 。

〔院落房屋基本与第一场相似，但陈设迥异。客厅有 侧门通内室，内室透出灯光，未出场人物田玉兰关在 室内。周经理和田母在客厅内的桌两边对面坐着。 桌子上有电话机、水壶、茶杯等。气氛显得很紧张。

田 母 姓周的，你这个无耻的骗子，你当时穿着公安制服， 把我们骗出来，没想到你竟是罪犯杨红的母亲；你想 让我们撤诉，说是假案，跟你们私了。哼，这比登天 还难，管你有什么金后台、铁后台!

周经理 说金后台、铁后台也对呀。金就是钱嘛，我有的是； 铁就是权嘛，那两个小东西的父亲一是部长，一是局 长，他们的关系可通天呀，你不怕……

**田** **母** 我怕啥?你不要吓唬人!

**周经理** 真不怕?

**田** **母** (气愤地)真不怕!旧社会还有包青天呢，何况是共 产党的天下!

周经理 (转柔和地)唉，退一步说，我也是为你女儿着想，你 想想看，就是把杨红三个人都枪毙了，你女儿也没了 清白身子，没了好名声……

田 母 (拍案而起)姓周的，你欺人太甚!我的女儿怎的没 有好名声?你儿子这班畜牲把她给糟踏了，你，你， 你还向我们头上泼脏水，往我们眼里揉砂子。你的

良心给狗吃了，我跟你拼了!(扭住周经理) 〔周经理把田母推坐下，作揖打恭地。

**周经理** 请姐姐息怒，我说溜了嘴。(自打嘴巴)我错了，我错

了 ……还不行么?

〔田母叹了口气坐下。

周经理 好姐姐，我是说将来玉兰在附近找对象不太好，我还 是原先那句话——不如我们协议私了这件事，给她 几万元钱到新疆我亲戚那儿去考大学，考不上就在 那边就业、安家……

田 母 我女儿不早就说了，她不稀罕你的臭钱，金山银山也 不要，她就要罪犯伏法!

**周经理** 孩子还小嘛，见的世面少， 一时在气头上，还靠你作 母亲的劝解劝解。

**田** **母** 我劝解不了，也绝不劝解! **周经理** ：不要性急，不要性急。

**田** **母** 你吃灯芯草放轻快屁——我女儿心急如火，伤势又 那么重，再推迟不把我们送走，她要是醒了，还要跟 你拼的。

周经理 (无可奈何地)姐姐，你疼女儿，顺应女儿的心思，我 怎能不理解，可怜天下父母心。唉，(长叹一声)要不 是为我那不争气的儿子，我怎能冒做大牢的风险去 过关斩将……眼下又向你母女花钱求情。(委屈地 拭泪)唉，做母亲的心肠软如棉，除非腿一伸眼一闭 咽了这口气才罢了。只要是从自身掉下的一块肉，

就日日夜夜挂念他!(泣诉地)姐姐，不怕你笑话 ——只为我第一个女儿生下来给我丢了，以后有了 杨青、杨红这一对双胞胎，就格外疼得厉害，特别是 对杨红更是由宠爱到溺爱，爱到把他毁了 ……要不 是当初一念之差丢了第一个孩子 ……

田 母 (语气缓了下来)你……你竟把第一个女儿丢了?

**周经理** (回忆地)二十年前，我是离县城二十里的南洪公社 宣传队的一名演员，被当时一个公社干部看中。他 山盟海誓不变心，谁知他让我躲在县城几个月，等我 生下孩子就把我甩了。当时，我原打算告状，但一寻 思官官相护，告不成状还难做人；也为了面子，为了 前途，为了与那骗子从此一刀两断，就在一个夜里， 一狠心将出生五天的孩子，丢在县医院后边大路旁 一棵柳树下。

田 母 (大惊)二十年前，大柳树下?是不是用黄包被、兰裤

子，孩子怀里还有28元钱? **周经理** (跳起来)是啊，你 ……

田 母 我下夜班经过那里，听见孩子哭声，抱起来一看，是 个健康的女婴……我已有两个儿子，所缺的就是千 金，就心肝宝贝似地抱回家。

**周经理** 那这个孩子呢? **田** **母** 就是玉兰呀!

**周经理** 天哪!我怎么造这样大的孽呀!我的女儿!(晕倒， 跌趴在桌上)

**田** **母** (惊悟地)你喊啥?我们只顾说话，要是玉兰醒来听 见 ……

〔田母见周经理没了生息，急忙掐人中，土办法救了

许久。

〔汽车声。杨青、刘母、刘正华、王兵上。杨青敲院 门，田母急开门。

杨 青 你是玉兰姐的母亲?

田 母 是。你们是公安局的?(看见刘母)啊，陈老师!

刘 母 我找到你家，没找到你们母女，我估计你们被周经理 带走。后来我打电话邀出杨青。(指着杨青)就是周

经理的女儿，玉兰的同学。 〔田母端详杨青。

刘 母 是杨青带着我们才找到这儿。(介绍地)这是我儿子 刘正华、他叫王兵，都是刑警队的，负责玉兰的案子 的。啊，玉兰呢?

田 母 玉兰伤势重、精神恍惚，(指内室)她在内间休息。 杨 青 我妈她怎么啦?

田 母 她把我母女骗来，想花钱把案子私了，我们坚决不答 应，最后话引话，她讲起往事，嗨，想不到，我收养的

玉兰是她亲生的第一个女儿! 刘 母 难怪杨青和玉兰那么相似!

〔杨青冲进内室，须臾，突然大呼一声“哇”……跑出， 精神失常。 ——原来是田玉兰听见田母与周经理的 谈话内容， 一切都明白了，精神又一次受到大刺激， 一时控制不住自己，已用水果刀割断自己的喉管而 身亡。杨青猛一看见惨死后的田玉兰，吓出病来。

〔刘正华、王兵进内室。刘正华捡一把带血的水果 刀，王兵捡一张遗书后复出；并挡住田母、刘母，不让 进内室。

杨 青 (拍手大笑)哈哈，哈哈，我看见了，我看见了，看见玉

·196·



兰姐姐了……

**刘正华** (沉痛地)田玉兰(示手中刀)用这把水果刀割断喉咙 已身亡!杨青被惊得精神失常了!

〔周经理从精神恍惚中惊醒来，欲向内室冲，被王兵 挡住，又转身抱住杨青大哭；田母、刘母亦泣。

〔 静 场 。

王 兵 (惊异地)这张纸是田玉兰的遗书。(念)我一切都明 白了，死是我最好的选择；我愿我的血不白流，泣望

国家严惩罪犯，天下父母管教好儿女，全社会申张正 义 。

田 玉 兰 即 日

〔天空忽有沉雷响过。

周经理 (暴发地)老天爷，老天爷，你发怒吧，你发威吧，我造 孽了，你用雷霆电闪把我打死吧，我不愿再活了。 (忽甩出一包钱)钱呀，钱呀，我太相信你了，你今天 有什么用啊!(双手举起、跪在地上)公安局，你快把 我抓起来吧，我带你们去捉拿杨红他们，我知道他们 在哪里，一个也不能让他逃走。我是天不该生、地不 该长呀，我竟为虎作依……

刘 母 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清醒，太沉重了，太沉重了!不 将亲情融在国法之中，国还成国、家还成家吗?

*〔* *切光。*

〔 剧 终 。

**正阳门外**

王愈奇



王愈奇，男，1953年生，祖籍河北。1986年开始发表文学 作品。1988年曾入鲁迅文学院学习。1997年与北京作协签约 为合同作家。作品有中篇小说《前门楼子》、《豆汁般的日子》, 短篇小说《空河》、《狼烟》等。

人 物 表

赵大妈——58岁，卖煮玉米，没什么文化，10年前死 了丈夫。为人正直。

杨全顺——34岁，赵大妈的大儿子。小学教师。

杨家顺———28岁，赵大妈的二儿子，衣服店老板。 于小芳——30岁，赵大妈的大儿媳妇。小学教师。

李慧兰——28岁，赵大妈的二儿媳妇。帮着杨家顺 开衣服店。

梁世亮——60岁，老三轮车工人。

张墩儿——33岁，十几年前因为打架进过监狱。出 狱后改好，蹬三轮为业。生活的磨练使 他比较稳重起来，对生活也有 一 定的理 解。有牢骚，也有正义感。

小仁子——24岁，蹬三轮儿，有些痞，爱贫嘴，但不 坏。

顾世轩—-74岁，解放前是一家店铺的掌柜，路雨城

的朋友。爱聊，养着画眉。

路雨城—72岁，解放前做过小报记者。

房子明——36岁，赵大妈的街坊，外企职员。喜欢摄 影，爱虚荣，养狗。

鲁德仁—56岁，某公司科长， 一身官气，又有小市 民习气。虚荣，养着金鱼。

三奶奶——80岁，赵大妈邻居，早年是大户人家。

韩月声——67岁，旧日京城金鱼韩家的后代。守旧， 爱挑着挑子串胡同，赚不着钱也不改行。

李雪明——三奶奶的三儿子，某公司老板，性格复 杂。

李雪山——三奶奶的长子。(未出场)

二哥 — 50来岁，三奶奶的次子。(未出场)

虎 子——28岁，三奶奶的孙子，李雪山的大儿子。 顾 客——30岁。(骗子)

顾客——男，40来岁。 小流氓。

**第** **一** **幕**

**时** **间** 九十年代某年八月中旬的一个上午。 **地** **点** 正阳门下的一个胡同口。

〔幕启：前门大街北头，正阳门城楼下。一个胡同口， 停着三辆三轮车，上面坐着车主，姿势各异，显示出 其个性。梁世亮手里捧着个半导体收音机，翘着二 郎腿，眯缝着眼听京戏，拿起茶罐子喝一口，跟着哼 唱。张墩儿端端正正地坐在车上，抽烟想事儿。小 仁子斜着身子坐在车上，不住地扭头看着什么。稍 稍有些雾气，阳光斜射下来，洒在正阳门的匾额上， 越发清晰。人们三三两两地走过。自行车的铃声， 孩子们的欢叫声，都渐渐地弱了，但并非没有。前门 楼子下边，靠舞台的角落，坐着两个老人，他们遛够 了鸟儿，到这儿来坐着，边看街景边聊天。

**顾世轩** 阴了好些日子，猛不丁的就晴了。晴了好，人呵物呵

都伸腰吐气儿，连这前门楼子都长德行，大日头一 照，嘿，您瞧那排场，可着北京城圈儿，再没这么好看 的物件!我就纳闷儿，咱们老辈子人，当初是怎么造 的?

路雨城 (抬头看前门楼子)庚子年，烧过一回，烧塌了栏杆， 可没烧了根基。敢情一换上洋灰的，打老远也看不 出来!

**顾世轩** 根上是祖宗的，半腰儿是洋货，顶儿上呢，还是祖宗

的，刷上新色儿，一样排场! **路雨城** 那是!

〔两个老人都瞅城门楼子，都再没吭声儿。

**张墩儿** 两个老爷子是怪人，见天儿坐在这儿瞅前门楼子，也 不知瞅出了个什么?

小仁子 (笑)瞅元宝呢!前门楼子是元宝，瞅多了能发财? 俩傻老爷子，把眼珠子瞪出来，门楼顶子上也不会掉 钢蹦儿!

梁世亮 (瞪一眼小仁子)你才长出多大翅儿!甭拿老先生开 心。人家早先都是一肚子的学问，不像咱们，光会指 着两只臭脚丫子吃饭!

小仁子 脚丫子怎么了?脚丫子比手强!我们胡同儿有个有 学问的，写书，怎么着?俩手没我这俩脚丫子挣得 多!我听那个!学问是什么呀?这年头儿，换不来 钱，学问是扯淡!

〔梁世亮和张墩儿光笑。梁世亮捧起玻璃罐子喝水， 放下，又哼京戏。

〔赵大妈推着辆小竹车上，车里有个蒸锅，里面放着 煮老玉米。赵大妈从车里拿出马扎儿，放下。

小仁子 (冲大妈笑)大妈，老天爷下了几天雨，您就几天没出 来，害的我们老少哥们儿也开不了张!

**赵大妈** (笑笑)仁子你可真会说话!这年月，谁想挣钱谁挣， 谁想花钱谁花，谁也没拦着谁!咱北京城这么大，没

有不开张的油盐店，也没有拉不着钱的三轮车!仁 子，甭跟大妈耍贫嘴!

小仁子 敢情您全懂!(拿起一个老玉米啃)大妈，给我候上 账，月底我一总儿还您。

**赵大妈** 仁子你骂大妈不是!咱娘儿俩谁跟谁呀!

**小仁子** 就是!我爱啃您的老玉米，还爱听您的吆喝。您一 吆喝，准带着庄稼地里的味儿，招人，老玉米卖出去 了，我这车也就闲不着了。有钱的主儿，谁不是吃饱 了玩儿去呀!

**梁世亮** 有钱的谁啃老玉米?

**小仁子** 甭这么说，现在真有钱的，下馆子专挑野菜吃，那叫 时髦，不会吃野菜的都是穷鬼!

**梁世亮** 邪性!这叫什么说法儿?

小仁子 上大饭庄子里看看去，野菜比鸡鸭鱼肉卖得贵。土 冒儿吧您!眼前可不是60年，要听我妈那话，我觉

着60年可都是阔人! **梁世亮** 天和地倒了个儿了!

张墩儿 没倒，人倒了个儿!信不信由您。前天，我那宝贝儿 子跟着学校去颐和园，他妈让他带面包，人家说带那 玩意儿跌份!您听听，面包都跌份了!

**梁世亮** 那得带什么?

**张墩儿** 带钱!谁带的钱多谁有派!

**梁世亮** 要兴元宝呢，就得揣着元宝?那不赶上早先有皇上 的时候了!

张墩儿 皇上早就没了，可如今，家家冒出来个皇上。早先的 皇上您躲得了，如今的皇上您躲不了，谁让您是他爸 呢!您说，不接着反封建行不行?!

**梁世亮** 要都跟我似的就好了，绝户家里没皇上! **小仁子** (笑)瞎扯什么呢?

**张墩儿** 聊皇上呢。 〔 一 顾客上。

**顾** **客** (冲小仁子)同志，动物园去不去?

**小仁子** 去，哪儿都去，只要给钱!

**张墩儿** (看小仁子，笑笑。)地狱也去?

小仁子 要是给元宝，地狱算啥呀!墩儿哥，咱指着人家吃 饭，可不拿人家打镲!

**顾** **客** 多少钱?

**小仁子** (稍想想)您给50。

**顾** **客** 50?!前几年，我来过北京，也坐过三轮儿，没那么 贵!

**小仁子** 前几年呀!嘿嘿，什么不是一年一个价儿!你知道

不知道眼下水萝卜多少钱一斤? **顾** **客** 小汽车都比你便宜!

**小仁子** 那等于没说!坐小汽车是什么劲儿?坐三轮儿是什 么劲儿?你还看街景了呢!你当我愿意拉你呀?你 在后边坐着是大爷，我在前边蹬，是驴!身份不一 样。你仰着头，我低着脑袋。都是人，凭什么我就得 低着脑袋?!冲这低着，跟你要50就不多!去不去? 甭吡牙咧嘴!

**顾** **客** 谁也没不让你仰着脑袋!

**小仁子** 拿我们蹬车的开心不是?你见过仰着脖儿蹬车的主 儿?那是找让警察扣你!甭啰嗦了，想看街景就得 多花钱!

**顾** **客** (犹豫一下)50就50!

小仁子 (笑，低声地)跟拧了他块肉似的!(冲梁世亮)梁大 爷，送您份儿买卖。(又冲顾客)上老爷子的车，老爷 子低了一辈子脑袋，稳当透了，保准把您甩不下来!

张墩儿 (在一旁冷笑)合着拉车的就得低着脑袋?坐车的就 得扬着脖儿?!谁他娘立的这规矩?要不就成不了 买卖?!

小仁子 甭发牢骚，墩儿哥，不信您扬着脖儿蹬一个试试，警 察不扣您，您玩汽车轮子底下去了，您说您合算不合 算?我早琢磨透了，咱们蹬三轮的，就是低着脑袋的 命!您低得越低，越来钱，越踏实!

**张墩儿** 你小子倒全懂!

**小仁子** 这叫干一行，爱一行，琢磨一行儿，琢磨琢磨就琢磨 出钱来了。(冲梁世亮)老爷子，您倒是快着点儿呀!

**梁世亮** (停止哼京戏，看小仁子，笑)你小子够仁义，得，我就 拉今儿这头一个。(跳下车，用布掸车座子。顾客上 车，梁世亮拉着车走。)

**小仁子** 老爷子，价钱说好了，50! **梁世亮** 我听的真真儿的!

**小仁子** · 喊，我给他当账房呢!听他那口气，还不想感激我。 **张墩儿** 老爷子就这德性，其实心里倍儿感激你。

赵大妈 算你积德，他一个孤老头子，没儿没女，蹬了 一辈子 三轮儿，不易!我说仁子，要我看，你就不如认他当 你个干爹，平时多孝敬着点儿，等他有个三长两短， 存的那钱还不都成了你的!

**小仁子** 您这叫什么主意?

**张墩儿** (从车上跳下来，笑笑)我看这主意挺好!只要到时 候你给摔盆儿，你就有了钱花，比练脚丫子强!当儿

子怕什么呀，给谁当不是当!

小仁子 净是起哄的主儿，让我亲爹知道了，算怎么档子事 儿?

**张墩儿** 跟你说真格的呢。你们家7个小子，你又是块姥姥

不疼舅舅不爱的料儿，有你没你就那么回事儿! 小 仁 子 谁 说 ?

**张墩儿** 这谁不知道，问大妈!

**赵大妈** 那是，都在一块儿住了几十年，谁家那点儿事也瞒不 了人!你那6个哥，哪个不比你有本事!

小仁子 (笑，挺得意)是，他们都比我本事大，上大学的上大 学，当工程师的当工程师，最不济的，也是公司职员。 就我，端着个满街晃的饭碗。前两年，人家哥几个跟 我说话都不给好脸儿，可我就长了这么个脑袋，考不 上大学，可误不了吃饭，您叫我能怎么着?我爸不 错，给我找了个工厂，您猜什么厂?福利工厂，十个 人里头有八个是残疾，您说我能不能去?去了，咱就 得给人家好好干，比瞎子瘸子还松，那不叫个人!好 好干，我得有多累!得嘞，蹬三轮儿挺好，挣得多，也 随自个的性儿。那哥几个轮着拨儿给我上课，我全 听懂了，归了包堆一句话：蹬三轮儿没出息。我可不 这么看，什么叫有出息?挣自个儿的饭钱，甭太缺 德，再经常为人民服服务，就是有出息!墩儿哥，你 说是不是?(不等张墩儿点头，又说)眼前怎么样? 咱往爹妈手里交的税最多。他们一人50,咱200!您 让我找个干爹，那不把我亲爹气死!我二哥也得不 顺心。甭瞅我二哥当着工程师，没钱了也得朝我借! 喊，墩儿哥，你是成心跟我过不去!

〔张墩儿光笑。

〔房子明背着照相机上，派头像个新闻记者。

房子明 (自言自语)杂志找我要稿子，没我的稿子他们开不 了张，封面上专要漂亮妞儿。也甭说，没妞儿的杂志 都卖不出去。今天天气好，我出来转转，兴许能拍出 张让人满意的作品。咱有这本事，街上光着大腿的 姑娘有的是。(转着脑袋看)

**赵大妈** 房先生，您直眉瞪眼的瞅什么呢?

**房子明** 哟!大妈，瞧我光顾了工作了，没瞅见您。

**小仁子** 哟，摄影家来了嘿，瞧这架势，还真有点儿派头儿!

**房子明** 没点儿派头儿人家不理咱们。人是衣服马是鞍，多 会儿都是这样!

**赵大妈** 谁不理你呀?

**房子明** (不好意思地笑笑)没说您，说那些穿裙子的势力眼 们呢。

**小仁子** 上个月，有本杂志的封面是不是你照的? **房子明** 行啊仁子，会瞧杂志了!

**小仁子** 这话说的!我常看书，偶尔才上摊儿上看看杂志。 就这么一偶尔，就瞅见您的大作了，拍得地道，我特 爱看，可惜，要什么都不穿就好了!

**房子明** 国家不许发表什么都不穿的。

**张墩儿** (不屑地看房子明一眼)干嘛不拍穿裤衩的爷们儿?! **小仁子** 墩哥儿你净给大家出馊主意，拍爷们儿谁爱看?

**房子明** 那是，这个时代就是女人吃香，小姑娘更吃香!不是 咱爱拍妞儿，是这潮流，人还能不跟着潮流走呀!

**张墩儿** 说白了您是指着拍妞儿挣钱，可还得往自个儿脸上 贴金。

**房子明** 嘿嘿，我也甭跟你们说了，我忙我的去。(冲众人点 点头，下)

赵大妈 这房子明，前十年在胡同的副食店里卖酱油，好学， 成天站在柜台里嘟噜日本话。你要二斤盐，他跟你 嘟噜嘟噜；要一斤酱，也嘟噜嘟噜，倒没给你拿错，可 让人听了难受。毕业后进了家日本公司，挣得挺多， 闲着没事儿养了条狗，见了谁冲谁汪汪。

小仁子 听说，要放在“文革”那会儿，得给他算个汉奸!我就 不待见他那德性!

赵大妈 人家给日本人干，也没碍着你! 小仁子 我瞅着憋气!

路雨城 (声音渐大)年景不一样了，可好多事儿都一样。就 说我这画眉吧，上回那只，让它学喜鹊叫，它叫出来 的像老鸽，这回这只又一样。

**顾世轩** 您再换只试试，或许是笼儿不合适。 **路雨城** 在笼儿?

**顾世轩** 说不准，世上的好多事儿都说不准，您换个笼儿试 试 。

**路雨城** 甭试，换什么笼儿都不如好调教，没准儿是我养的不

得法。

**顾世轩** 那倒是。

张墩儿 (冲小仁子)听听，老哥俩扯上笼儿，画眉养成了秃尾 巴鹤鹑，怨笼儿!您就是金条编的笼儿，它学狗叫还 是狗叫!在种儿!

〔鲁德仁提着两条鱼上。

**鲁德仁** 打老远我就听见你们说得挺热闹，研究什么呢?是 得经常研究，什么事不研究也不行!比如这鱼吧，是

红烧?还是清炖?都得跟夫人研究，要不显不出来 民主。做的时候，还得我做，那就由着我的性儿了。 (瞅一眼赵大妈)大嫂，今天的买卖不错?

**赵大妈** 瞎凑合，怎么也赶不上您这种当干部的，三天两头有

鱼吃!怎么,今儿又公休?

**鲁德仁** 没有，出来给公家办点事儿。 **赵大妈** 公家就买两条鱼?

**鲁德仁** 嗨，当个干部劳心，说是公事，不请人家一顿儿也不 像话，吃了喝了就是朋友，下回再办事方便。下饭馆 儿也行，也能报销，可咱能给公家省点儿就省点儿， 回家做去。鲤鱼宴，鱼头、鱼尾、鱼屁股，一点儿都剩 不 下 。

**赵大妈** 谁让您有那手艺呢!

**鲁德仁** 让工作给逼出来的!当个科长什么都得操心，当上 局长就好了!

小仁子 墩儿哥，听见没有，人家当科长的还能往家提溜鱼， 听那意思还给报销，人家还觉得冤!(冲鲁德仁)鲁 叔儿，您那鱼叫唤了!

**鲁德仁** (看鱼)瞎扯，死鱼能叫唤?

**小仁子** 没错儿，我听见了，它叫您折腾它的时候手下留情。 我听我妈说过，鲤鱼跳龙门，一过龙门就成了龙，成 了龙，它准饶不了您!

鲁德仁 我是唯物主义者，不听那胡说八道!再说，我为工作 吃它，它就是真成了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可是， 仁子，你说的也有道理，咱还得发点儿善心，炖的时 候，我用文火，甭让它太恨咱们，也能炖得烂。什么 不得研究呀!小心没大错儿!

张墩儿 敢情您这工作就是炖鱼!

鲁德仁 别的事儿还多着呢!您几位忙着，我先走了。(下) 小仁子 (冲张墩儿)你说这前门楼子能不能吃?

张墩儿(笑)能!只要你有那牙!

路雨城 (扭过头，严肃认真地)有能吞前门楼子的?你可真 敢说!

张墩儿 保不齐，人多了一块儿啃，再大的楼子也剩不下! 路雨城 (生气地)合着就知道吃!

张墩儿 前几辈子穷的，把前门楼子拉家去没地方放，不吃怎

么着? 路雨城 谬论!

顾世轩 老路，甭上火，他们说笑话呢。 路雨城 笑话保不齐就是真事儿!

赵大妈 (笑)老的爱认真，小的爱开心，都是闲的。前门楼子 不是白面做的，是砖头!谁啃?谁啃咯了谁的牙! 张墩儿，你甭净逗老爷子!

〔梁世亮推着车上。

张墩儿 您这是去了趟动物园? 梁世亮 西单。

张墩儿 我说呢，您要这么快，赶上汽车了! 梁世亮 人家到西单非要下来，我能不叫下? 小仁子 收了他多少?

梁世亮 要12,他不给，折腾了半天，给了8块。 小仁子 也就是您，要我就不让他走!

梁世亮 咱又不是公安局，敢扣人家?! 小仁子 那也当着大伙恶心恶心他!

张墩儿 没用，钱是肋条上的肉。恶心是什么?恶心是废话!

这样好，少生闲气。

**梁世亮** 就是，自当遛了个弯儿。

**小仁子** (从车上跳下来)我听你们这话憋气，我得遛遛去! **张墩儿** 上 哪 儿 ?

**小仁子** 长安街，宽绰!

**张墩儿** 你当宽绰就不憋气啦?喊!

〔小仁子推上自己的车走。上来一个样子蛮横的人，

边走边回头张望，冲小仁子的车撞来。 **小仁子** 哥们儿，瞅着点儿!

〔那人还是撞在了车轮上。

**小流氓** 他妈往哪儿推呀!大活人你瞅不见!

**小仁子** 这可不能怨我。你硬要往上撞，我还叫了你一声呢! **小流氓** (低头看自己的裤子)今儿刚穿上的，你让我怎么会

妞儿!

**小仁子** 我给你擦擦。(从车上拽下条毛巾，给小流氓擦裤 子。)

**小流氓** 他妈瞎擦，越擦越大!臭他妈蹬三轮儿的!

**梁世亮** 蹬三轮儿的可不臭，甭那么嘴骚! **小流氓** (瞪梁世亮)老梆子，没你的事儿!

〔张墩儿坐在自己的车上，两脚伸在车座子上，颇舒 坦，沉下脸，看小流氓，没吭声儿。

小仁子 你别骂人!骂人我也会，可我不骂!

小流氓 骂你两句算什么!我还想打你呢!(顺手给小仁子 脸上一巴掌。)

**赵大妈** 有理讲理，干嘛打人!

〔小流氓看赵大妈，没理她。

〔顾世轩、路雨城回过头来看。

**顾世轩** 怎么还有这么霸道的主儿?

**路雨城** 多会儿也有，就像苍蝇、蚊子，打不绝。

**小仁子** (一手捂自己的脸， 一手揪小流氓的胳膊)你打人，咱 们找警察说理去!

**小流氓** 大爷就是理!(又推小仁子一把) **梁世亮** 真是没王法了!

**张墩儿** (坐在车上笑起来)跟这样的货，耍胳膊根儿就是王

法!仁子，甭揪他，看他能怎么着? 〔小流氓回头看张墩儿。

**小流氓** 哪儿他妈露出来你这么块料儿，也敢叫唤! **张墩儿** 我看你是皮痒痒了，论撒野，你是个雏儿!

**小流氓** (冲张墩儿走来，张墩儿仍坐着冲他笑。小流氓抓张 墩儿的脖领子)今儿个，我就拾掇拾掇你们这几个臭 蹬三轮儿的!

**赵大妈** 仁子，快去叫警察!

**张墩儿** 甭去，用不着警察!(低头看小流氓的手，从车上下 来、直直身子)我再劝你一句吧，甭跟我撒野!

**小流氓** 我今天让你瞧瞧大爷的厉害!(左手拧张墩儿的脖 领子，右手过来)

〔张墩儿用胳膊挡住小流氓的右手。小仁子拽小流 氓，被撞了一下。

小流氓 (冲小仁子)我拾掇完他再拾掇你!

张墩儿 好!我就喜欢说话脆生的主儿!(两手压住他的手 腕子，身子向前躬)冲您这脆生，我就得给您鞠躬。

〔小流氓的手腕子被张墩儿的手锁住，不由自主地随 着张墩儿弯腰往下蹲。

〔张墩儿还弯，小流氓叫起来。

**小流氓** 哎哟!(瞪张墩儿，咬牙切齿。张墩儿又使劲)哎

— —哟! —

张墩儿 (直起身子，顺势将小流氓的手往后拧)我教教你，这 叫苏秦背剑!(又冲小仁子)仁子，过来，抽他个嘴 巴!

**小仁子** 这 —

**张墩儿** 瞅你这窝囊!跟这样的甭客气，你越客气，他越跟你 来劲儿!

小仁子 算了，放了他吧。

张墩儿(冲小流氓)我兄弟仁义，以后你要再敢来撒野，小心 我扒了你的皮!(松了手)滚吧!

小流氓 (揉手腕子)爷们儿，山不转水转，总有咱们再碰见的 一天!

**张墩儿** 甭转，我见天儿在这儿待着，想找我算账你就来! 哼，我早先为打架蹲过八年监狱，就说现在学好了，

也不会怵你这样的小兔崽子! 〔小流氓灰溜溜地下。

**小仁子** 墩儿哥，你还真有两下子!

**张墩儿** 逼着好人学坏，你不给他玩儿个花样，他蹬鼻子上 脸 !

**赵大妈** 就是!用不着跟这样的客气!可你也得小心点儿， 防着他下黑手!

**张墩儿** 大妈，没事儿，这种人我见得多了，欺软怕硬。就是 下黑手，我身上这点儿功夫，也够对付他仨俩的!仁 子，什么时候有时间，跟着哥练练，咱不欺负人，可也 甭让人欺负!

顾世轩 唉，蹬个三轮儿，挣碗饭吃也真不易!

**路雨城** 自古就这样，小百姓就没容易的时候!

·顾世轩 (回过头冲小仁子)仁子，是得跟你墩儿哥学学， 一是 锻炼身体，二是有个防身的本事。虽说和气生财，不 假，可蹬着三轮儿满世界都去，太好欺负了也弄不来 饭吃!

〔杨家顺、李慧兰上，挎着胳膊，很亲密的样子。杨家 顺西装革履，拿着手机，一副款爷派头；李慧兰脸上 涂脂抹粉，描眼圈儿。走路故作姿态。

杨家顺 哟，任谁没饭吃，也得有我们仁子的饭吃!仁子是模 范的代表，最孝敬父母，就是要了饭，爹妈也得管他 到死，要不爹妈还怎么叫爹妈!(冲李慧兰)夫人，你 说是不是?

李慧兰 那是!世上只有妈妈好。儿子有了难处，妈要不管： 社会也不答应，这叫道德!当老家儿的，没这个道 德，就不是老家儿!

〔赵大妈听着鼻子里“哼”了一声，笑得莫测高深。 **杨家顺** 妈 。

**赵大妈** 都打扮得这么水灵，干嘛去了? **杨家顺** 慧兰想买件衣服，让我陪她转转。 **赵大妈** 你店里那些衣服她就不能穿?

**杨家顺** 我们这种身份，穿50块钱一件的衣服，是找着让人 瞅不起!

**张墩儿** (坐在车上冷笑)单宰穷人的主儿来了!10块钱一件

进的，卖55;50块钱进的，卖180! **小仁子** 不宰穷人成不了款爷!

**杨家顺** 哥们儿，甭那么说，眼下哪个买卖不宰人?不宰人上 哪儿挣钱去?不瞒你说，你写低了价钱还卖不出去。

不信你就试试，10块钱进的货，你卖12,没人买!再 不瞒你说，眼下的人，甭管穷富，穿的不是衣服，穿的 是钱!穷人?眼下谁瞅得起穷人!

张墩儿 可您是单宰穷人!

杨家顺 在我眼里，只要能掏出钱来就不算穷! 张墩儿 合着你是想叫穷人都光了屁股!

杨家顺 这你就土了，眼下是穿得越少越时髦!

李慧兰 (瞪杨家顺 一 眼)你就爱看穿得少的!甭废话，跟妈 说正经事儿!

赵大妈 (冷笑)甭说我也知道!

杨家顺 我妈就是聪明，要不怎么 50多了还能发财!

赵大妈 我耳朵不聋，心也不傻。“儿子有了难处，当妈的不

管，是没道德，没道德社会上也不答应”,对不对? 杨家顺 话是那么说，可终究也没听说过有儿子告妈的!

赵大妈 那可说不定，有狗头军师在呢，什么馊主意出不来 (看一眼李慧兰)

〔李慧兰脸上有些愠怒，立刻又换上笑。 李慧兰 妈，他是您的亲儿子，他有权力跟您说! 赵大妈 (板着脸)什么事儿，说吧!

杨家顺 (支支吾吾)我想——想跟您说个正经事儿。

赵大妈 (冷笑)正经事儿就是钱，不是钱也没正经事儿!打 你那衣服店开张，我就明白了。甭磨蹭，是宰是剐也 让你妈心里明白!

杨家顺 我那店里资金周转不开，想再跟您借点儿。

赵大妈 是借还是要? 杨家顺 借 。

赵大妈 前几回也说借，到现在也没还我!

李慧兰 (小声对小仁子)瞅瞅，有这样当妈的没有? 赵大妈 (听见了但没听清)你在那儿嘀咕什么呢? 李慧兰 我跟仁子说，您最疼我们!

赵大妈 甭光说那些好听的，我不疼你们，疼你们也没有用! 李慧兰 妈，您可不能这么说，全顺也是您儿子，可您对他们

〔杨家顺用手捅她，制止她说。 赵大妈 我和我大儿的事你甭操心!

杨家顺 妈，说真的，这回准还，给您立字据! 赵大妈 (看他，半天)借多少?

杨家顺 一 万。

赵大妈 你倒敢狮子大开口，我这儿不是银行! 杨家顺 比银行强!是当妈的都比银行强!

赵大妈 (稍琢磨)借给你有个条件。 杨家顺 您说。

赵大妈 得给利息!

杨家顺 (笑)您说笑话!

赵大妈 (认真地)没利息我不借! 杨家顺 (犹豫地)您说多少?

赵大妈 跟银行一个样儿!

杨家顺 (笑起来)那您就不如银行了，银行往外借钱，起码不 当人家的妈!

赵大妈 甭废那话，给利息，借给你；不给，你就走人!

杨家顺 您给我哥钱，甭说利息，钱也没见他还过您啊!

赵大妈 (瞪眼)他是我的儿子，还是你的儿子? 杨家顺 都是您的儿子，您不公平!

赵大妈 公平?你也懂公平?!他教了十几年书，他吃什么,

你吃什么?他穿什么,你穿什么?你妈心没瞎，眼也 没瞎!你瞅他瘦的，你瞅你肥的!再瞅你媳妇儿，身 上那件衣服不是千儿八百的!人家小芳，穿过好衣 服没有?都是人，你们凭什么?

**杨家顺** 凭本事!

赵大妈 就那宰人的本事?你妈一个老婆子，起早贪黑地弄 这老玉米，要想宰人，也能卖到两块钱一个，你妈不 那么干!你妈还存着点儿德性!你倒好，找你妈借 钱来了!借就借吧，还管你妈的私事!先把丑话说 在前边，我要挺了腿儿，我存的那些钱，没你的份儿!

**杨家顺** (笑)这您就不懂了，法律有条文儿，遗产有遗产的分 法儿。我一上告，少不了我的!

**赵大妈** 你那是做梦!

**李慧兰** (冲张墩儿，声音稍大)你瞅瞅，有没有这样的妈!

**赵大妈** (冲李慧兰)没有!(又冲杨家顺)让你媳妇儿少给我 瞎喳喳!

**杨家顺** 夫人，你少说两句。(又冲赵大妈苦笑笑)妈，咱这就

定了。晚上我去看您，顺便拿钱。 **赵大妈** 先给我带上利息!

**杨家顺** 您真要啊?这年头儿，真是钱比什么都管用了! **赵大妈** 我心里糊涂，多少利息你给我算清楚。

**杨家顺** 得，我就给您带上利息。(扭头对李慧兰)没辙，准备 点儿吧。

**李慧兰** (小声)我早就知道你妈这德性!

**赵大妈** (气愤地)说什么呢?你就是街上走道的，也得有点

儿礼貌! **李慧兰** 哼!就你!

杨家顺 (急忙推李慧兰)夫人，您饶了我，我惹不起您，也惹 不起我妈，您替我少说两句，发了财，我报答您!眼 下能借到钱，就是咱们的造化!(拉着李慧兰下)

**梁世亮** 您也是，干嘛非要他们的利息?

**赵大妈** 不要白不要!要了我捐给幼儿园，也比在他们兜里 强 !

**张墩儿** 仁子，听见没有?

**小仁子** 全听着哪!妈跟儿子要利息，儿媳妇撅嘴，不就这档 子事!

**张墩儿** 瞎听吧你!这是儿子缺德，妈要给他行善，要了利息 捐给幼儿园。

**小仁子** 大妈您行啊!等我回家练练字，给您往报社写一篇 儿，您就成模范了!

**顾世轩** 时候不早了，老路，咱们溜达着? **路雨城** 听你的，溜达着。

〔三奶奶拄着拐棍上。

**顾世轩** (哈腰细看)这不是三奶奶吗?您身子骨儿还好吧? 可有些日子没看见您了!

**三奶奶** (乐)老顾啊?嘿，瞧我这眼神儿，半天没瞅出来。 **顾世轩** 您这是上哪儿啊?

**三奶奶** 去“瑞福祥”,听说来了豆青色儿的纺调，料子不错， 我去看看。

**赵大妈** 让孩子们跑一趟不得了，还得您亲自来!

**三奶奶** 他们倒那么说来着，我不放心，他们懂什么呀!

**顾世轩** 就是!现在年轻人不认那些东西，还是老辈子人明

白!您慢着点儿，我先溜达着了。(和路雨城下) **三奶奶** 这老顾，还是那副和气像儿，越活越精神了。

**赵大妈** 跟您一样。一大家子人，儿女都孝顺，想吃什么吃什 么,想穿什么穿什么,可不就精神呗!

**三奶奶** 不行了，“月盛斋”的酱牛肉都快咬不动啦!(看大 街)我说这都什么天儿了，小姑娘们还穿着裤衩儿!

**小仁子** 三奶奶，那叫时髦儿!

**三奶奶** 还是这会儿好!我们年轻那会儿，管的紧着哪!平 时不让出大门，憋得慌了，去花园里转转。有时到大 门口探探头，门房的二爷就给拦回来了!这会儿好， 这会儿的姑娘小子随便，可看着有点儿不大顺眼。

(挪动脚步)你们歇着，我转转去。 **小仁子** 三奶奶，我拉您去。

**三奶奶** 不用，这几步路我还走得动。(下)

**赵大妈** 你说人家是怎么活的?吃啊喝啊一辈子，没为钱着 过急。顶不济的时候，从铺底下拽出个花瓶，也够吃 半年。原先祖上有好几所大宅子，好几辈子人当官 儿。没当官的了，可家底厚，老了老了出来进去还那 么舒坦。不像咱们，一辈子穷光蛋，一辈子为吃食儿 忙活!唉，人家活的也是个人!

**小仁子** 大妈，甭比那个，一人一个活法儿!

**梁世亮** 就是，什么人什么命，要那么比，我得去上吊。人这 一辈子，怎么过来的，谁也说不清!

**张墩儿** 你们怎么老说那些让人不开心的事儿!甭想那些， 人影子都直了，走，喝酒去!

**赵大妈** 我也该回去了。

**梁世亮** (有些沉闷地)喝酒去!

**小仁子** (快乐地)喝酒去，墩儿哥，今儿得半斤!不够半斤， 你可不是朋友!

**梁世亮** 半斤，半斤，都半斤!

**张墩儿** 喊!拿喝酒吓唬谁呀!半斤不才半瓶子!(下)

〔 幕 落 。

**第** **二** **幕**

**时** **间** 九十年代某年八月的一个星期日上午。 **地** **点** 前门外的某个院子里。

〔幕启：北屋是三奶奶家。西屋鲁德仁，窗台上 摆满花盆，下边有鱼缸。隔壁住着房子明。东 屋，小仁子家。南屋，赵大妈和杨全顺小俩口。 院里有棵枣树。房子明养的狗趴在门口睡觉。 鲁德仁在喂金鱼。赵大妈屋门外有火炉，上边 有铝锅，正煮着玉米。于小芳在屋门外洗衣服。 房子明刚睡醒，打着哈欠从屋里走出来。

**鲁德仁** 子明，我说都几点了，您才起床!

**房子明** 自打离了婚，算是没人管着了，能睡懒觉了。您不知 道在外企公司上班有多累，老板老他妈盯着你!他 要是叫你出去干事儿，那是放你的假!

**鲁德仁** 可挣的多呀!

**房子明** 也就这点儿好处。

**鲁德仁** 话又说回来，不自由；再说，也不是主人翁，让外国人 使来唤去，挣多少心里都别扭!也就是你，换成我还 真挣不了那钱!

**房子明** 敢情，您是干部，您比我爱国!

**鲁德仁** 坐了20多年办公室习惯了，虽说也整天忙，忙的跟 你那意思不一样。大小是个科长，我说了算，就冲这 我说了算，也不能对不起国家!钱是小事!

**房子明** (到鱼缸前看)您这鱼该换水了!养鱼太懒了不行! **鲁德仁** 鱼比人难伺侯，干鱼虫不吃，非得吃活食儿。60年那

会儿，我也养过几条鱼，给什么吃什么,年头儿变了， 鱼也长行市!

**房子明** 甭说鱼，狗也那德行!

**赵大妈** (回过头笑)鱼和狗都比人金贵!谁顿顿吃猪肝?房 子明的狗!赶明儿，狗要都改了胃口，啃开老玉米 了，我也弄条狗养着!

**房子明** 不给它猪肝吃，它叫唤起来没完!

**鲁德仁** 身价在那儿呢!这狗买的时候——五千? **房子明** 六千五。

**鲁德仁** 瞧瞧，还得说是有钱!我这鱼，一缸也换不来条狗尾 巴!

**房子明** 给公家上班，有舒坦也有不随心的事，好处不能全叫 你们占了!

**鲁德仁** 听说要给我们长工资! **房子明** 能长一百?

**鲁德仁** 多!长不了一百，谁还干呀!

**房子明** 也就在这院里说，一进单位就不敢说了。不说还有 好多人抢着干呢!老鲁，公家的那些门道儿我全懂。 当科长?嘿嘿，当局长嘛，倒还差不多!

**小仁子** (从屋里出来，冲房子明的背影坏笑)今儿这狗汪汪 的怎么跟昨儿不一样?

〔房子明装没听见。

小仁子 (走到狗前，拍它)起来，瞎他妈叫唤什么?(冲房子 明)老房，听说你弟弟家的狗和这狗是一对儿，平常

在一块儿，星期日就两地分居? 房子明 一点教养没有!

小仁子 他个走狗能有教养?有教养当不了走狗! 房子明 (怒)你骂谁呢?

小仁子 (笑，指狗)它，我拍它一下，它冲我吡牙! 房子明 (厌恶)去，去，站远点儿，我不跟你说话!

小仁子 这人，不识逗!(冲那狗)再冲我吡牙，我打你这狗东

西!我可不管你是哪国的种儿! 房子明 你他妈今儿是想跟我找碴儿!

鲁德仁 老房，老房，别生气，仁子跟你逗着玩儿呢! 房子明 有他这么逗的吗!

鲁德仁 仁子，甭老瞎说!

小仁子 嘿嘿，逗逗狗都不行。要再有八路，我就——(用手

当枪，冲房子明后背指指) 赵大妈 仁子，帮大妈提桶水去。

小仁子 行，我就爱听大妈的!(提水桶下)

房子明 (瞪小仁子背影)你说他这叫什么人!

鲁德仁 得了，得了!他年轻——你瞅我这“狮子头”,长得多 标致，赶上动物园里鱼把式伺候的了。

〔大门外忽然热闹起来，几个人进了院子，边和人们 打招呼，边往三奶奶屋里走。最后来了李雪明。

李雪明 老鲁，伺候鱼呢?(过来看鱼)不错，比我上回来时又 长个儿了。像你，心宽体胖。

鲁德仁 瞎对付呗。(小声)好些日子没来，今儿你们怎么全

来了?

**李雪明** 老太太要给我们开会。 **赵大妈** 为什么呀?

**李雪明** 唉，家里那点儿破事儿!你们忙着，我先进去，要让 老太太听见了，又以为我编排她呢!人是越老越爱 多心，越老越爱管着别人!(下)

鲁德仁 有意思，忙活一礼拜，歇歇吧，倒让老太太给弄来开 会!思想教育?除了思想教育还能有什么?总不会 老太太想帮着李雪明开公司吧?老房，你琢磨琢磨。

**房子明** (不高兴地)我有那闲心?!

鲁德仁 有点儿好，有点儿说明心里清净。要说这李雪明也 是不易，在外边当着总经理，什么场合都是身板挺 直，怎么一进了这院儿就窝囊了呢?你瞧他刚才进 屋时那架势，哈腰、垂手，像个太监!唉，老太太还是 有福气，80多了，不在一块儿住，还当着儿孙们的一 家之主， 一句顶一百句，眼下的头头们要也有这谱 儿，那才算没白当!

**房子明** 那是封建!

**鲁德仁** 是封建了点儿，可听话!

**小仁子** (提着水桶上)大妈，水来了。

**赵大妈** 还是仁子能干!

**于小芳** 仁子，我看你早就起来了，钻在屋里干什么呢?

**小仁子** 全顺哥借我本《甲午海战》,平时没工夫瞅，今儿上午 不出车，紧着媵媵。

**于小芳** 那是本好书。

**小仁子** 不懂的地方还得让嫂子指点呢。我就纳闷儿，当初 日本怎么那么凶，咱中国就那么受人欺负!

**于小芳** 民穷国不富，人家就欺负你!

**小仁子** 眼下再敢叫板，掰了他们的牙!我看清朝有的哥们 儿也够棒的，军舰快沉了还往上冲，拿自个儿的命不 当个命!

鲁德仁 多会儿也有爱国的人，多会儿也得进行爱国主义思 想教育，不能光冲钱活着!要不，国际上一有风吹草 动，咱们可容易成了一盘散沙!

**小仁子** 沙子倒没什么,甭净出汉奸就得了，我最瞧不上的， 就是中国人帮着日本人，那不叫个东西!

房子明 (瞪小仁子，想发火，忍住)一个用脚指头吃饭的主 儿，也知道爱国?嘴上瞎咧咧谁都会!(抱起狗)宝

贝儿，走，咱们外边遛遛去。(下) **于小芳** 你怎么老用话敲打人家?

**小仁子** 我见了他心烦!他颠儿了，我眼里干净!

**鲁德仁** 你这孩子，就是有点流那个无产者的意思!

**小仁子** 鲁叔儿，我懂，是流氓无产者。抗日那会儿，土匪都

打日本，甭说流氓了，什么也顶不上汉奸可恶! 〔杨家顺，李慧兰上。

**杨家顺** 嗬，仁子在这儿讲政治呢!全是朋友!做买卖挣钱， 老讲打啊杀的可发不了财!

**鲁德仁** 一挣钱，就什么全忘了可不行，社会主义还应该是个 社会主义!

**杨家顺** 还是鲁叔会说，不会说当不了干部!我们就不行了， 得会绕弯子，不会绕弯子挣不着钱!

**赵大妈** 今儿又绕到你妈这儿来了! **杨家顺** 没有，今天来，纯粹是看您!

**李慧兰** 妈，礼拜天您也不歇会儿?瞅我嫂子就是能干!我

哥呢?

〔赵大妈没吭声儿。

**于小芳** 家访去了，他班上有俩学生考试没及格。

杨家顺 瞧我哥混的!平时哄孩子，礼拜日哄孩子家长，学校 多给钱是怎么着?!也不傻不呆，就是认死理儿!这 年头儿像他那样的还有几个?!老师倒是光荣，可光 荣顶不了钱花!甭说玩儿高尔夫球、吃大饭庄子，就 是书店，人家也不会冲您当着老师，不收您的书钱!

**赵大妈** 说的是那么个理儿。要是都不当老师，往后那些孩 子们，不都得象你一样混蛋了!

杨家顺 混蛋过一辈子，不混蛋也过一辈子，就看您过得舒坦 不舒坦。不舒坦，白在世上逛了一遭儿，对不起自个 儿!

**于小芳** 家顺，可不能那么说!人活一辈子， —

杨家顺 嫂子，您甭说了，我全明白。您比当干部的更能说，

老师练的是嘴。鲁叔，我说得对不对? **鲁德仁** 我听着有点不是味儿!

杨家顺 得，不是味儿咱不说，甭招您腻歪!仁子，记住，少谈 政治，多干实事儿。实事儿就是钱!等你钱多了，买 汽车，比蹬三轮儿排场!哥们儿比你大几岁，吃的盐 比你多，再告诉你句真理：钱是爷爷，人是孙子。钱 多了，孙子就长辈儿，到哪儿都尊敬你!

小仁子 够真理的!我听明白了，有钱的孙子成爷爷了，没钱 的爷爷不是爷爷了。要这样，我也甭认我爹，我比我 爹挣得多!

**杨家顺** 爹妈还得认，没爹妈，你打哪儿来的?

**赵大妈** 说了半天，就这一句不太混蛋!(冲杨家顺，李慧兰)

得了，您二位给我进屋歇着去吧，省得碍眼。 杨家顺 我今儿得跟您好好聊聊。

赵大妈 这月的利息还没给呢，就是为这利息来的?晚点给 行，减可没门儿!

杨家顺 甭减，您减了我心里不落忍。您再借我 一 万。 赵大妈 (瞪杨家顺)合着你是想把我咔哧净了才算完! 杨家顺 亲妈，这是没辙了，有辙我不找您!

赵大妈 这倒是实话，有辙还不蹬你妈的门儿呢!甭瞎想了，

我那钱有用项! 杨家顺 您用它干吗?

赵大妈 我用得着向你汇报?!“文革”那会儿，我当街道主 任，一街的大事小情我说了算，也没向谁汇报过，现 而今倒让你管着了!甭说不是你挣的，就是你挣的， 你也得有个妈呀!教人家仁子认爹妈，敢情你还是 冲钱来的!

杨家顺 发了财我加倍还您!

赵大妈 (冷笑)我可不指着你发财!你发了财，我就剩一个 儿子了!

杨家顺 您老跟我那么大的怨气! 赵大妈 你自己心里明白!

杨家顺 我整天忙，有些事记不住了。

赵大妈 不是咔哧钱的事儿，你总也记不住! 杨家顺 您说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赵大妈 求上钱了，什么好听的都会说。想起来我生气!今

儿当着小芳，当着你媳妇儿，我就说说!

于小芳 妈，您甭叨唠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了!

赵大妈 你甭管，我憋在心里委屈!(冲李慧兰冷笑笑)再怎

么说，你是嫁到杨家来了，我说得对说得不对，您多 包涵。我是冲着你男人，可不是跟你们找碴儿!

**李慧兰** (冷笑)您说，您说好说坏我都不会往心里去。

**赵大妈** ( 瞪一眼李慧兰，又瞪杨家顺)你也不往心里去?

**杨家顺** (笑得很乖巧)我可不敢!(冲李慧兰)夫人，甭老嘴 上痛快!(李慧兰忿忿地坐在小凳子上)

赵大妈 说出来让街坊们笑话!前年，你媳妇儿手上戴了仁 戒指，我不眼红。我有一个，是我自己挣的。我得了 病，小芳整天伺候我，又是屎又是尿，比亲闺女怎么 样?院儿里的街坊都清楚!你说你忙，忙去，钱是祖 宗，我也不想挑你的眼。你来看过我一回没有?后 来我才知道，那些天你带着媳妇儿上北戴河了!您 玩儿去，我不拦着，您有那造化。我心里感激小芳， 知道她日子过得委屈，想把那戒指给她，人家不要。 我求她，说是留个念想儿，多会儿我冷不丁地挺了腿 儿，心里也不后悔，人家才收下了。是个念想儿你懂 不懂?人家心好，人家有知识，不稀罕那东西!你们 知道了怎么来着?找你妈闹腾!院儿里的街坊哪个 不知道! ……

**于小芳** 妈，您甭说了!

赵大妈 让我说，不说对不住他死去的爹!我一个苦老婆子， 起早贪黑地挣钱，指望什么?指望我能给你哥多存 几个，我死了他们不过苦日子!能净着心的教学生! 你以为你妈是为自己享福啊?!你倒好，紧着上我这 儿咔哧来!甭怨我跟你要利息，你要有个人心，就甭 跟我借!

**杨家顺** 您说的都对，可说到死，您还得借我一万。

**赵大妈** 你自个儿瞧着办!

**李慧兰** (忽然笑起来，冲杨家顺)给妈磕头，一磕头什么事儿 都没了!

赵大妈 (冲李慧兰)甭给他出主意了，脑袋是他的，磕出血来 他疼!他要磕死，你倒省心了!家顺，你妈不是吃奶 的孩子，有主心骨儿!要是磕头就给钱，我先给你 磕!

**李慧兰** (一脸怒气，冲杨家顺)磕头都不行，你还在这儿耗什 么?!走!

**杨家顺** 妈，那我就先走?

**赵大妈** 不来，我也没管你呀!

〔李慧兰下，杨家顺犹豫着。

**李慧兰** (从街上传来声音)真他妈窝囊废，连你妈都整治不

了，指着你发财，算是瞎了眼了! **杨家顺** (尴尬地)妈，那我就……先走了。

**赵大妈** 媳妇儿比妈大!媳妇儿的话是圣旨，妈的话是放屁! 你媳妇儿指着你整治你妈呢，就看你有没有那本事!

**杨家顺** 您甭生气，再怎么说我也是您的儿子!

**赵大妈** 得啦，说那没用，赶紧走吧!人家生了气，晚上又让 你跪搓板儿!甭指着你妈生气，你妈有生气那工夫

儿，还翻腾老玉米呢! 〔杨家顺下。

**赵大妈** (冲门外)也算个男人!那也算个媳妇儿!(冲仁子)

仁子，甭笑话大妈，大妈没管教好! **小仁子** 行，大妈，有水平!

〔杨全顺一头汗拿着书包匆匆上。 **杨全顺** 妈，鲁叔，仁子，都忙着哪!

赵大妈 仁子和你鲁叔刚看完戏! 杨全顺 我妈就爱开心!

赵大妈 再不开开心，就气死了! 杨全顺 (一愣)怎么?

赵大妈 甭问，先进屋歇歇去，瞧这一头汗。桌子上我给你凉 着茶呢，新沏的。

杨全顺 我在胡同口碰见我弟和慧兰了。他们好像不高兴， 我招呼他们，慧兰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妈，您又说慧 兰了?

赵大妈 你妈是谁呀?敢说人家?!惹翻儿了，能叫你妈下 跪!

杨全顺 您净说笑话儿!

赵大妈 你要想净着心的教学生，你就甭管这些事! 杨全顺 妈，我煮玉米。

赵大妈 ( 拦着)歇着去，歇着去呀!还让你妈求你是怎么

着?!

〔杨全顺下。

〔忽然北屋里的声音大起来。

三奶奶 (屋内)我打你个没祖没宗的东西!

李雪明 (屋内)妈，要打我替您打!……虎子，你还不快跑! 虎 子 (从北屋出来)老太太80多了，还真抄得起来擀面

杖!

鲁德仁 又惹你奶奶生气了? 三奶奶 (屋内)都给我跪下!

李雪明 (屋内)大哥，还是跪跪吧，谁让您养了个好儿子呢!

李雪山 (屋内)你们能不能小点儿声?怎么也得顾着点儿街 坊四邻!

**三奶奶** (屋内)你还怕寒磷?什么老子什么儿子，虎子那东

西是你养的!他是李家的长门长孙，就这点儿出息! **李雪明** (屋内)虎子做得是不对，这事儿他该告诉您!

**李雪山** ( 屋内)老三，妈要是法院，你就得算个主犯。甭老太

太要判刑了，你把事情就都推在虎子身上!

**李雪明** (屋内)大哥，话不能这么说!

**李雪山** (屋内)我看得出来，你是没吃着葡萄，就想砍了藤!

**李雪明** (屋内)妈，您瞧他说的!

**三奶奶** 甭叫我妈!你也不是个好东西!把那个孽种儿给我 拽进来!

**李雪明** ( 上场)虎子，进去，你惹的事儿，你倒想溜!

**虎** **子** 怨我呀?你们哥儿仨要是齐心，老太太哪能知道?

不定谁在里边当了叛徒呢!

**李雪明** 这还得怨你跟你爸，当初我说给那个数儿，东西归 我，你爸跟你二叔把钱一分，挺好的事。你爸不干， 这下好了，老太太急了，要是急出个三长两短来，我 看你跟你爸怎么向大伙儿交代!

虎 子 三叔，既是您说出来了，也甭怨我一家人说两家话。 那东西能卖68万，您只给10万，您也太黑了点儿! 怨我们还是怨您?老太太闹就闹去，她还能活几天!

**李雪明** 你小点儿声儿。 **虎** **子** 我怕什么?

三奶奶 (颤巍巍地上，提着擀面杖)没祖没宗的东西还能怕 什么呀!甭盼着我早死，我活得硬朗着哪!三儿，让 他给我跪下!

**李雪明** 虎子，给奶奶跪下!

〔虎子不跪，嬉皮笑脸。

三奶奶 你想气死我呀!

李雪明 跪下跪下，把你奶奶气出个好歹来，咱们都吃不了兜 着走!

三奶奶 外边没个礼法，我家里不能也没个礼法!我活一天， 你们就得听我一天的!跪下!

虎 子 (笑)我的亲奶奶哎，您甭生那么大的气，不就是一张 破纸!

三奶奶 一张破纸?那是家谱儿!上边儿都是你的祖宗

虎 子 (小声，冲鲁德仁)您多聪明跟老太太也说不清，脑袋 里就没一点儿现代意识!

三奶奶 大点儿声说!拿脸当屁股了，也甭怕街坊们笑话! 我怎么养了你们这群祸害东西!(气得发抖)

李雪明 妈，您可别真生气!

三奶奶 把你大哥、二哥都叫出来!

二 哥 (屋内)我这当二哥的，上不着天儿，下不着地，既没 出主意，也没占着便宜。我不出去丢人现眼!

三奶奶 把祖宗都卖了，你还怕丢人现眼!我满以为你们都 孝顺呢，敢情你们是想把我气死!(用手抹眼泪)

李雪明 这也怨我，当初我要把那东西拿过来，也出不了这事 儿!

虎 子 您比那哥儿俩黑，您要是出齐了数儿，大伙都省心! 李雪明 (气忿)虎子，你可是我的晚辈!

虎 子 在钱上人人平等!

三奶奶 你让他给我滚出去!

李雪明 (冲虎子)你进屋待着去吧!

三奶奶 滚到街上去!我没他这样的孙子!

虎 子 (冲小仁子，小声地)他们哥儿仨攒的事儿，我帮着跑

腿儿。他们掰了，屎盆子全扣我头上，好像我占了多 大便宜似的!我还是趁早滚蛋，甭弄不着钱，倒弄一 肚子别扭!

小仁子 (小声儿)赶紧溜呀，有你爸你怕什么?天塌下来先 砸他!

**虎** **子** 就是!(悄悄下)

**李雪明** (回头不见了虎子)惹事的溜了，光耍我一个人!大 哥，你出来吧。子不教，父之过，你的责任最大!

〔屋里没动静。

**李雪明** 大哥!

**二** **哥** (屋内)你大哥睡着了!

**李雪明** 我大哥真有能耐，只要吃饱了，房塌了也睡得着!二 哥，二哥你出来呀!

二 哥 (屋内)我睡不着，可也犯不着出去挨骂!三弟，你开 着那么大的公司，拔两根汗毛儿，把家谱赎回来不就 完了，没完没了的瞎叫唤什么!

**三奶奶** 他们是想气死我啊!

**赵大妈** (走过来)三奶奶，您消消气儿，甭拿他们小辈儿的当 回事儿。走，您上我屋里歇会儿去。

**三奶奶** 大妹子，让你们见笑，都说原来的大宅门儿里有规 矩，眼前可都成狗屁了!

**赵大妈** (欲问又止，欲止又问地)三奶奶，不知我该不该问， 到底为什么啊?

三奶奶 (沉吟一下)唉，您也瞅见、听见了，我还顾什么脸面? 都告诉您吧，也让您给评评理儿!他们李家祖上，做

过清朝的什么来着? **李雪明** (犹豫地)翰……林。

三奶奶 对，翰林，好像是同治年间的事了，写一手好字，家谱 儿就是当翰林的祖宗写的。前些日子，他大哥跟我 说，那上面的书法有名气，想把它卖了。我说，你们 缺钱花不缺钱花，不能卖家谱儿!再说，我们老爷子 临死时，给留下不少东西，真等着用钱，拿一件儿出 去不就得了。他当时没再吱声儿。我以为这事就搁 下了，心里可不太踏实。那天我又问，给我个不言不 语。后来我才知道，敢情那东西早让虎子给卖了!

您说我能不着急上火?他们活的是个什么呀! **赵大妈** 还真是档子事儿!可咱外姓旁人插不上嘴。

**三奶奶** 您说句公道话!

**赵大妈** 三奶奶，您也甭生气，让他们自个儿想去!说句难听 的，有您是他们的福气；您要不在了，他们多会儿想

起来，多会儿得后悔! **三奶奶** 他们还会后悔?!

**赵大妈** 您让他鲁叔给评评，他鲁叔是干部，懂得多!

**鲁德仁** (笑)这是人家的内政，再大的干部也管不了!三奶 奶，您瞅瞅我的鱼吧，身子是身子，尾巴是尾巴，要多 可心有多可心!您要跟我似的，养养鱼、养养花儿， 您也就不着那急了。这年月，着急上火没用，保养好 自己才是真格的!真的，您要是活到120岁，不是照 样还得管着他们，照样是他们的妈、奶奶、太奶奶!

**李雪明** 老鲁说的有道理!从今往后，您只管吃喝，甭管其 他!

**三奶奶** (瞪李雪明)你给我死了那份儿心! **杨全顺** (上场，伸个懒腰)怎么这么多人啊? **小仁子** 你没听见吵架?

杨全顺 躲在床上看会儿书，没看两页就睡着了。忽然做了 个梦，梦见我班上最好的学生让汽车给撞了，一吓就 醒了，心里腻歪。梦有时是个预兆，可别成了真事 儿!

小仁子 我看你是有病!

**鲁德仁** 要是都有这病，那倒不错!可惜好多人太聪明，得不 了这病。

小仁子 要是您单位里的那些哥们儿都得这病，您就乐大发 儿了!

**鲁德仁** 有意思，为什么?

**小仁子** 都去照顾下边了，上边的位子没人争，您不擎着升官 儿!

**鲁德仁** 谁敢做这梦啊!要真那样，我也就不当官儿了! **小仁子** 怎么?

**鲁德仁** 你自己想去!

**杨全顺** (笑)我做了个梦，倒让你们讨论起来了。

**于小芳** (冲杨全顺)你要真心里腻歪，你就到那学生家瞧瞧

去 。

**杨全顺** 我是得瞧瞧去，要不我踏实不了!

**赵大妈** 瞧瞧去吧，除了学生，你心里没别的! **杨全顺** (欲下)那我就去了。

**赵大妈** 等等，我给你拿点儿钱，回来饿了，你也到饭馆里吃

顿饭，甭买个烧饼就算完事儿!

**杨全顺** 甭了，我身上还有几块哪!(下)

**三奶奶** (仰天长叹)唉!李家的少爷们，你们对得起谁呀! 〔 幕 落 。

**第** **三** **幕**

**时** **间** 九十年代某年十月的一个下午。 **地** **点** 同第一幕。

〔幕启：赵大妈坐在小竹车旁。张墩儿坐在车上 看街景。梁世亮坐在车上听收音机，拿起茶罐 子喝一 口，放下。

**梁世亮** 听京戏，还得说梅兰芳、马连良，人家那是真正的玩

意儿!眼下，哪个也比不了! **张墩儿** (故意)流行歌曲您不听?

**梁世亮** 听那个!那也叫唱?猫哼哼!

**赵大妈** 您不爱听就不爱听，甭挤兑人。小姑娘，小小子爱 听。我们全顺说，小姑娘们听起来那叫疯，敢上台跟 歌星亲嘴儿!

**梁世亮** 谁跟马连良亲过嘴儿?!这年头儿有些事儿就是邪! 〔小仁子敞着怀，一手推车，一手扇着小褂儿前襟儿 上

**小仁子** 热!都过了八月十五了，天儿还这么热! **张墩儿** 挣钱挣的，挣不着准冷!

**小仁子** 那是!整一天，就没闲着，去了趟德胜门，又玩儿了

趟通县。回来，拉了个到火车站的。

**赵大妈** 歇会儿，喝口水。(把自己的茶缸子递过去。小仁子 接住喝水)再吃个老玉米。

小仁子 不饿，就是渴。

**梁世亮** 仁子，听听马连良唱的《借东风》。好，马先生的原音 儿!

**小仁子** 还是您听吧，我得先歇会儿。

〔顾世轩、路雨城提着鸟笼子上，冲他们点头。 **顾世轩** 各位都在哪!

**路雨城** 这就对了，都在，透着热闹!

**顾世轩** 咱哥儿俩甭耽误他们的买卖，还坐那边聊去。(他们

到旁边坐下)

**路雨城** 这些日子，您没上四城儿转转去?变化大了!

**顾世轩** 转了，拆了不少胡同，盖了不少大楼，好事儿!可我 .觉得有点可惜。咱老北京，不就仗着胡同儿……唉， 大概，拆了什么,也不能拆这前门楼子!

**路雨城** 前门楼子可不能拆!一拆就没风水了，这是龙脉，国 宝!全仗着它威风哪!

顾世轩 是国宝!我开铺子那会儿， 一早儿卸了门板，就爱站 在台阶上瞅这门楼子，越瞅心里越舒坦!没这前门 楼子，就没这条大街，没这条大街，就没我那买卖铺 子!

**路雨城** (笑)前门楼子还有，您那买卖铺子可早就没了!

**顾世轩** 公私合营了。那会儿指着个觉悟，合给社会主义了。 可眼下，私人的铺子比那会儿还多!

**路雨城** 现在叫商城，掉不过来屁股的地方也叫个城!

**顾世轩** 城不城吧，甭净是假货!听说一件衬衫卖到两千多

块!

路雨城 不新鲜!老顾，咱甭惦记那个，听说……(声音小下 去)

张墩儿 都什么年头了，顾老爷子还没忘了他那买卖铺子!

梁世亮 敢情!那会儿弄起个铺子来，可不像眼前这么容易!

〔韩月声挑着金鱼挑子上。 韩月声 (吆喝)卖大小金鱼儿 ……

小仁子 (从车上下来)韩大爷，让咱瞅瞅有没有杂合秧子!

韩月声 (撩下挑子，瞪小仁子)哪儿的话?!我们韩家，多会

儿卖过杂合秧子?!早先宫里养的鱼，都是我们韩家 送的!

小仁子 好几百年的事儿了，您就甭吹!吹也挣不着钱!

韩月声 这年月，真懂金鱼的人不多。我不指着卖多少钱，我 指着传这祖上的手艺!

路雨城 (转过脸看，冲顾世轩)瞅见没有?又一个跟不上趟 儿的傻子!

顾世轩 韩家的手艺要真丢了，也怪可惜! 路雨城 丢的东西多了去了!

赵大妈 老韩，我看你得改行。 韩月声 改?!改什么?

赵大妈 跟着你儿子卖皮鞋。 韩月声 您这是想让我玩儿完!

小仁子 大妈是想让您挣口饭吃，甭这么瞎转悠!

韩月声 我腿脚利落着哪!不转悠，我心里毛躁的慌!弄几 个盆儿蹲大街上，那不是我们韩家的德性!再说了， 大街上的盆儿里能有好鱼?那才真是杂合秧子哪! 〔一顾客提书包上，蹲到盆前看鱼。

**顾** **客**您这鱼不错!

**韩** **月** **声** (有些兴奋地)敢情!早先金鱼韩家，听说过没有? **顾** **客** (愣愣)听说过，那名气大了!

**韩月声** 这鱼就是那根儿!

**顾** **客** 我说怎么这么顺眼呢!冲您这韩家，我也不能抬屁 股就走!听老辈子人说，您家卖鱼，得有三百多年 了，连您家使的鱼抄子，都是皇上赐的。

韩月声 (自豪地)那是!康熙三十二年，就有我们韩家的金 鱼了!(冲赵大妈)您让我改行卖皮鞋，我怎么对得 起先人!

**顾** **客** 是不能改，皮鞋算什么玩意儿!(瞅见韩月声手里的

扁担)嗬，您这扁担可有年头了!

**韩月声** 祖上传下来的，上边还刻着字儿哪!

**顾** **客** (拿过扁担看)“雍正元年正月十六，哈德门，韩正 亭。”270多年了，还真是个古物儿!(还过扁担，又低 头看鱼)您这“狮子头”地道，尾巴个个儿都那么齐 整!

**韩月声** 看来您还真懂点儿!

**顾** **客** 我家也养着鱼呢，赶不上您的。您这“珍珠儿”肚儿 圆，珠子密，游起来像皮球，要搁玻璃缸里，再弄几根

水草一衬，那叫水灵!

**韩月声** 既是喜欢，您就来几条!

**顾** **客** (琢磨)来几条没劲，要来就包圆儿! **韩月声** 那敢情好!

**顾** **客** 您说多少钱? **韩月声** 您瞅着给。

**顾** **客** 您说个数儿?

**韩月声** 冲您喜欢我们韩家的鱼，我也不跟您多要，您给一 百。

**顾** **客** 那可不贵!(犹豫，似不好开口)大爷，我住的不远， 您看……

**韩月声** 我给您挑家去!

**顾** **客** 那我就谢谢您了!

**韩月声** 鱼都包圆儿了，多走几步路算什么,再怎么着也比我

瞎转悠强!(挑起挑子，跟顾客下) **赵大妈** 还真赶上个财大气粗的买主儿!

**张墩儿** 我瞅那小子有点儿贼眉鼠眼!

〔房子明急匆匆上。

**房子明** 赵大妈，我得求您个事儿。 **赵大妈**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房子明** 公司里刚才通知，让我今天晚上去广州，我没别的担 心的，就是我那狗。昨天应该送我弟弟家去，一忙就 没送，还在屋里锁着呢。我走了您帮我照顾一夜，到

了广州我给我弟弟打电话，让他把狗接走。 **赵大妈** 行，不就是条狗嘛!

**房子明** 您可甭小瞧我那宝贝儿，难伺候着呢!别叫它喝凉 水，白开，凉凉了的白开!

赵大妈 我记住了!没给外国人干那会儿，你在副食店站柜 台，见天儿喝凉水；不在副食店站柜台了，也不喝凉 水了。眼下更高级，连狗都得喝白开!忘不了，我不 喝白开，也得给你那狗喝!

**房子明** 那就谢谢您了。去了广州，说不定我还得去趟美国! **小仁子** 真上美国?

**房子明** 八成儿不会假!(趾高气扬)

小仁子 ·还没去哪，脸上就不一样了!(坏笑)求您点儿事? 房子明 你也有求我的时候?!(轻视，果断)说!

小仁子 去了帮我打听打听，美国有没有蹬三轮儿的?要有， 我也去!

房子明 (瞪眼) 一 边儿歇着去!你当人家美国，也像中国那 么落后?!人家遍地是汽车，要你蹬三轮儿的干吗!

小仁子 (故意认真地)不是让你帮着打听嘛，又没让你帮着 弄护照!

房子明 (厌恶地)行，帮你打听!可我要不回来了呢?

小仁子 (笑)不会!你能忘了你的国，也不会忘了你的狗!

房子明 (愠怒地)你少跟我废话!(稍停，冲赵大妈)大妈，那

事儿就请您多关照了! 赵大妈 我忘不了!

〔房子明下。

张墩儿 像这样的杂合秧子，还是全滚蛋的好!

小仁子 (撇嘴)喊!老觉着自个儿有多大能耐似的，在外企

里也是个打杂儿的货! 〔杨全顺上。

杨全顺 妈，仁子，都在哪!

小仁子 全顺哥也出来转转? 赵大妈 他哪儿有那工夫儿!

杨全顺 教育局让我明天到山区去介绍教学经验。

赵大妈 去几天? 杨全顺 五天。

赵大妈 小芳去不去?

杨全顺 不去。妈，……(想开口又不好意思) 赵大妈 你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吧?

**杨全顺** 我是想 …… (犹豫)

**赵大妈** 说呀!跟你妈还犯嘀咕!

**杨全顺** 是想跟您要点钱。 **赵大妈** 多少?

**杨全顺** 三百，您看行不行? **赵大妈** 干嘛要那么多?

**杨全顺** 我空着手去不合适。他们那儿是深山区，挺困难的。 我想给孩子们买些书带上。我知道您挣钱也不容 易!

**赵大妈** 甭跟你妈说那么多!你妈知道钱是好东西，可还没

拿它当了命!这事干嘛不回家说?

**杨全顺** 不想让小芳知道，她不叫我找您要钱。

**赵大妈** 唉，小芳不理解我这个当妈的心!虽说我挣这几个 钱不易，可我喜欢你们这么花，比吃了喝了强，比玩 儿赌了更强!全顺，你打心眼儿里说，你妈的觉悟不

低，是不是? 〔杨全顺点头。

小仁子 敢情!您有当街道主任的底儿!那会儿，街道上有 个什么事儿，还不是全指着您，您是一街的救星!听 我妈说，儿媳妇儿跟婆婆吵架您都管，只要您往人家 屋里一站，多凶的儿媳妇儿都得住嘴，治她们您是一 绝!好多老太太都念着您的好儿呢!这会儿您不当 街道主任了，可当街道主任的架势没丢，积德行善的 事儿落不在后头!

**赵大妈** 甭光耍嘴皮子，你也跟着我学学! **张墩儿** 您要让他学，他可就往后缩了!

**小仁子** 墩儿哥你小看人!不就是拍俩钱儿嘛!(掏口袋)这

里有50,全顺哥，拿去，自当我今儿没出车! **杨全顺** 别，别，300已经够了!

**小仁子** 我可是真心，没跟你闹着玩儿!

**杨全顺** 我知道你是真心，可你挣的是血汗钱。

小仁子 (把钱往杨全顺口袋里塞)是钱不是?是就得了，说 多了没用!

**张墩儿** 全顺儿，拿着，他又不是给你!(掏自己口袋)我这儿 有80,一块儿拿着!(塞进杨全顺手里)

**小仁子** 喝，墩儿哥比我阔!

**梁世亮** (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票子数)才25,全顺儿，能不能容 我一天，明儿，明儿我给你多拿点儿!

**杨全顺** 梁大爷，我不能收您的，您比他们更不容易!

**梁世亮** 是不容易，打小儿死了爹妈，没上过一天的学!您是 老师，您不能让山区的孩子跟你梁大爷一个样儿吧? 拿着!(往杨全顺手里塞钱)

**杨全顺** (缩手)接谁的，我也不能接您的!

**梁世亮** 你这是打我的脸!多会儿捐款我都没今儿积极。 一 是冲着孩子们，二是冲着你全顺。我没儿没女，你就 不成全我这心?

**赵大妈** 接着你梁大爷的，你没瞅他眼眶子都红了!

**杨全顺** (接过钱，愣愣地)我替孩子们谢谢您!我也……谢 谢您!(深鞠一躬)

路雨城 (冲顾世轩)蹬三轮儿的，倒比有些人强!我们院儿 那萧家，开了两处买卖，一说捐款，给街道积极分子 数小票儿，数了半天数出来两块五!有钱没有?有! 有意思没有?没有!得，咱也甭干坐着!(翻口袋)

**顾世轩** 您的话在理儿!(也翻自己的口袋)我这儿也有点

儿，咱们凑一块儿。(把钱递给路雨城)

路雨城 凑一块儿!(数钱)拿出来都叫人脸红!(站起身，冲 杨全顺走过去)我们老哥儿俩的，不成个意思，三十 二块七毛五，买本书!全顺，替我们老哥儿俩买本 书!

〔杨全顺手里攥着钱发呆。

赵大妈 还不赶紧谢谢俩老爷子!

杨全顺 (沉思)谢字儿已经无所谓了!

路雨城 是这话。要谢，咱们都得谢谢他，谢谢他们这样的! 他们肩上扛着咱们国家的将来呢!

杨全顺 我得走了，先上书店看看去。(下)

顾世轩 (冲赵大妈)大妹子，你养了个好儿子! 赵大妈 我也不错!

顾世轩 那是!那是!有什么样儿的妈，就有什么样的儿子! 赵大妈 不见得。我们家还有个家顺呢!

顾世轩 (一愣，笑)噢，我把他忘了!

〔韩月声垂头丧气地上，没了鱼挑子，手里拿着书包。 赵大妈 老韩，这么快就回来了?

〔韩月声愣着不吭声儿。

赵大妈 怎么了?您倒是说句话呀! 韩月声 唉!我让人给骗了!

小仁子 谁呀?这么大胆子! 韩月声 就刚才买鱼的那小子。

赵大妈 光天化日的就把您给骗了?

韩月声 我跟他转了几条胡同，还没到他们家，瞅见个厕所， 他说解手儿，出来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说上 了岁数儿，有尿憋着不好，我想也对，就去了，让他看

着挑子。等我出来，挑子没了，地上光扔着个书包! ……那扁担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呀!

〔顾世轩、路雨城走过来。 **顾世轩** 怎么,连扁担都给骗走了?

**路雨城** 还不是冲“雍正元年”那几个字!想拿它换钱! **顾世轩** 老韩，他那包儿里是什么呀?

**韩月声** 没看。

**顾世轩** 看看，看看。

〔韩月声打开书包拿出个瓶子。 **小仁子** 古董!

**路雨城** 古董他能扔给你!我瞅瞅。(接过瓶子)新仿的!

(看瓶底)倒也有个款儿：“康熙年制”(笑)写上什么 也是假货，值不了10块钱!

韩月声 (接过瓶子，痛苦地)我忠厚老实了一辈子，倒让个买 主儿给骗了!一骗就骗了我们韩家的根儿!让我怎 么跟祖宗交代?!(愤怒地把瓶子摔在地上)

**梁世亮** 人家怕是压根儿就没想买你的鱼! **小仁子** 谁老实，谁受欺负!

**赵大妈** 老韩，甭伤心，伤心也没用，好在是根儿扁担!

**韩月声** 祖宗传下来吃饭的家伙让我给丢了，这是不叫我活 了! …… (用手抹眼)

路雨城 老韩，我有个想法儿，不知当说不当说?说出来又怕 您不爱听。要说扁担丢了，也用不着可惜，这东西中 国人用了几千年，为吃饭，压弯了自己的腰，也把脑 袋压耷拉了!您祖上真正传下来的是伺候鱼的本 事，不是挑扁担的能耐。扁担再好，年头儿再多，也 是个累赘!您想想，没了扁担，不是还有您伺候鱼的

能耐吗，这个任谁也偷不了去!我说您也得改革改 革，弄个带玻璃鱼缸的车，哪怕是辆三轮儿呢，也比 挑挑子轻省!您琢磨去，甭把自个儿非得拴在扁担 上!年头儿终是跟早先不一样了!

**顾世轩** 老路说得有理!

**韩月声** 就这么丢了，我心里别扭!

**路雨城** 或许他帮您做了件好事，您不用整天弯着腰了! **韩月声** 唉，这是怎么档子事儿?!

**路雨城** 老韩，想开了吧，如今的大街上，哪儿还有您这样挑 着挑子卖鱼的!

**韩月声** 不挑着挑子，我心里像空了半拉!

**路雨城** 不扔了沉，扔了难受。世上好多事儿都这样!

**韩月声** 每天从家里出来，一挑上扁担，我就想喊两嗓子。往 后，只能给自个儿喊了!一天不在街上喊喊，我心里 憋得慌!

**路雨城** 是叫扁担给压的! **顾世轩** 那您就喊喊。

**赵大妈** 喊几声，烦事儿甭憋在心里，憋时间长了，能憋成病! **韩月声** 喊喊，没喊我这泪就下来了!喊喊吧，让祖宗们听 听，不是我想断了这家传的规矩!(愣愣地)贼 ……

偷……了……扁……担……!卖……不了……卖不 了，大……小金鱼儿……喽!(往台下走)大……小 ……金鱼儿! …… (渐弱)

**顾世轩** (看着远处)唉，这老韩!

**路雨城** 让谁丢了使了多少辈子的东西，心里也难受。不丢，

就得受累。

**顾世轩** 他可甭想不开!

**路雨城** 还没有为根儿扁担上吊的呢!老顾，不早了，让他们 几位忙着，咱们该往回溜达了。

**顾世轩** 溜达着，把身子骨儿溜达结实了，再多活几年!(和 路雨城冲人们点头下)

**张墩儿** 我也得走了，今儿晚上给孩子开家长会。

**梁世亮** 走!回家喝酒去!见天儿晚上不喝点儿，睡不舒坦!

(和张墩儿下) 〔三奶奶上。

**赵大妈** 三奶奶，您又出去转悠了?

**三奶奶** 到大栅栏转悠了半天儿，在家里待着憋气!敢情他 们哥儿几个瞒着我，都闹到法院去了!

**赵大妈** 唉!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您犯不着生气，让他们 闹去!

小仁子 就是，他们不跟您说，跟法院说也不错，您还落个省 心!嘿嘿，这年月，人人都觉着自己冤得慌，人人都 有一肚子想说的话!

**赵大妈** 我看你就没有!

**小仁子** 我?有!就想挣钱、吃饭，攒多了买汽车，不蹬一辈 子三轮儿!三奶奶，我也该回去了，顺道儿拉着您!

**三奶奶** 还是小仁子好啊!

**赵大妈** 他是没有家谱儿，有家谱儿也就不这样了! **小仁子** 瞧您说的!好象小仁子没规矩似的!

**赵大妈** 说着玩儿呢!你可得拉稳当点儿!

**小仁子** (扶三奶奶上车)您放心，咱还没翻过车呢!跟您说 句实在的，穷人多会儿也翻不了车，翻了也不怕，没

可丢的东西!您也走吧! **赵大妈** 卖完了我准走!

**小仁子** 那是!用不着您给大街值夜班儿!回头见了您哪! (拉三奶奶下)

**赵大妈** 这孩子，爱贫嘴，可是不坏。(回头看)敢情都走了! (自行车铃声，人语声，汽车喇叭声响起)瞧瞧，太阳 还没下去，月亮就上来了；这大街倒没显出冷清!

〔幕落。剧终。